

北京圖書館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4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四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十八宋別集十四

湖山類藁卷一

望海樓獨立

風吹腥氣滿樓臺獨倚闌干十二回天入海門鯨逝去
雨昏吳市燕飛來旌旗閃閃千帆過簾幙重重一笛哀
惆悵玉環何處在海棠猶自向人開

客感和林石田

細柳和煙無涇雲落花隨水送歸春門東野鵲時應噪
江上白鷗誰肯馴朱子不仁唐逆賊紀侯行誑漢忠臣

離亭一笛悲風急君賦秦州倍慘神

感慈元殿事

翠華扶輦出彤庭蜜炬星繁天上明
楊柳應征春後別熊羆從駕雨中行
綠波淼淼浮三殿紫禁沈沈斷六更
惟有週遭山似洛不堪回首淚縱橫

越女

越女為驅去朝來攬鏡慵欲梳
新墮馬忍改舊盤龍
兵後登大內芙蓉閣宮人梳洗處

粲粲芙蓉閣我登雙眼明手拊沈香闌美人自此征美
人未去時朝理綠雲鬟暮吹紫鸞笙美人既去時閣下
麋鹿走閣上鷓鴣鳴江山咫尺生烟霧萬年枝上悲風
生空有遺鈿碎珥堆玉案空有金蓮寶炬錯落懸珠楹
楊柳分青青芙蓉分冥冥美人不見空淚零錦梁雙燕
來又去夜夜蟾蜍窺玉屏

醉歌

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梁望斷援兵無信息

聲聲罵殺賈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
食肉權臣大不才
見說襄樊投拜了

千軍萬馬過江來

淮襄州郡盡歸降
鞞鼓喧天入古杭
國母已無心聽政

書生空有淚成行

六宮宮女淚漣漣
事主誰知不盡年
太后傳宣許降國
已延丞相到簾前

亂點連聲殺六更
熒熒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寫歸降表

臣妾僉名謝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
闕會通行滿市廛
北客南人成買賣
京師依舊使銅錢

北師要討撒花銀
官府行移逼市民
丞相巴延猶有語
學中要揀秀才人

湧金門外雨晴初
多少紅船上下趨
龍管鳳笙無韻調
卻搥戰鼓下西湖

南苑西宮棘露芽
萬年枝上亂啼鴉
內人環立闌干曲

手指紅梅作杏花

已延丞相呂將軍收了江南不殺人昨日太皇請茶飯
滿朝朱紫盡降臣

湖山類稿卷二

虎丘

維舟與客訪興亡寺有殘僧說故王寶物已銷龍虎氣
奎章猶射斗牛光為妖真女花藏墓說法生公月滿堂
邂逅一樽歸路遠樵歌收笛送斜陽

東平官舍

曉鞭驛馬入東州
瘦骨稜嶒怯素秋
天地不仁人去國
江山如待客登樓
市沽魯酒難為醉
座咽悲笳易得愁
日暮憑闌窮目力
一行征鴈塞邊頭

幽州歌

漢兒什伯籠羶笊
日暮黃金臺上立
臂鷹解帶忽放飛
一行塞鴈南征急

燕歌行

北風刮地愁雲彤草木爛死黃塵蒙
掘鞞伐鼓聲鼙鼙
金鞍鐵馬搖玲瓏將軍浩氣吞長虹
幽并健兒膽力雄
戰車軋軋馳先鋒甲戈相撥聲摩空
鴈行魚貫彎角弓
披霜踏雪渡海東
鬪血浸野吹腥風
捐軀報國効死忠
鼓衰矢竭誰收功
將軍卸甲入九重
錦袍宣賜金團龍
天子錫宴葡萄酒
宮烹龍忌鸞割駝
峯紫霞漱滌琉璃鍾
天顏有喜春融融
乞與窈窕雙芙蓉
虎符腰佩官益穹
歸來賀客皆王公
戟門和氣春風中
美人左右如花紅

朝歌夜舞何時窮
豈知沙場雨溼悲
風急冤魂戰鬼成
行泣

燕山九日

九日淒涼戲馬臺
龍山高會亦塵埃
天翻地覆英雄盡
暑往寒來歲月催
人隔關河歸未得
客逢時節轉堪哀
十年舊夢風吹過
忍對黃花把酒杯

幽州雪霽翰林諸公分韻得明字

寒雪初晴冷氣清
地爐火活漸春生
嬾騎蹇馬臨人戶

滿酌肥羔朝帝京屋破玉川貧亦樂徑深花塢貴何榮
道心自得鍾儀趣一操南音故國情

庚辰正月旦早朝呈留忠齋

庭燎明如晝金壺漏水早爐烟搖曉色欄鐸戛風聲三
祝聖人壽一忠臣子情新元奏封事恩澤沛蒼生

妾薄命呈文山道人

妾初未嫁時晨夕深閨中年當十五餘顏生如花紅千
里遠結婚出門山重重與君盛容飾一笑開芙蓉君不

顧妾色劍氣干長虹耿耿丈夫烈巍巍天下雄結髮未
逾載倏然各西東妾獨空幃守奉養姑與翁姑翁去年
春長夢隨飄風思君腸寸斷音信安可通諒無雙飛翼
焉得長相從自服嫁時衣荆釵淡為容誓以守貞潔與
君生死同君當立高節殺身以為忠豈無春秋筆為君
紀其功

文山集杜句和韻云請陳初亂時哭廟反爐中落日
照大旗雲漢為之紅木朝再樹立乘輿安九重惜哉
瑤池飲禱隱綺芙蓉翠華蒙塵飛影若揚白虹丈夫
誓許國人馬皆自雄南游炎海甸編蓬石城東稍全

社稷安萬里狎漁翁此意竟蕭條一一灰悲風魂斷
蒼梧帝淒涼信不通壯士血相視征伐聽所從中夜
聞道歸咫尺或未容豈知英雄士古來偏側同平生
白羽肩嗟眈眈効小忠再光中興業何人第一功

幹爾多觀獵

黑風滿天紅日出千里萬里棲寒烟快鷹已落薊水畔
獵馬更在燕山前白旗黃鉞左右繞羶房殿帳東西旋
海青眇然從此去天鵝正墜陰崖巔

幽州月夜酒邊賦西湖月

西湖月光皎潔曾照錢王九重闕錢王歌舞戀春月月亦

有情光不歇一朝歌舞成塵土斷礎荒宮走孤兔月傷
心不肯明人亦吞聲淚如雨西湖月幾度圓幾度缺人
生南北岐路多幾度相逢幾度別去年月圓時我在西
湖十里荷花香浮對月吞酒卮今年月缺時我在燕山
萬里來殷勤酌酒招月來勸月酒一杯我酒飲盡莫徘徊
高歌暢飲胡為乎來哉停杯問月月變色嫌我生平
量太窄人生如白駒之過隙若不痛飲真可惜世間萬
物如流水何如月照金樽裏首陽二子忍餓死荒丘盜

跼成螻蟻我有長鯨吸川口倒挽銀河添我酒我酒千
年飲不乾月光與我長相守酒酣拔劍斫地歌錢王宮
闕生白波西湖月光更多有酒不飲將如之何

閨山月

閨山月閨山月東邊來西邊沒夜夜照閨山滿眼多戰
骨男兒莫去學弓刀女兒莫嫁閨山客昔年母啼送爺
去當軍今年妻啼送夫去當卒悲號姑老妻年少養子
嫁夫不得力閨山月閨山月月月見月圓月月見月缺

萬里征夫淚流血將軍長父大羽箭沙場格鬪無休歇
誰最苦兮誰與訴丁年出戍當門戶只今頭白未還鄉
母死妻亡業無主關山月關山月生離別死離別爺娘
妻子顧不得努力戎行當報國

出居庸關

平生愛讀書反被讀書誤今辰出長城未知死何處下
馬古戰場荆榛莽回互羣狐正從橫野梟號古樹黑雲
滿天飛白日翳復吐移時風揚沙人馬但失路躊躇默

吞聲聊歌遠游賦

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繁水枯竭
將奈何馬嘶不肯歇
君看長城中盡是骷髏骨
骷髏幾千年猶且未滅沒
空街千年冤此冤何時雪
祖龍去已遠長城久迸裂
嘆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

寰州道中

窮荒六月天地有一尺雪
孤兒可憐人哀哀淚流血
書

生不忍啼尸坐愁欲絕鼙鼓夜達明角笳競於邑此時
入骨寒指墮膚亦裂萬里不同天江南正炎熱

昭君墓

云昔王昭君遠嫁單于去上馬出宮門琵琶語如訴昔
為漢宮妃今作塞外婦別來歲月深竟入泉下路還知
身後名青草覆孤墓

開平

冷霰撒行車呻吟獨搔首須臾大如席風卷半空走母

子鼻酸辛依依自相守書生倒行囊村前沽樽酒暫時
借溫和耳熱豈長久萬木舞陰風言語冰在口瓊房耿
無眠兀兀聽刁斗

草地寒甚瓊帳中讀杜詩

少年讀杜詩頗厭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書
生挾蠹魚流行萬里道朱顏日以衰元髮日已老耿耿
不圓鄉寧方自為皂舉目無寸親憂傷入懷抱炎天冷
如冰磧地不生草我馬跑沙石我饑面蒼昊人馬不相

離凍死俱未保何當回白日陰雲盡一掃

晞髮集附錄

癸辛雜識一則

弁陽周密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

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
理宗頭漚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
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
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
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
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
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
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

死有宗允者見為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輟耕錄一則

南村陶宗儀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
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容倪君過余溪
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
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一事願詳告我容乃言
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修
瀝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攄江南浮屠楊璉真珏怙恩橫

勢勢燄燄人窮奢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
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搜珠襦玉匣
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間之痛憤亟貨
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
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
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即將眈眈
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

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為匱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
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
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弗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
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
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
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摔首禍者北馬山
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
生勢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因固自若明年已

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瘡息奄奄若將絕者
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台君導我
往觀闕魏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
黃衣貴人逡巡降損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
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寡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
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
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
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間有唐氏

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駭
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
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
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
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
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表出入固奇唐之節而
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
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

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
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筵問競行南面欲起
語野麇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告土
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夫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
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厯一聲天
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
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

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
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
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塘
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御既具間始末謂端容曰
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
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勢合大火運移衣冠道
盡卧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色覆燾恩完猶狨

照育亡國遺肩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
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
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
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與豈非養非所用而民異
物則獨具於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
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
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
自求樞機由人雖天命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

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
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
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匱藏其
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
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間所
撰也先生德興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猷熏天墨
毒殘骨不啻鞭屍剔骸之慘勢張威懾孰撓其鋒儒流
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

室損貲仗義集傳潛遺骸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鬪
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陷越者盡在下
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
捷若影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
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
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
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

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十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

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
治中來問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
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
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
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
所以不可不作也望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
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
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

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
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
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
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
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
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
鴉水到蘭亭更鳴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
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
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
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
山落微雪石根雲氣籠所藏尋常螻蛄不敢穴移來此
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
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年之月馬之月劈厯一
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
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

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哉考之齊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開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剎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間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即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遂去大哭而出遂先啟寧宗理宗

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
啟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
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擲地有
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
間漚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屍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
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
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
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徹欽高孝光五

帝陵益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
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
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
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
偉貽書執政乞奏間命大臣取神觀之最下者斲而視
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仍
納衮冕帶衣於樽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

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禹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永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鏤狀

以故諸亮棄而不收往往為村民所得聞有得貓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寸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寢豐凡得金錢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間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髯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

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齧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允接踵陷于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

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又一則

華亭彭瑋

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僧格為相與江南浮圖總攝楊璉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哀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項以為飲器未幾髡僧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

陵時義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
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遇
寒食則密記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
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翱為托客詞作冬青引曰
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
寅月也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
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
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

在庚金竄甲木也北運絕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
宋烏啄粟於甲木又開先于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
哉與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烏之子果天意耶人事
也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厯當時朝臣有引陶
弘景塞笳曲負宸飛天厯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為受命
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
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識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
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貞白弘景號晞髮道人

謝翱也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
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年兒
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巳亥偽
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梵城塔亡而元
亦馴至於亡矣大明洪武元年戊辰正月戊午太祖高
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彛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
鑒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函而詣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
北明年巳酉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啟

瘞南歸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塵氛一經雨驟風馳
蕩滌殆盡宋帝泉壤之冤亦隨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
亦得以伸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絕前古天高而地
厚至矣哉夷攷其顛末似亦有數存焉然是錄所載重
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增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
同無可據癸辛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
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
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李迪并儒先楊維禎

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成化己丑中秋
日華亭彭瑋識

浙江通志四則

毘陵薛應旂

南宋諸陵在會稽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為
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窗雜識畧云初徽欽葬五國城
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
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
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視之窳下者斲而視之朝

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
納衮冕帶衣其中遂不復改斂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
空無一物徽陵祇朽木一段欽陵乃木燈檠而已蓋當
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
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閱至此私恨譎詐之深宋
茹冤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未有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
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於是欽宗尚在也至
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於燕然則葬五國城之

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金宗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而請華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華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當時習聞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悞信耳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

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王
潛林景熙收葬林骨之後謝翱臯羽與景熙各為詩以
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
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間楊璉所營浮
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裏之尖頂若瓠壺者所
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璉裒陵骨雜牛馬諸骼為浮
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蛇之餘先已為唐林二
義士所得托固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

江南王氣未泯而賊璉所為若曰歷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於下而斂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見宋德之格于上下者也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塢怒風還激胥潮蓋業塢不毀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火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略在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收復

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剋去之耶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霽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為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廟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厓山誌云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之水政和縣人余則亮網之得理宗廟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

牛馬諸骸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王潛林景熙者
私以他骨易出之各取匣為葬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
殆發陵後理宗獨失其頭體蓋髡僧竊之制為飲器至
我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納
所勅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
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原穴凡理宗顱骨其始末有據如
此今曰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網得以葬夫景
熙固嘗預葬骨之舉若則亮末元人何緣預世祖時事

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詞未足憑也

楊璉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攷今按元史續
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塢於宋故宮二十
五年載西僧楊璉真伽以宋宮室為塢一為寺五元人
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圖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
青至國初貝瓊穆陵行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塢今
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
剗去之也又楊琬建塔本為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

歲月續綱目據玉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
續編謂二十一年九月周弁陽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
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草窗
所志發陵日月相繼以是年八月發林而九月建塢事
理相因最為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記誌當為實錄
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
陵骨暴露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
陵越七日下令哀陵骨築塢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

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續編之謬誤也

晞髮集附錄

謝處士傳

任士林

謝翺者字臯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個儻有節當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

遇勾越行禹窆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
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
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
水黑化為朱鳥兮朱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
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流空山川池榭
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
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
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

章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朝學所為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詞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遺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荆東西州山水必有游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蹟且涉大瀛海能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嬰相持解不去憎間朝朝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朝

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
神詞變幻不測髡豈平伍耶初髡亡恙時得唐方干舊
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居呂居仁朱翼諸賢為文祭
臨水之神避地於此髡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逮疾革
語其妻劉氏曰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劍
之地二人果聞訃至與方燾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
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目信矣哉其徒吳

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
賁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已稱隴
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橫
文以著其哀若翱者夫亦橫之客也與

謝臯父傳

鄧牧

謝君名翱字臯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
兵火室家喪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自
給屬縣役繇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悶成疾以子粗達事

務委而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
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絜然進於文
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
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歷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
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
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
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
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

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
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
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來皆前
所聞者其好學信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
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半生藥草肥
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
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詞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
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云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

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
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一宣於文讀之使人愴愴知
其弗壽也婦焚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
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
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輝而君
窮於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錢塘鄧牧著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

稱其孝宋咸淳初鄉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
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
郡大舉勤王之師鄉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
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鄉匿民間流離久之
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閑閑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鄉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
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
吳氏里中得其行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
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
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
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喁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
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遊

馬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塘病革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訖訖如
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
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潛
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
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
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
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

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
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
問朝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嘆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
朝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唯朝
集備焉其詞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
下士大夫于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朝善哭如
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謝翱傳

宋 濂

謝翱字皋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僞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捐軍門署諮議叅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

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
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
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
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
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秘所至即造遊錄持
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

雲邇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
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蘄拔峭
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
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
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
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翔晚明年乙未以
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
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啻兄弟慎收吾文及

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
幼學方素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子陵臺南以文
藁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
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為
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
泉書院云翱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
不務諧於俗流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
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潛然

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朝朝自若也所著手抄
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
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
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
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
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厯代詩譜皆未完
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金華宋
濂

贊曰翱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
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
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
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
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吾聞
之任先生云

題謝臯羽傳後

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卞
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哭
非狂癡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
管仲沒孤根弱植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
却吳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關飛霜六
月淒燕山空將淚灑荒岡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
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
哭聲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

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消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
街取南山填北海

謝君臯羽行狀

方鳳

君諱翱字臯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涉建之浦城曾
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為婦翁繆正字烈所
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君世
業幾冠已有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
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叅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後避

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
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
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為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
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
為之傳大率不務為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
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
嘗為許劍錄慨時降交靡者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
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

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不到如銅山
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
幽發竒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
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
仙華巖小爐峰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
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冢瘞所為稿臺南甲
午寓杭遺人女以女至是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遊
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

秋八月壬子終蓋于是距生年已酉四十有七矣垂沒
時語妻劉氏吾去鄉遠交遊惟婆睦間方某翁某數人
竄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
訃聞婆方鳳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
相嚮哭明日與方幼學方燾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
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
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
文槁殉兆在故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

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於墓曰粵謝
朝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顓墓表云然寔之日同生年吳
謙志墳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
在時舊所為悉棄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
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
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文物古蹟記一卷浦
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圖句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
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東

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為文祭
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
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
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脩抱獨刺厲憤激直欲
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
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
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
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叙顛末赴所知求為銘且

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謝君臯羽壙志

吳謙

嚴子陵釣臺南岼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為
晞髮處士謝君臯羽之墓君諱翺福之長溪人徙建之
浦城曾祖景暉祖嘉父鑰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
君襲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魄章漳間丞相信公開府
嘗署諮事叅軍後遊浙東西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
劍錄思集同好名氏築亭立石期衰暮無忘吳季子意

且將度臺南為文冢異日並玄英舊隱老焉其會友之
所曰汐社義取晚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
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于婦劉氏舍距生年
已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
地為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從
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
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游惰士至講誦編刻輒忘寒暑
饑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

夫莫回也睇髮本楚詞因以名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
卷憶君始至娶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紫
從者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為江
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祚
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追念死生離合之故何能
無感愴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壙且俾貴於月泉
精舍祠焉吳謙謹志

宋隱士謝臯羽先生墓碑記 鄧椿

先生宋之義士也未仕故以隱名歿而葬此幾三百年
矣世邈代更文獻無考卒葬歲月俱不可知唯孤塚堙
漶于草莽間故里豪傳稿者輒躡其上而穴之郡太守
后峰楊公節推玉泉吳公素欽先生風誼躬詣丘壠誅
茆展拜目擊其狀即逮而罪之遂令贖錕立石以表墓
道蓋一舉而兩得也欲垂示久遠復捐俸鑿石亭碑墓
側命兩峰鄧子為之記按郡志先生諱翱字臯羽閩建
寧人宋末文天祥起勤王之師翱參軍事及天祥被執

朝匿民間人不知其為天祥客也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灘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友人方鳳吳思齊深悲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子所居翔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卒鳳等如言葬之所著有晞髮集若干卷行於世竊詳誌傳徒撰其跡而未得其心宋室節義之臣天祥為冠而豪傑舉事莫有大於勤王者先生

為天祥客而叅其軍事必志同道合始相為謀天若祚
宋天祥不執於五坡固將大有為矣而肯為民間之匿
哉予知隱非先生志也清風高節自漢而後子陵一人
先生志弗獲伸恥為臣僕潔身遠引舍陵誰歸故棄親
戚捐墳墓越數千里而投老於此地雖玄英故居心實
慕陵風節而依附之也誌乃謂晚愛睦州山水夫睦有
丁溪越嶂之奇然先生計安社稷而區區山水足嬰其
情哉況登臺北向之酹擊石招魂之歌詞肯悲壯蓋痛

憤其主之被執北去故遙望以弔之自不知哭之失聲也友人之悲亦悲其大志未遂而豈以流落不偶惜之使當時少易厥志苟圖富貴必通顯終身不至遺孤塚於異鄉寂寞之境然先生寧為此弗為彼諒亦其衷自愛自安青天白日有不與草木同朽腐者在而可以尋常窮達論之耶夫始客天祥之門生得其生也終墓子陵之側死得其所也若先生其有宋之完人矣予猶有感焉玄英沒於唐至宋范文正公繪像祀之先生沒於

元至明楊吳二公立石表之未究厥抱于當世而各見
重名公均垂芳於異代百年之後遇亦奇矣果潛德隱
行必久始彰而天佑忠賢吾道終不爽與雖然玄英因
舉進士不第始隱較諸以宋室存亡為進退者大不侔
後之評先生者當伯仲于陵而玄英非所擬也若楊吳
二公表揚往哲以風勵後人則希文不得專其美矣楊
侯名金當塗人戊戌進士吳侯名勲歙人丁酉鄉進士
治郡協恭多善政邑倅胡子鎮劉子廷相宋子宥皆効

勤匠石之役而樂為助者例得附書嘉靖癸丑嚴陽邵

椿謹記

潛齋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潛齋集序

湖廣憲副淳安何君淳訪得八世祖潛齋先生遺文舊集重壽諸梓大司空胡公得其印本喜邦之文獻足徵謂不可無序於瓊是屬瓊受集口誦心惟有以知先生天賦穎敏自得居多亦惟蛟峰可齋兄弟之資故博極經書精探隱蹟蔚為嚴之通儒起取魁名雖咸淳任用累遷未竟所學及至元提舉有召耻事二姓此蓋其心

術之正涵養之深氣足以配道義而無餒胸次淹貫故
隨寓吐而成章長者霈然有餘短者詘然而止奇而不
恠壯而不顛簡涵至味之永直洗俚俗之陋鑿鑿乎典
故之收鏘鏘乎音響之雅有先秦之質無晚唐之媚是
皆有翼於經而尤有闡乎易其對廷策謂帝王之出體
大易之資始故能運初心之元法春秋之正始故能新
初政之元此王道之大本以之明矣其圖五典分君臣
父母兄弟夫婦朋友各有屬類以發西銘之未發此人

倫之大道以之備矣其記易菴曰雲霞聚散烟雨陰晴
水月吐吞晞陽出沒皆與易為體此言易無不體而變
化無盡也其序易衍曰散一為萬易在天地歛萬為一
天地在易此言易無定本至神無方也由是觀之先生
蓋用工精切深於易者也心涵乎易無往而不體之時
可仕則台州之必行可止則大理之必去小酉得潯陽
之真趣圖象發義畫之秘幾此其知進知退以保貞吉
以揚桐江未泯之清風嗚呼若先生可以辭達與之而

已哉是為序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月朔賜進士
及第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前經筵官同修
國史金谿徐瓊書

潛齋集卷七

五典分屬圖

乾父	兄弟	堂從族
父母	外兄弟	
伯叔姪	外伯叔姪	
夫婦	主腰	安

坤母

君臣

官主

史僕

卒婢

朋友

知識

交際

人生天地間得乾父坤母之情性形體以生而均謂之人其屬則有五者之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茲五者夫人之大倫而天下之達道也故乾坤者人之大父母也然五者之外其他豈皆無所管攝哉若言乎君臣則師弟子主僕婢之類皆屬焉以言乎父子則内外伯叔姪之類皆屬焉以言乎夫婦則主妾媵之類皆屬焉

內外宗族皆兄弟之屬知識交際皆朋友之屬其有不
隸於此屬者則皆謂之人人均天地父母也其圓顙方
趾同耳目鼻口同安可以其非吾屬而以判然不相管
攝視之哉為之圖庶一見者知天地間皆吾人也

梅巖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序

先生諱次焱字濟鼎號梅巖晚號學登宋咸淳四年進士授湖口縣簿以母老祿養非便改貴池縣尉德祐元年大兵臨城元帥張林潛納款請降先生奉母亡歸教授鄉里所註四書周易等書梓行于世纂修譜牒序論跋規尚傳于家其他文墨鮮有存者濬在庠時得抄數篇于嵩陽潘先生本質齋程先生本男璉得抄算墩程

先生本神峯戴先生本歙友王宗植本歙亂無統分類
成書并得先生所註唐詩雲峯通書兩銘二通明經書
院試錄石立先生詩集携來住館欣玩不忍釋手先是
男璿以麗邑賢大夫重刊雲峯文集來獻濟每焚香再
拜三復嘆曰先世文字流落人間二伯餘年一旦偶集
於明經書院重創之後天相斯文其在茲乎抑二先生
豈徒文章註述而已先生棄官奉母歸養雲峯菽水盡
歡辭詔甘隱傳曰忠臣不仕二君孝子養志先生以之

惜也先生之道不大行於當時也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是集之傳實有道者共幸豈特一族之光而已哉尚圖勉於增輯以無負文獻之徵予重有德於藏書刊書君子故詳誌之正德戊辰春正月既望特恩廣東惠州府教授前湖廣崇陽縣知縣族孫仰山胡濬拜書于惠庠官署

四如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四如集序

莆前一輩四如黃先生為名進士為經學老師為詞章
大家數異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際阜陵致身法從莆
士之談性理者率皆其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
詞章著穆陵眷之厚當兩制躋文昌莆士之工詞章者
多師之若四如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
之經學遠矣演迤而為詞章汪洋大肆若記序若碑銘

若題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制雅
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
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之本而旁推交通若
國語之博離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達世屏居戶屢常滿使其逢
時旃厦扉垣蓋先生券內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而
卒不施宰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甫有夾漈鄭漁
仲先生白首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雖以布衣召而終

老丘園為可恨四如翁不為艾樗之顯甘同漁仲之晦
然位雖不顯而書則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通志之行夾
漈之顯也文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患無今名
之難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
之子子材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今為長汀郡僕以翁
與予咸淳辛未歲聯榜帖稗翁之文若干篇將鋟而傳
之不鄙囑予叙予於翁何能為後辭不獲命乃喟然曰
翁之文傳則湛輩亦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為之叙

云元至治三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傳定保書

四如集附錄

祭考終文

剝陽四七維公初度綵闌洗腆致用清醑豈伊異人耄
少和孺公於是時烝衍樂胥促席鳴儔咏猶斯舞油油
三爵燦燦霞炬筵空坐散醉極而寤謂公提福百齡未
暮後騎勿驅前山可數暢月生明陽回一縷訝公不庭
鼯睡卓午翼旦候公琅琅耳語謂公介疾猶可以愈熒

枯糟沉何奪之遽全歸胡慚示別有裕所不粹者井蛇
樹鼠公真至人達於死生晝夜之故嗚呼公之學問不
守訓詁公之詞章自諧律呂五韻六聲九易十鼓弗圖
末偽見此奇古後孔而生曷探其緒茫茫堪輿能言幾
許於乎鄉失典刑族無長者八壺水遶孰斯文主品樹
陰成誰讀書祖瑣瑣林林百千何補公像在前魂兮來
雨盍肇序行穀核維旅公寧不來我涕如雨噫嘻嗟嗟

祭定窆文

方春和時鳥鳴花香念茲不見使我惻愴翁遊化城無
何有鄉濶視八極俗物茫茫遐想疇昔鳩杖裹羊或哦
一睽或酬一觴遺韻如存俾也可忘白日千年埋玉隴
岡雲樹窈深回首坊堂東過腹痛諒毋我傷惟翁德厚
奕葉流光一杯黃壤發為詞章風水惟真子孫其昌依
依活醑蘅若薦芳精靈不昧庶其顧享訖鑒此忱視翁
不忘嗚呼黃四如先生并二先生升侑鄉賢興化郡學祝
文鄉賢祠於學者惟忠惟孝以德以文表表在人耳目者

可得而仰也。邇者薦紳之士議以烏山宋先生四如黃先生石崖方先生升侑斯堂。同時位置尸祝而俎豆之。某職教於茲，敢不以告。明薦馨香，伏惟尚饗。黃四如先生升侑鄉賢興化郡學東里孫子祝文鄉先生祠於學。古也以吾祖道脉之傳經學之遠，蔚為儒宗。邇者庠序建言，謂宜俎豆于諸賢之列。聿新繪事，涓吉妥靈。殷薦苾芬。

族譜

萬百十七朝奉郎國子監簿四如先生諱仲元字善甫
幼名犀兒號四如居士後改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
晚年又號彥安十三貢士字德遠官學正獨不懼翁之
次子也以宋紹定四年_{辛卯}十月二十有八日巳時生年
十二攻舉子業鄉校屢占魁亞淳祐十二年_{壬子}預薦書
明年_{癸丑}寶祐改元省試報罷咸淳七年_{辛未}中省闈第五
廷對以直言忤時宰寘名張鎮孫榜第五甲賜同進士
出身拜迪功郎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_{陳文龍之}

號因貽書常齋延先生於二劉祠堂一月兩講為學者

師九年

癸酉

捧檄考類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

萬頃萬里之弟時

守劔州留郡齋載之匯江未幾古心先生江萬里招致

芝山十年

甲戌

請假歸省明年

乙亥

德祐改元先生始之官

守相陳山泉屈致幕下有強民挾貴不禮稅官者又有

頑佃二十年不歸田主之租者又有妄首富家造麪者

先生一見悉為判決山泉深喜得人無何山泉罷去以

書別先生曰君來我去彼此無福又明年

丙子

春端明陸

公君實秀夫至自平江偶與先生同邸極加器重三月
杭陷先生遂辭歸五月陸公趣先生赴行都充益王府
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是月端宗即位改元景
炎遷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
薦處置使楊公刑部侍郎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公其
一即陸公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
司都參議官先生雖受知諸公屢膺超擢然未嘗供一
日職未嘗食升斗之祿曰斯時而祿恥也及陸公拜樞

使命撫諭使毛公邀先生同舟將有異除先生力以母

老辭既易代先生遂更其名字隱居教授泊如也元皇

慶元年

壬子

十一月八日丑時卒享年八十有二葬尊賢

里吳車南山之原

按先生壽藏自誌云己臘月營一貉之丘於篠塘而塋譜皆謂葬吳車

南山意者初營壽藏在此篠塘既卒而葬乃改營於吳車南山耳

先生少刻意讀周程張

朱呂真魏及父獨不懼翁先生所傳潘陳二師之書翁

集四書為近思本錄先生日夕剛補翁有詩曰深為助

我喜敢作譽兒癡復以其餘力手抄唐宋名人文自韓

柳歐曾外凡二百四十二家逮聚徒發策以周元公問
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代季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
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山方澄縣南人一見稱賞館
於樵川烏山歿先生家居不殖生產歲輟學職俸及束
脩以事如母孝敬兼盡嘗寄食富沙樗翁三薦於朔齋
劉公先生不往謁劉公語人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
之窮居怡然深入理奧文必擅弓穀梁詩必三百篇陶
韋柳州下此弗論也獨不懼翁於潘陳二師生為仰止

之講歿有東湖之祀及卒先生推廣先志凡其見於脩已教人者無非仰止之懿而於東湖之崇奉尤拳拳焉

續伯千三十通判歿所居廳事先生與諸弟姪得之因

偕率勦以為祠以祀吾御史府君而下之祖

即今東里黃氏思敬

堂詳見前作原敬堂記及碑陰記

嘗著檇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

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景炎二年

丁屠城

之變此集與前後告身俱亡又著學記農談未及脩春秋說止閔公未及續嘗夢宣尼遺之雙筆又欲脩史而

朱果

大野具文
集夢筆記

其著述已成而行於世者惟經史辨疑

四如講稿及文稿

詳見先生自誌壽藏吳司業源所著
名公事述及學士簾等所作文集序

俱載詩
文內編

經史辨疑今亦亡配丁氏懷安尉斗軒先生南

一之女也以弟萬百三十一仲會季子梓為後

羅源
縣尹先

生今祀於郡學鄉賢祠

霽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附錄

林義士事蹟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
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
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
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
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

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
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
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
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
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
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
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
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燐燼

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觴底月蜀魂飛繞
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
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
者其可謂義士也已

輟耕錄

陶宗儀

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
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
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蹟有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

不同而詩中有雙匝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則曾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耶審如此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必知會理固有之矣載考之周草窗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歲

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大兵下江南至乙丑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一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克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収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就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冬青樹引詩跋

孔希普

浦易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翱為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
慟哭記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
於卷末且以定宋遺骸事為唐珏及王修竹而疑其異
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
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叔宋遺
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
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為

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翱
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齊山林君不
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
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月十日識

西湖百詠卷下

附錄

雨中宿洞霄

青青九鎖山步步聽潺湲雨重精神倦雲深意緒閒禽
聲依石樹泉溜出巖關落落仙蹤在何能見大還

洞霄詩集

湘月

蓮幽竹邃舊池亭幾處多愛君子醉玉吹香還認取忙
裏得閒標致心逐雲帆情隨烟笛高會知誰繼宵筵會

啟驀然身外浮世 因見杜牧疎狂前緣夢裡謾感雙
眉翠香滿屏山春滿几爐擁麝焦禽睡月落梅空霜濃
牕掩兩耳風聲起艷歌終散輸他鶴帳清寐

絕妙
好詞

富山遺稿卷三

雨

吾聞陰陽書夏忌甲子雨蠶死麥復枯果諧老農語人
生無賢愚擾擾同一字衣食固其端安可過取數哀哉
元相國胡椒滿倉庾區區口體計所費能幾許晴曦禦
朝寒野菜供晚茹君看此輩人政自有佳處

觀兼山黃公地理圖四首

秦人築長城欲作萬世利此事雖不終吾固壯其志未

幾有劉郎歲出朔方騎未能扶種族亦斷匈奴臂後來
何足道頭足真倒植子女充室家筐篚供修贄九州揚
波濤無復施一簣小雅久矣廢高歌洒哀淚

右長城

乃翁神清洞之子長白山萬里傾風期誰道難追攀茲
山白禽獸不揜青雲闕泊水走其西渺渺鴨綠彎子來
領羣仙玉立千雲鬢羽衣崑玉帶猿鶴相對閒下視萬
赤子擾擾巔崖間倘司造物筆救彼寡與鰥升高望北

極瀛海莽四環不須後千載被髮方來還

右長白山

紫巖詩選卷一

止酒

兒時不解飲惡見杯入手持杯或勸我涓滴微到口強
飲偶盡觴顛眩輒欲嘔一盃復一盃積漸歲時久浪飲
二十年寧復問升斗人言酒有德敗德君知否不聞晉
淵明日日醉田叟一朝賦新詩而止杯中酒我今悟昨
非已落淵明後何當課兒耕種杭添幾畝飽飯和陶詩
千年吾尚友

仁山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仁山文集序

勉齋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傳授之何王金許四先生史
稱為朱子世適顧何王二先生已自德祐初竝謚贈當
宋元之交祇仁山金先生久謝徵書屏居金華山中得
白雲許先生相與遞衍其傳是何王早逝白雲晚出其
不至中斷者尤以仁山先生也先生先事魯齋因魯齋
以事北山當時有謂北山似尹和靖魯齋似謝上蔡先

生親得而竝充之亦善論人者矣先生多經史撰述極之下得聞緒論素有志於先生之學因求先生之集輯之初得正德間寫本旋又得萬厯時刻本合校之為謀開雕惜不能竝購表註疏義暨合刻史編諸書以廣其傳而敬識其繙閱之大略如此至於先生先後世系則有枝山祝先生金氏譜引暨其裔孫所述文安公纂略頗為詳密故併附錄於後云時雍正乙巳孟夏朔日後學金宏勲書於婁東春暉堂

仁山文集附錄

金氏譜引

嘗讀萬姓統譜而知金氏有四出焉其一始於古六子以名為氏伏羲六佐名曰金提迄漢文有金王孫者子孫蔓延於陝屬其二始於漢武賜休屠國日磾以金姓蓋因其國有祭天金人也七葉內侍金張並著今徽族表表俱其裔也其三紹興金氏本漢景帝分封中山劉氏也亦因錢鏐而易氏此與蘭溪金氏姓同更而譜各

別所謂同源異派也惟居於蘭溪者始繇宿遷而徙於
三衢桐山峽口則劉昭禹也再繇峽口而徙於蘭谿三
峰山下則金明偉也三繇三峰而又徙於桐山之陽則
金世臣也四繇桐山而徙於仁山之下則金夢先也五
繇仁山而徙於長洲之徭城則金章也六繇仁山而徙
於吳郡之洞庭則金繹也七繇洞庭而分為玉峰澣膠
二派則金維仁維義繇雲間而徙於陽山則金維禮也
自後唐以迄宋元世次相傳墳墓丘陵如掌上螺紋厯

歷可數所以何王金許為娶之四大族云吳郡後學祝
允明敬敘

文安公纂略

先文安公以宋理宗紹定五年三月丁酉生蘭谿純孝
鄉桐山之第桐陽散翁叔子也始散翁有夢虎之祥因
以祥名既長師為更令諱云公生而敏睿博學多聞通
於天文地形禮制兵謀陰陽律歷之秘靡不殫究年十
六補郡庠生十八試中待補太學生居恒篤行敬修雖

不事進取輒以匡濟為任強仕之歲以襄樊告急國勢
阡危慨然思自建立遂至京師進奇策請以重兵繇海
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而當事沮其議識者咸
歎惜之德祐改元召為史館編校又不果用乃設釣臺
書院專意著述題其集曰仁山新稿既而元兵入臨安
以帝昀及太后北去公即屏居金華山中時年四十有
六矣後三載而宋亡公以宋室遺民孤節自矢遂決志
遯世窮約以終是歲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其集以

仁山亂稿名焉公娶徐氏生三子季有雋才而早卒公甚悼之是後詩文又名噫稿題其端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之戚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誌也晚年館於唐氏之齊芳書院成通鑑前編及瀛洛風雅七十二歲大學指義成是歲三月壬辰以疾考終蓋元成宗大德七年也易簣時謂二子曰前編一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吾為是書固欲以開來學殆不可不傳亦不可泛

傳也吾且歿宜命許謙錄成定本此子他日必能為我
傳於是以此書授之白雲大德十年九月甲申葬於仁
山後壠禮部吳師道移文學宮列之祀典學正徐鉉請
諸朝列祀於先賢之祠至正中特謚文安國朝成化中
敕郡建正學祠正德中郡守於天福山建仁山書院春
秋祀公公長孫巽言公於元季避兵徙家吳下從孫履
之公亦從雲間徙陽山六傳至世昌公自崑遷郡又再
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

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
者益蕃矣裕竊仰溯淵源懼弗克步趨家學夙夜黽厲
時瞻遺行而興起焉故為略纂懿蹟敬書如右用示世
世子孫知有典型毋敢墜緒云爾萬歷戊午冬十月二
十四世孫文裕謹述

遺山文集

別集類四金

遺山文集序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
觀以為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噓白則王公趨風列岳
結軌羣賢翕習如鳥趨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
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鑒其
襟靈故天下之人為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
而不能自己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觀能

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
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
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
之事皆有品繪事園綦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
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
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
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沒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
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得什一二其所謂大全

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
之償也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奧好善如干旄獨
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
予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為惟
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鄉居藩
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
文治綏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
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

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柰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比非君遺恨也耶尚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予朴學未暇顯評言念舊游聊為揚摧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冶序

文之為物何物也造物者寔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為人則必

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
而歸之雅故為詩為歌為賦為頌為傳記為誌銘為雜
言為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
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為造物者可得
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
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
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斷喪文氣奄奄幾
絕起衰拯壞缺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

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已任周流乎齊魯
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
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
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為汎
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
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
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
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

澁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劉亮體制最備又能用
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
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
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為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
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
世隆序

湛然居士集

別集類四 元

御製讀耶律楚材扈從羽獵因有詠

耶律本遼種所事又元君不可忘其初未宜徒脩文況
實君倚重卓為開國臣居然廢弓矢何以示同羣味其
詩所稱儼欲似漢人寬衣而博帶恥與武夫倫設在趙
子昂固當如是云匪徒薄耶律戒後意良勤

湛然居士集序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 圖

流猶賢乎已

屏山年二十有九閱

闕

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

參藥山而退著大發感嘆曰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

三十餘萬言內藁心學諄諄大半歸顏早立亞聖生知

追繹先賢誠難倒指

闕

湛然居士年二十

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
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
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為堪
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

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
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
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園閉京城絕粒六十
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閑扈從西征六萬餘里厯
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
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詈聖安而
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
偽外則含弘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

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
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効吾門顯決何愧於
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
曰唯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
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
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
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遶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
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歛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

萬化之源庸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于聲偶鍛鍊之排
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收豎望涯于少陵詩史者矣加以
志天文以草西厯翫焦桐而贊南風在燮理為難能湛然
之餘事或謂萬松濶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
禧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于論辯萬鍛炎鑪不停蚊蚋宜
乎予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為予設耶
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陵川集

別集類四元

陵川集序

竊聞明道先生之令晉城也。勅建學校。擇鄉之秀俊而教育之。親為正句讀。澤之士大夫承風嚮化。被儒服者。四野相望。逮乎金元。其流風遺俗。日益隆茂。大儒輩出。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而加厚焉。攬今追昔。鄉校之故蹟已湮。即當日之被其化而昌明其教者。有所撰述。以微言傳後。其文詞亦不槩見矣。如郝文忠公者。澤之陵

川人也其生平忠誠大節載在史冊彪炳千古第知其
人必讀其文章究其軼事以想見其為人聊志私淑以
慰素心耳甲寅春來守獲澤知為郡之先賢訪其遺集
罕有知者在郡三年僅於陵川諸生武氏得其藏本家
所世守不輕假人爰效古人抄書之例隨閣隨錄始得
全書考公之崛起冀南隨先人避兵許昌既而北遷滿
城當是時河朔之間兵鋒充斥黎民播遷公克承家學
執業於鐵佛寺中晝庇家事夜入書堂冠衣不釋雒誦

徹旦如是者五年受知於祁陽賈侯居之萬卷樓中而
其學業益粹故其所著詩文閩中肆外含英咀華抽思
逞辭汪洋浩瀚靡有涯涘復皆準乎聖賢之精義而左
右逢原昭合於道其銓釋性理諸圖說暨五經辨微等
論道徹天人學該今古更為淵邃蓋根柢於周程而獨
造其微妙且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
邊幅事不作章句儒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方當南北多
故人民瘡痍勤勤於仁民愛物之義以感動人主洵非

託諸空言者可比公之先世業儒至曾叔父東軒老以
先人及明道先生之門教授鄉曲講廟道藝淵漚日深
得太極先天之旨其教後梟以治經行已為本思夫紹
興而後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墜緒僅在河東郝氏
之宗師蓋淵源有自矣及公之命使宋宋館留真州者
十有六載羈愁抑鬱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泰然其道益
昌其文益肆中懷道義有足多者惜所著周易春秋外
傳續後漢書原古錄一王雅等書皆不傳其叙載在集

中九鼎一鑊令人朶頤索之不得徒增浩歎至若雁足
帛書使人異舉臨文歎咏迄今猶想見風姿齧雪咽氍
節旄盡落屬國之精誠先後相媲美矣遐思往蹟能無
慨然前者武進艾圃陶先生曾牧是郡亦錄是集去欲
為重鋟僅冠以序未遂其志後松坪王少司空郡之鄉
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重刊會督餉秦川亦未竟其事
今其令嗣涵紫好學稽古承先人志付諸梨棗閱三月
而告竣裒然成帙問序於余嗟乎公之文章節義冠冕

金元歷亘古而彌新然時移代遷去古日遠鴻章傑作
其不與謏學鳴鳴同歸泯泯者曾幾何哉其集一刻於
元迄明再刻於楚即今得武氏本也魯魚亥豕重難校
讐又得孝廉興鈞孔君輩勤加檢閱得成完書因思河
東文物自古勁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風不負明道先生
之遺澤倡明實學繼軌前賢以復當時之盛余忝郡守
能不登棣華之堂而興歎羨也耶乾隆三年戊午初夏
澤州守錢唐朱樟序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奮然自厲致海內盛名文章
事業者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
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真豪傑之士
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
師表一鄉至公恢大素業祭國張公館於家世皇聞之
首加禮聘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
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君命天
下咸知之詳見隧銘洎神道碑今集賢大學士郭公貫

幼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
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惟公挺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為
之志氣剛以大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
傳周易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刊前史之謬誤移
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
失為奇作使之參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
重也必矣方羣賢彙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
歸年德耆劭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

平抱負竟不獲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
玉潔焜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以斯可以下慰九泉
矣崇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
敢辭敬為之書以諭來者延祐丁巳四月十日國子祭
酒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陵川集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夫子封太原
郝鄉子孫為世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

為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
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既歿門人謚曰靜直處
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賈德不仕教授
鄉里為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彛曰
庸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強記不忘歲辛
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
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
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蘗

一瓶又得蜜一器隨用太夫人所佩翦刀抉其齒以蜜和釐汁飲之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為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

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
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
年每遇疑難則沈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
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
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
顏孟聖則孔周詎如常如脂為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
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
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為

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為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於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為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

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
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
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為學讀
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
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
各欲聘為已用皆拒而不荅歲壬子今上以皇帝弟開
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
於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復至

公乃歎曰讀書為學本以致用也令王好賢思治如此
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上問以帝王當
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
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
規模二十餘條以為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
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
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

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
時弊上皆以為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
用公之言十六七歲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
宋自西川入令上總兵直趣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
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
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為古之
一天下者必已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
敗止有釁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

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
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
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
一舉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攻吾者不
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
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
帝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
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制諸道以防窺

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邪公曰臣少館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為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

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
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
楊公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
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
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
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為阿諛詭隨有
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
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

乘之威綴於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觀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

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挈會得解兩國之關活億萬
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於開平以公為
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賁國書入宋
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之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
侵抄及陞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
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嘗請和於
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
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

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壇先差人達知止宋夏五月公至濟南壇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為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壇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壇言聞諸朝而行六月

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至宋三省樞密院制置
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畧
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
之罪仍將生口數十移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
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遙授陳州通判秦之
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叅謀潘拱伯來館
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初政治具未完事
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為國家振舉綱維修

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
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
為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
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
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令伴使要我於半途其故何哉拱
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
置已成因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
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為

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
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款
我仍械繫李璣敗將劉軍判者以為口實初公之在宿
州李璣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款兵之事誣我
公荅書大畧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蓋藏至於
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求
主有云願付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
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

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并今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公之為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寶臣等偽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

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
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裝露
次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
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
扃鐃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
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薦之以棘外則掘壕
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
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為意

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
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
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為宣撫使
再命為國信大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北猶豫
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
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
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為不忠不義以辱及中
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

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
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蓋以
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
有因鬪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
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
僚荀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
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而
不衄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

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
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
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
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
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逐公者相次於道所過郡邑不
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
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
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

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
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
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
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
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
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於保定府西
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走
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

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
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
北歸似道遂以為已有却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
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
前言之失耻為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於真州舉
國皆知其非唯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
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沒之明年而宋亡公
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

於喪亂之後能疑謬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
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成已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
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
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人
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
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
蠹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
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

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
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
餘蓋有激於中則吐而為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
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
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
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摠寫至理吟咏性情不
為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
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為已有故有筆勢俊逸遒勁似其

為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為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
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
之義亂後得親族疎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
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為善事受人之恩必切
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為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
達辭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
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
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

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

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外傳十卷又為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

法寬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
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
夫孫墅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
仕郎安陸縣尹蕭玠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宦達
以醇德篤行終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
官奉順大夫潁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
子讓次適潁州學正申必敬奉直大夫江甯淮東道肅
政廉訪副使門生苟宗道狀

白雲集

別集類四元

白雲集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峩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徙家于杭年甫踰弱冠籍籍有詩聲為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耶一日來雪以白雲集示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江淮走閩越慨然而志于

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為歸趨要未易為俗人言
陶隱居挂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足于己不以己徇人者
也意者白雲忠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
鞅掌超塵埃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以莫
逆于雲迺如此他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
當相視一笑年嶽書

題贈附錄

錢唐陳石牕麟

樹立烟行句工夫百鍊成年方登弱冠詩已有高名湖
上看山色松邊聽瀑聲無心趨利祿誰識白雲情

山陰王商翁泌

江湖參請遍詩外復談禪日用工夫到天然句法圓地
爐寒撥火古硯濕磨烟清白家傳得靈苗出石田

古涪文李心及翁

一片白雲心飄飄出世塵禪參迦葉妙詩逼貫休真倚
竹風生袖尋梅月滿身老來堪慰喜林下見斯人

古汴趙春洌

蚤悟吟中趣能吟即解禪棄家當此日見佛已多年雪
嶺拈花笑春池夢草圓塵緣吾漸脫猶羨著先鞭

燕山高彥敬克恭

為愛吟詩嬾坐禪五湖歸買釣魚船他時如覓雲蹤跡
不是梅邊即水邊

錢唐范藹莊晞文

靜裏天機透能禪復解詩交游半朝士參請盡明師入
定孤燈伴行吟一錫隨自言貧到骨未辦買山資

住東林悅堂祖閭

詩無定鵠心為的事理渾融名造極學比參禪悟為則
分骨分髓還達識風雅骨髓騷選脈盛唐氣魄脫唐格
白雲熊魚果無得子長山川詩幾冊吟中妙化擬尋迹
青天蕩蕩白雲白

燕山李息齋衍

結屋白雲邊詩玄復悟禪虛標天際月希有火中蓮妙
句起齊已高情書皎然論文吾豈敢服善固應先

稼村類藁卷十四

殿策

初考師參黃絹批條對詳明援據精切必博古
通今之士策第二等上

覆考祕書文天祥批策頭闡明世運大有考究
以下逐段並是發其素所蓄積雍容不迫得奏
對體末兩策尤有補於世用此其學問之源蓋
深遠矣雖間有可疵處然不以是而沒其博洽

老成之實也策第一等上

剡源文集卷二十二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尊周室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而不勝感慨之思其望想殷矣故猶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為尊周之勸而孟子學于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為中國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遐荒雖不

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遐荒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彊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遐荒者遐荒反竊用之乎今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

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
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
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
絕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
齊桓晉文宜為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
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
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
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彊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

而鞅益修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
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為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
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桂隱文集卷五

虞文靖公別桂隱先生詩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

兩君謂桂隱與申齋

坐客頗

知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參軍總看玉樹當春晝共對青
藜過夜分他日聚星如可畫殷勤垂白更論文

又次韻答桂隱先生留行詩

懷哉歲暮扣重關置我高堂俎豆間遠道無窮忘已老
凡情不盡若為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好山

只為邱園待春雨扁舟先媿逐雲還

江西提學副使夏公

諱寅

讀桂隱先生手卷絕句

前輩風流耳熟聞典刑今日誦遺文南榮白晝花生眼
一片青天度卿雲

江西布政使胡公

諱布

求桂隱先生文集書

恭聞桂隱先生江右人品元時名儒理學遠宗于周程
文章繼美于韓歐名載元史籍藏國朝某生不逢時恨
親炙之無由叨守大藩望江山以馳思謹訪賢者之後

裔願假遺跡而一覽愚蒙稍迪欣躍何以

吉安太守朱公

諱仲智

祭桂隱先生文

惟公鍾山川之秀氣為一代之名儒何行非程何言非
朱何文章何議論非後學晚進之明師某末學晚生無
由執贄茲叨守夫名邦獲拜公于賢祠既考公于郡志
復詳公于元史然後知虞歐范揭之美譽與夫文敏之
美謚信乎為天下後世之公言而非出於一時一人之
阿私獨惜公美玉在斯韞櫝藏之遺逸之薦館職之除

曾不聞柄用而大行其志也胡為乎肥遯而不肯小就于一試雖然孟子有言士惟尚志以公之清風高節豈惟足以垂範乎一世而不足以激頑起懦于後世耶

吉水知州柯公暹祭桂隱先生文

先生之文日光玉潔先生之行清風高節先生之友虞陽范揭先生之徒誠服心悅郡邑之祀國史之載先生可為不朽矣嗚呼其孰可以付先生之衣鉢

桂隱劉先生傳

嗚呼先生實行未易以知也蚤歲遇國朝科舉制廢猶以故宋律賦雄多士延祐科興又嘗隨衆往還場屋者數次至形之詩文亦間嘗有急急切名意及後州里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吳公強勸之駕先生則又曰科舉之學吾非不能但學以講道豈以是為富貴筌蹄甚至集賢學士文公陞尚書鄭公鵬南御史中丞蕭公泰登皆力薦之而苦苦不就即後觀前先生若判然兩截人矣噫孟子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素曩者奉命求

藏書及江西廬陵得與先生劇論者十有餘日始有以
窺先生心事焉先生世家吉水南嶺曾祖黻字德卿為
宋太學生與陳東上書留李綱祖銓字衡父為國學內
舍以氣節受知文丞相將顯擢大用中道而殂父仁榮
字雲祥與弟化龍同登進士第忽世欲有為殂于權奸
賈似道先生生七歲而孤九歲而革命知先世皆剛毅
卓卓非庸庸鄙劣者流即克意自樹志向不凡則欲高
首陽之節者其素志也至為科場律賦往還場屋者值

朝議方索南土不屈之士故為是以委曲遂志而已不
然先生之學淑訓弟子如劉性顏成子羅如篴羅見大
等皆得以及高第而先生屢赴場屋獨得不第哉即如
先生真欲第也孝弟明經之舉太守勸駕矣厥後文學
士鄭尚書蕭御史又推轂矣先生胡為乎竟拒之哉素固
有以窺先生之心委曲遂志而已先生歿十有六載素
始遇令孫山長伯理于龍溪書院出示先生行狀墓銘
謚議等篇素大惜諸君知先生之未深也故敢以鄙見

表而出之先生諱訖字桂翁號桂隱謚文敏與同郡遼陽提舉劉岳申文聲相頡頏與進士彭士琦為親友而幼長相切磋自中朝貴人大官及四方游宦者至吉必以得三人之文為幸先生尤善於古賦綽有鮑謝風致文集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門人羅如篴等為之梓行而虞陽揭柳四公暨鄧禮部皆嘗為之序引極形容其盛年八十三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春仲月前右宣文閣經筵檢討危素大樸頌首謹書

巴西集卷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魯國有真儒實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
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覆
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
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衣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
贊襄之道由爾內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
哀榮之典未稱庸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

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
其啓迪於後人

賀聖節表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觚
稜瑞靄閭闔臚傳中賀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
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
紀之始為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
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

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帝禹廟碑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饒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盛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塋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

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
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實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
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覲民
于遠然帝自肇功䟽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
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
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
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懋于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勤
躬胝胼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

人所私愛自少康之廢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
帝僅五世嬰時接艱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繫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廢子無餘亦克胙
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
服習聲教邇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
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皇元受
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
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

山川鬼神壹是寧謚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璽書凡
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傾圯官為繕完若
江湖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薦饑疾
癘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
二十石期以共理當為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
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僚風
雨歌壓黻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為觀
適年更為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

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宅具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
競勸礱石以楹陶甃以甃庭觀嚴敞殿無翼衛若帝臨
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
奇是役之興廢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
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
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為虞帝敷陳其說後千
有餘年箕子始以為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
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

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纘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盡謨協贊襄蓋將挈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其孚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妥靈茲土嘉猷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數臣謹稽首再拜而詩

之其詩曰澗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
帝會同圭璧斯皇翩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上弓劍
是藏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疆帝躬菲
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
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
宇周牆吉蠲來享雲旆龍翔繫帝賛育時厥雨暘物消
疵厲歲訃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卽山勒銘德遠彌
光

蘇府君墓表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夫公彥大父元老
父誠成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蓋樹善以亢其宗
然歲止三十有七寶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
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
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
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君咸曰天之
報施善人信遠蓋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

光于無數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
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
君性穎異童龀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
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漉矢弗厭鄉
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
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
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寢也時南北兵阻售
書價視珍貝君得必手抄校讎無毫忽舛異廼已歷

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
歷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歷積算為書數十篇多易其
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賸尤邃伊洛
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
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遇友家墜焉友故收之
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子量過人遠
矣歲疫隣有寡人君為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
嫠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為世

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諳日聞轉運
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
其贏君一無所污末期以大父病歸終孝者七年而卒
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戚嗟相
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
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嫠奉舅姑若夫之存
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
妹族屬咸盡恩意内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則同爨

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
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閭閻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
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
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
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
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
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資賈
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

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塋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嗚呼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

之思於無窮云

絅齋箴

元坦使君以絅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作箴
曰維古哲人德美內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
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銜飾辟
諸褻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內視歎如迺崇澆偽以眩
羣愚鼓鐘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瘁繫南郭
子尚絅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紫山大全集卷十九

元 胡祇適 撰

太原祈雨文

守土之吏失德致旱乾之為災力田之氓何辜憂凶荒
之無歲自春踰夏不雨愆期雲氣合而復離風聲烈而
肆虐百穀將槁六陽益驕民心怨咨物價騰湧茲蓋某
等曠承流宣化之任多傷和致異之愆或恩澤之不流
或獄訟之寃滯或姦吏弄公法或豪族侵細民循省厥
躬實繁有罪引咎何辜負責莫逃然而殃無辜之民宥

有罪之吏情實不忍禍懼彌深輒罄愚誠仰干慈造幸
賜甘澍之霑被誓當悔過以自新

松雪齋外集卷二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

曉日夾雲樹春風吹雪山飛鷹玄兔磧飲馬白狼灣寶
帶吳鉤迴金矛漢節閒將軍萬里外不怕二毛斑

萬柳堂席上作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
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
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陶南邨輟耕錄云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招疎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藕亭水閣偏起涼多海榴初綻采采蕊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醪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驅雨打新荷者是也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

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閒
猶欠抱琴來托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杭州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靜無譁提封內向三千里
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
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

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夢子北

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驂駟滑花落蠻雲杜宇啼
為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羈棲

牧廢苑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跋王右軍帖

梁武評書至右軍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此帖是已諸
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間神物豈默有靳惜者不欲使濫
傳耶將好事猶未至也有能鑿片石刻以傳遠僕願供

摹搨之役屬奔走南北此事殆廢不知何時果此緣也
至元丁亥九月七日題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山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伯
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
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
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
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

又云余書如綿裏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
渖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綿裏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
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
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
一日持來求跋聊為草草

題右軍思想帖真跡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
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

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

定武蘭亭跋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
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月三衢舟中書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
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五字者又
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
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

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

一本云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

余此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

但五字損耳靜心名處嘉興人

頤跋於舟中

蘭亭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
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
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
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
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

卷乃致佳本

一本云五字雖損

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

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

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

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

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悶蓋日數十舒

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

一本云是

師晦巖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

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舟中題時過安仁鎮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開題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坐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

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于朝學
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
放閘書

吾觀契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
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實惜如此誠不易也廿四日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
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實

藏母忽七日書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
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
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
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為之感歎延
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

臨蘭亭跋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

予願求臨本於不肖何耶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執
以此為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為贈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
晴帖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
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勅恭
跋

臨右軍樂毅論帖跋

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
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廿年前為季博臨樂毅殆過於謹
今日昏手弱不能作矣漫題其末而歸其子善甫至治
改元四月十一日題

題王太令保母碑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太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
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
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

此本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

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穠豔中而出瀟灑清遠非大手筆不能也此幅為蓬山玉觀豈托興於仙而布置故有此奇妙耶

題顧愷之秋嶂橫雲圖

古人繪理無不精美及觀長康筆而知諸家之有作為
矣此秋嶂橫雲幽深微妙殆不似從人間來惟當局者
知之

題曹弗興海戍圖

曹弗興吳人也蚤有令名畫出於顧陸之先為吳中一
絕今所畫海戍圖筆法入神足開千百載繪事之綱領
矣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

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入聖而畫入神自魏晉及唐幾
三百年惟君獨振至是畫家蹊逕陶鎔洗刷無復餘蘊

題鄭虔畫

鄭虔獻畫於至尊而復題詩於上可見忘其貴三絕之
名由是而起乃知前代高人未可以繩墨束羈也此幅
思致幽深景物奇雅閱之令人蕭然意遠

吳文正集

附錄

送吳草廬先生赴國子監丞序

見申齋文集

至大元年秋臨川吳幼清先生以國子監丞徵當之京
師郡縣趨就道者接乎先生之門明年三月先生至洪
門生兒子從先生行與送先生而返者相與言曰先
生有道之士不求聞而達者也監丞七品其進退不為
先生輕重加損也審矣或曰官雖卑以教則尊教胄子

又尊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
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
胄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
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與為
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門是猶先生之志得而
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棄斯
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處進退有道衆人固不識
也先生嘗以翰苑徵至京而不就列又嘗勸學江右至

官而不終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臨川自王氏以文學行誼顯過江陸氏以道顯至于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後約其同而歸于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兼之矣使先生之學行豈復有遺憾哉將天下有無窮之休而後臨川有無窮之聞以臨川復顯于天下必將自今始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序

劉申齋薦楊賢可縣尹書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
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啓沃之功一時
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啓今日之殊
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豈
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以道
格君一由正學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為國
名臣者皆文正之徒也今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學以
上溯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致身

清峻為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
餘光緒業蓋自江南儒者遭時得遇未有如明公今日
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學問之勤記覽之富也明
公何以慰答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為江南衣冠儒士
增重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為畋雖
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為泰雖結乘連騎奔走後先
擬封君埒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為過哉岳申風辱教
愛而以坐貧塊守窮檐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能

一造詣今明公在京師日覲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朝夕可否又何由一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楊景行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李遵道輩約及門者屢矣乃展轉差跌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為最單薄在舉子中為最賢能有為有守而不詭不激為今時最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可固不可不拜明公在明公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生此

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教之
蓋增並其所未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也書辭干
冒伏楮震陵岳申頓首再拜

劉申齋答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珪聽其議論觀其氣貌真先生之
才子也于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
已如見儀刑況見士珪乎其為慰沃無量可知也因記
去年黃庸之嘗以所寫小景俾贊下方竊謂今世未見

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遇學者無不傾倒至盡尤凡下者猶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厭但恐已意如有不明不盡殊不見問者之為不達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嘗贊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罄宜其服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言語髣髴獨自負恃庶幾識其大者因士弮歸

侍錄求教第年年恨不能如徐則用輩一侍左右良可惜
耳臨楮悵望惟冀為道為時千萬珍重岳申頓首再拜

金淵集卷一

送陳相士

相色不如相形相形不如相骨詩脾納此清氣書眼了
然明月燕臺千金方市楚畹衆芳未歇試問毛遂先生
誰是白眉黃髮

金淵集卷六

寄張伯雨答問近況

愁霖日夜水平疇菜爛秧沈麥未收聞道上司官賑濟

饑民寒破溧陽州

去夏曾吟喜雨詩今年苦雨溧人饑三錢可得米一斗
恨不身生貞觀時

屋舍田疇委白波滿船妻子渡淮多淮東見說荒尤甚
進退無門可奈何

家書歷歷說凶荒斗糴瓶春隔宿糧六十一年今再見
繁華不似古錢塘

偶見

詩人作事例迂疎纔見佳山擬卜居湖海歸來餘一鋪
買山生計竟何如

詩囊劒術走風塵要買桑麻二頃春可笑田連阡陌者
元非識字讀書人

山村遺集附錄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

周密

我昔游七閩百嶺爭巖峩白雲漲川原深谷如積雪又
游老姥峯幽磴緣曲折長林翳寒日千里行落葉轉眼
五十年遐想正愁絕開圖意忽動懍恍生內熱何年賦
歸田初志遂所愜懷哉復懷哉清夢繞林樾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趙孟頫

客居破屋若秋雨黑潦侵堦竈欲沉青蕊不堪明日摘
誰能載酒慰幽心

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

吾邱衍

老去陶元亮歸來向子平鄉關成久別故舊喜相迎卜
宅來江燕移尊笑海鯨新傳浣花句未怪作金聲

別仇山村

劉伶一鍾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玄何處問

西冷西畔斷橋邊

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

鮮于樞

薄宦長為客虛名不救貧又看新過雁仍是未歸人
茆屋寒誰補柴車晚自巾青雲有知己潦倒若為親地靜
莓苔合心閒落葉深炎方秋尚暑水閣晝多陰寓意時
觀畫怡情偶聽琴起予賴詩友為爾動微吟身共賓鴻
遠心同野鶴孤謀生知我拙學稼任兒愚北望空思汴
南遊未厭吳餐須問蓼花霍興不在尊鱸

次韻仇仁近至日

方回

浪說春迴地底陽
駝裘正怯北風涼
未來事甚雲難測
已老身無日再長
紫邏招魂千里雪
彤庭待漏五更霜
閒人幸脫拘寧外
客枕何庸蚤起忙

次韻仇仁近有懷見寄

身歷干戈百戰塵
休官仍似布衣貧
每看事有難行處
未見心無不媿人
秋稔粥饘猶可繼
夜涼燈火已堪親
閉門讀易吾謀決
莫用蓍龜問鬼神

送仇仁父分教溧陽兼寄張仲實 袁 袁

往讀大厯才子詩常恨諸人不公卿當時將相漫豪舉
誰如千年麗句留佳名破帽飢吟孟貞曜一尉辛勤晚
初調至今山水餘妖妍尚有當年賦詩料廣文清絕非
警曹况君意氣凌雲高黌宮寬閒衿佩集底用如彼雕
鐫勞丹陽西湖足烟樹想像昭關遁逃路六朝舊迹徧
蒿萊盡是諸賢醉遊處人生自古并合難詩人今日盟
未寒聯珠粲比百里聚會見卜史昂頭看西秦公子眸

炯炯陽羨三年官舍冷憑君為我致相思行矣追尋嘯
烟艇

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

黃潛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游成汗漫高步覺鈴峴峽
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陪葛元白仇仁近訪南竺詩僧分韻得影字

馬臻

花開空山春窮幽到絕頂入寺逢遠公頓覺塵慮屏遂

作蓮社游把酒酌龍井萬生各有態得意還自領此樂
殊未極落日倒林影明朝下山去笑別風篁嶺

雪夜仇仁近屠存博數先輩過山房分韻得朝字
溼雲結空寒氣驕雲根古觀埋山腰山人晏坐觀物化
竹風松雪聲飄蕭二三才子相招邀聯軒過我歡清宵
小閣閉暖蠟光搖案頭置酒羅桂椒劇談若與元氣合
銅匱火冷青烟消城樓殘更敲短夢軒眠縱客嘲邊韶
我無詩才學李杜又無仙術追松喬人生此會能有幾

今朝未必知來朝請君得意歌且飲江上春風吹柳條

送仇仁近之溧陽教授

我昔萬里遊轉覺山水好歸來桑梓間疑情向故老自
從識君三十春交淡如水情相親愛君長才凌鮑謝和
光接物同常人人生會晤真難據君又之官溧陽去溧
陽地勝名士多道在絃歌間適處春江漠漠春帆開柳
花風起如塵埃只恐文星留不住玉堂金馬待君來待
君來請看天上黃金臺

和山邨見寄詩韻二首

休將野服染緇塵大患須知為有身
藥餌任從留過客是非終不到閒人
山中相隱懷弘景谷口躬耕羨子真
午睡醒來春事晚枝頭梅豆已生仁

不成一事鬢先皤朋友惻惻喜琢磨
千里音書歸鴈少滿城風雨落花多
筵階新筍微過竹脫繭春蠶欲變蛾
惆悵少陵身老大壯心激越醉時歌

陪山村先生白提舉宅清集

釋善住

展席當清晝，凭軒野思饒。
苔隨屐齒陷，雪入酒杯消。
看竹鶴先舞，彈琴梅自飄。
風流餘二老，相對話前朝。

次韻山村先生二首

嚴陵臺下水，潺湲漠漠高。
風去不還處，士隱廬遺路側。
永公書甕出松間，山田瘠，
民生儉，郡邑蕭條吏事閒。
幾欲清游身未遂，烟霞盤礴鬢毛斑。

定起空山尚有星，悲笳杳杳上青冥。
壁間燈暗鴉唬樹，池上月涼魚闕萍。
文錦薦梓風字研，綵繩穿夾梵書經。

舌端解使天華墜爭似無言對翠屏

次仇山村見寄

龔璠

故舊相望憐索居病身禪榻了無餘從知聚散等成夢
卻要寒溫多寄書四海定交吾靡靡浮雲方駕自魚魚
惟君尊酒論量好出口他人得所狙

題仇山村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胡濟

南宋運方厄喧啾紛以揚吁嗟頽俗中見此孤鳳皇悽
悽旣不偶長鳴悲亂亡所懷虎林彥頗謂諧中腸連篇

發光彩遺之期不忘雅律尊少陵金石恒鏗鏘奈何四
傳間幾毀屠販行斯文幸不泯復歸君子鄉墨花久不
剝雪蘭猶含芳金玉慎斯寶貯之宮錦囊儼哉故家物
從茲有輝光

題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釋弘道

吾愛山村叟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交
好論方外英雄在殼中天平宜寶護開卷氣如虹

釋安道

顧作
守道

朝野尊遺老山村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人樂
易胸中道風流席上珍前賢不可見仰止挹清塵

輓仇山村

錢惟善

詩窮八十年江海正凄然玉塵風生頰青山雪滿顛門
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即次其原韻 李東陽

仇山有遺老白首慕林屋塵途謝簪組雅志不為祿誰
將西湖水來灌南陽菊舊藏房山圖幽意時往復人皆

愛豪素此與渠所獨新聲世亦少遺響在空谷蕭條異
代間不獨悲草木嗟余亦何心對此還駐日平生不識
畫賞此一詩足茲山幸我隣老矣願終卜

文徵明

春山擁春雲翳然失茅屋下有幽貞士冥心謝榮祿卓
哉淵明志夫豈在叢菊李愿盤中居居深繚而復亦有
社陵翁長鑱劬黃獨豈無終南徑不博王官谷仇山在
何許邛居迷灌木乃今千載下開圖見天目青山卧有

餘白雲看不足願言往從之不疑我何卜

跋仇仁近山邨圖卷

山邨圖故尚書高克恭彥敬為御史時為仇先生作於
泉月精舍舍乃故宋漳州僉判張逢原淵甫之墳庵淵
甫即句曲外史伯雨之大父也先生一為溧陽教授即
不仕仇山在餘杭溪上因號山邨民棲霞嶺在西湖北
山先生墓在焉弁陽則草窗周公謹之別號弁山在武
康溪上先生翫師也大德初元余甫十有一常從先生

出入諸公間今再三十年矣景寧尚書得此卷以屬題
傷年運之既邁感時事之非昔愴然於懷以敘卷末庶
幾覽者知四三君子文獻之徵也至正昭陽赤奮若夏
五之望河東張翥謹書於京師所寓虛游軒

右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邨周草窗詩皆絕無
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為賦詩屬和蒲庵復和之余
欲效顰老病未能也姑書此以識愧金華宋濂題

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右仇仁近手書自作律詩三十八首與盛元仁二公皆
咸淳名士觀其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
以見其為人矣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
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至正甲申歲秋孟汾
亭石巖民瞻為盛季高氏書時年八十有五

山邨先生在宋時已有能詩聲至元中嘗分教京口余
時尚童邕從先人杖履識之後每至杭必造其廬拜牀
下先生雖生長繁華之地而神清骨聳脩然山澤臞儒

也今觀所錄與虎林盛先生贈行小卷其間多感慨興
亡之辭而優柔不迫平淡中有深味真得詩人之旨者
也詩後題識歲月距今六十八年矣翰墨如新誠可玩
季高其慎藏之哉至正乙酉七夕後五日晚學俞希魚
敬書

延祐丁巳秋余至錢塘拜識山邨仇先生于北村湯先
生之讀易精舍既而屢承誨益唐律三十八首先生所
作書贈虎林盛先生行者虎林先生予表叔季高先生

之叔父予之外叔祖也其年戊寅表叔始生但後此一月耳蚤年嘗披誦于表叔處辭翰之工非胸中有萬卷書何以至此誠我輩後學之軌範也表叔今沒四禩矣平日玩好之物子盛彥清甥將元用寶藏之去歲元用彥清沒蕩然一空聞者莫之興歎玄妙高士鄭本中偶爾得此出以示余令人感悼尤深先哲云遠去日如馳時有代謝變遷物有成敗聚散然此亦理之常也昔兵間有歌舞者先生詩云野戰已酣紅帕首塗歌猶醉錦

纏頭寄董無益云遷客無鄉難避禍饑民失業半充軍
賦不應聘高士云忍貧羞說黃金盡愛老慵將白髮芸
三復斯言一時不能忘情今野戰已酣誰事歌舞遷客
饑民多不忍說金盡而貧皆不差說此又古今事變所
不能無者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予年六十有七玩好
之心亦灰樂夫天命而已一念不留與道長徃其樂斯
無窮焉本中年富力强修煉閒暇從事辭翰得此卷于
離亂中愈加愛護長留天地間茲非山村虎林二先生

之幸也歟歲在丁酉閏九月甲寅京口虛靜道人蘇霖
子啓謹識

右山邨先生詩三十八首洪獲觀于彭宗海氏其頓挫
沉鬱髣髴杜少陵之風而悲歎感慨猶不能脫晚宋氣
習者豈其遭時之變而然歟詩後自謂作詩必用事然
古人吟詠之妙又有在於用事之外風行水上貴乎自
然耳今去先生百有餘載讀之慨然所謂顧瞻周道之
悲此固先生之心也歟若乃辭翰之工有不待鄉里後

學之贊詞也永樂戊戌六月四日王洪拜手識

此卷仇山村詩凡三十人首觀其所作當宋元之際不能無哀思之音故體物緣情多感慨興亡之意讀之不能覺憮然至論作事必以用事為能讀書未免於固前輩謂少陵詩無一字無來歷不過言其學博而有根據耳非但謂用事也且詩言志苟適其性情之正而得乎事理之當亦何必拘拘於用事與不用事哉豈仇公學識該博固以用事為能耶然其詩皆自書字畫清勁無塵

俗氣其亦山林修潔之士哉翰林庶吉士萬克修持以求題遂為書之永樂十八年夏六月豫章胡儼跋

山村虎林二公宋咸淳名士並以詩名于時迨至元初虎林將有行役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以贈皆其自作也且又題識歲月于後謂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其言似有所激然亦切中寡學而輒談比興之病後有石民瞻跋語稱此卷豈

特辭翰可重亦可以見其為人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然至今百五十年矣竟乏刻石者何世間好奇者之寡耶可為慨歎卷舊藏於盛公之裔李高後為玄妙道士鄭本中所得復轉而屬之士人彭宗海予姪暹壻于彭氏因遂獲之蓋四傳矣不幸乏好奇者為之刻石以廣著於墨本然亦幸其不轉于墨本而失其真蹟也故謹題附卷後以授暹俾珍藏之以俟有識者之鑒觀焉宣德改元歲次

丙午莫春之初錢塘瞿佑跋

海寧馬氏仲安藏仇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乃贈盛
元仁之行者跋者元石巖俞希魯蘇霖明王洪胡儼胡
濟瞿佑共七人洪又大書興觀二字于首鄭雍言從而
篆之裝池為一卷山村集世久失傳此卷如吉光片羽
誰不知寶重況予杭人也山村元仁王洪瞿佑皆鄉之
前哲手澤俱存景行倍切借觀凡七日然終不可留也
爰手錄其副而歸之康熙癸巳二月戊午虎林龔翔麟

識

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子始就學時即知仇白名蓋二先生乃宋之遺老同居
錢塘名望畧相等一時制作多出其手學者宗之爾時
天竺南北兩山法席甚盛請老尊宿咸在無不與二人
者游仇名遠字仁近自號山村民學者稱為山村先生
蓋抱道博達之士也今觀其詩冲遠幽茂而靜退閒適
之趣溢於言外信可敬也此詩乃為前住天平山士瞻

和尚所書者今六十餘年矣今天平住山復庵禪師士
瞻翁之法也今一旦得之如獲舊物且喜且歎既連為
弓俾識于左夫物之廢興成壞有數存乎其間自兵興
以來故家所藏法書珍玩殘剝毀棄鮮有脫者而是書
獨完于水火瓦礫之餘而又復歸于其後之人殊非偶
然也俯仰今昔為之一慨洪武戊辰八月東臯釋妙聲
謹識

仇先生仁近宋季老儒也與白先生湛淵詩名並稱于

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二先生晚年謝事樂
於湖山泉石間多與方外士游名山勝地佛剎靈區足
跡所到無不有其題味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一存也
此數詩乃仇先生晚年所作錄與天平士瞻翁者亦失
去翁之徒今天平住山復庵禪師復得于他人復庵以
為傳家之珍徵予題其後衍壯時過天平見翁於松下
翁喜辨論評古今人物惟允于詩亦稱仇白也仇先生
詩前輩已曾論之余尚何言哉然是詩既失而復得禪

師宜加寶重洪武二十一年歲在戊辰十二月望日燕山大慶壽獨菴道衍

山村先生詩置近代詩家如新巧局製中置一古商彝識者寧不高其雅量耶先生所交多偉人在方外亦皆卓卓如晦翁輩人物先生詩中稱所南所南鄭憶翁其制行不可屈撓世之人多重之先生稱之先生為人可知矣

右詩益山邨先生莫年退休時所作也其冲澹間曠之

意可謂達生委命者矣前輩文墨近不多見復菴其實之洪武己卯孟冬與日吳門後學梁用行觀

仇白之於宋季猶歐虞之於元初觀其詞翰則知其趣矣其語平而易其氣醇以和若行雲流水曷嘗用意求奇哉在唐稱郊島鳴于詩前輩謂其雕刻肝肺語陟艱澁旣以窮其身又以愁于人韓子云將以自鳴其不幸耶是卷始于南麓禪師值時艱成烏有復菴復得之山中以貽後人後之覽者當珍之練川老人姚性善夫

仇山村詩予嘗於西湖覽志中見其數首甚愛其冲淡
典雅每以未見全集為憾是卷乃親筆書也與方外友
士瞻者其風格大類樂天觀其詩可知其所養矣卷後
諸跋皆釋子所書字畫不苟豈皆賢而隱於衲者歟嘉
靖丙辰春正月既望若溪七十四翁顧應祥

湛淵集

別集類四元

白湛淵集八卷著錄于成化杭州府志前明文淵閣
書目中有之今失傳矣錢塘沈先生崧町留意採掇
得其詩五十首文八篇目曰遺集予復從他書增輯
詩十首彙而錄之後之覽者尚識吾崧町苦心云
乾隆丁亥七月廿又七日得閒居士識于貞復堂

還山遺稿

別集類四元

還山遺稿序

予家渭川竹林自少遊筠溪南溪柳塘累視石上紫陽
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麗負邁羣輩稽其名為與字為煥
然世為奉天人紫陽為號予甚賞慕然祇目為名騷墨
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于金仕國于
元造化關陝諸考為後學著龜乃近世真儒也所著有
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予喜曰人不得而睹也

得觀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曰：滄桑已一變，其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以及今，幾何日文獻泯如也。今歲春，予偶漂泊南陽，太守宋西岩子先生鄉士館延予城南官舍，談暇，忽出書授予，云：還山遺稿。予以為全集也，驚喜曰：幸哉！予終當饜嚼先生之腴而曰：非也。實我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推，片石是珍，而掬勺水於竭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予乃長歎曰：文獻果泯如耶？惜哉！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遊。

記內三告文與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復自喜尚得以
窺夫先生光明浩博之學足繼古大儒之緒辭章自具
枝葉後人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歎先生徒抱斯
文未成大聲厥施也而又深喜夫宋子致志之勤星金
點玉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俾先生之學卒不
墜地不減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梓以嘉惠天下厚之
至也而又深歎夫予之玩愒日月視宋子尚友古人之
篤睦乎其未及也宋子斂容謝曰尚友惡乎敢亦惟仰

師焉而未能耳予曰體哉謂尚友則近泰謂仰師焉則
恭恭則虛虛則弘弘則永乎宋子名廷佐字良弼
嘉靖元年二月十五日終南山人王元凱堯卿書

魯齋遺書

別集類四元

魯齋遺書序

蓋今之譚道脉者輒推宗許魯齋先生云先生以儒術
鳴于元時丁干戈甫定吾道晦蝕而先生獨以斯文自
任俾學者得覩周程張朱之書以尋六經語孟之旨其
有功於世教甚鉅惟茲畢懷實為先生故里先生所著
語錄寓內人士業已家寶笈而戶錦笥矣第簡編舊分
為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魚豕不便觀

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迺正其訛謬彙并為一集
不佞承乏是邦樂觀其事之盛也不揣僭為之序序曰
惟道術之壞也久矣卑者沿末流而忘本源究且有訓
詁之病高者談德性而泊糟粕敝則入禪乘之門孰有
能獨窺大旨翼聖道於如綫之餘如魯齋先生者哉不
佞當讀先生書謂先生之於道統可稱正脉彼其章分
而句櫛之豈樂詳哉其言之乎竊計先生一時以道德
文章自命如吳草廬先生曾倡為主靜之譚先生慮道

之不明而學者病朱併以病吾道是故推明衍繹而詳著其說意曰吾明吾道止矣而不虞後之人以我為支離多言也夫多言非真能害道也言多而道可明則有言何病惟略章句而語性命甚則挾精智海取辟員通于是道始為天下裂矣方今天下寧無有習孔孟程朱之書而高譚性命之學者乎童而習之長而背之陽而尊之陰而棄之跼蹐欠伸則曰未發之中偃僂舒緩則曰主一之敬賢賢乎如黎邱丈人惑於其似而竟忘其

子之真也夫託宿蘧廬者則當指以還家之樂矣客有
之燕而南向乎郢必告之曰此非適燕之路也先生此
書固儒學之歸宿而岐路之指南也諸人士試取而誦
習焉有不茫然失恍然悟卓然見彼之非而信吾道之
為是者乎是則怡君重刻之意而亦不佞嚮往之初心
也諸人士其尚勗之哉其尚勗之哉萬厯二十四年仲
春之吉中順大夫懷慶府知府前戶部郎中兼強江學
詩序

魯齋遺書序

自承寵建章分司直之符愉不佞之得有此懷州也爰
書之暇輒訪名賢而私淑之於勝國得魯齋先生以理
學鳴于干戈甫定之日而周程張朱之學賴以續明顧
瞻遺像欽式予衷間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漉漫分裂有
自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複疊出訛漏不
倫家訓語錄顛抄失序讀者病之乃力覈校讐芟其更
疊補其紕漏始于壬辰迄于乙未蓋盡三寒暑乃竣事

稱成書設貲梓之嗟夫不佞非能自為書也論次格言
古有附於述者不佞又述之未能獨其明行慕古兢兢
有心則於何乎寄無亦惟是紀載微言尚論而次第之
足發吾思豈曰空談談備矣有閱者知予心而已又非
謂心盡於糟粕空取糟粕而梓之曰傳心也夫子曰事
大夫之賢者邦大夫之賢孰與先生不得事其人猶事
其言事其言者讀其書讀其書者豈忍坐視其書之漶
漫分裂而不為之釐聚之故夫梓之者吾心在先生盡

吾心焉耳若曰讀先生之書即得先生之心則不佞豈
敢萬歷二十四年季春吉日賜進士第文林郎懷慶府
推官涇陽怡愉謹書

白雲集

別集類四元

白雲集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至於周公孔孟焉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漢唐之儒若賈誼董仲舒韓昌黎
亦庶幾乎斯道也醇疵相間故卒未有接乎孟氏之傳
者歷千餘年至於有宋真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子
者始有以承孟子之絕學矣繼之以真西山蔡九峯胡
文定之屬皆所以闡明斯道者也迨夫元之許魯齋劉

靜修吳草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羣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於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槩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侔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任夫斯道之統緒
矣先生之沒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
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
者實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
此蓋先生之草藁也其手澤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
以成帙者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頗殘缺
余因而次第之分為四卷繕寫為集藏之中笥以俟他
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漢東

李氏之敝筐而甚愛之時去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於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復見者蓋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又與歐不殊蓋先生之學識純正則超軼於韓子余之閭劣界微則深慙於歐公尚何足與先生之文為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與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記韓文曰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

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為不小也先生諱謙字益之世號白雲詳見元史茲不贅言也正統丁卯七月望金臺後學李伸序

默菴集

別集類四元

默菴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蘓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

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以孔孟之時
自任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
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
者不啻蟻蠆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
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
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
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晚屈未立已頽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

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于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于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必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子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

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然則敬仲得
于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擴
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
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
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
少則持未成之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何衰
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于當時寧無慨然
者乎若蘓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

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秘書少監蜀郡
虞集序

附錄

默菴先生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
修武校尉高祖金廣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
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

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遊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于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褓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屬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于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遊以烏君叔備為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

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君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沒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潯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

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
為書以辨之其畧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吾
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于經曾子
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濂溪
夫子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
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為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
得聖賢之意于是竭其精力作為傳註以著明之至于
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覆以求至當而後已故

章句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
旨于數千載之上其闕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可謂極
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
儒膠于見聞安于陋習于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
妄疑之其或不能知其句讀于其平生為學始終之致
及所論著或未之見故其為說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
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
曾不知其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于天下之理玩之

益熟必當繭然悔其平日之爲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
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
卓而于朱子之學為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居也
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婚喪祭一
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
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
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
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

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為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為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遊于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餽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行必見示焉其為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

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于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
學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
四十有二娶張氏先卒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暨
垣塙二女宜寧順寧暨垣何學有立宜寧適王氏塙與
順寧皆天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
真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
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
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照極友愛一家父子兄

弟自為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為師尤深于六經語孟嘗
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
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註經文之
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
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註其後庶觀春
秋者可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
為本而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莊公十二年
為文章以理為主皆有為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

詠性情陶寫造化而已有默菴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稿藏于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輦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爲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于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于是而已耶姑叙其梗概以授墜垣俾求立

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蘓天爵狀

默菴先生墓表

嗚呼金蹠宋踰南兩帝竝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
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
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巨畢備
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

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相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甄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大以正蓋興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于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詞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于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于異

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
者則索于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繆而莫悞君設對問
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
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
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
析果知矣必驗其所存弟子相從者嘗百餘人出入閭
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于劉先生也未嘗一
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

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于學有似君無憾矣君之
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于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
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祠賦入等占
儒籍考松江東宜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
器之素多病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
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墜垣女一嫁
王氏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
士王氏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

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蘓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楠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庵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切與真公竝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會稽袁楠表

石峯先生墓表

中奉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思廉撰

君諱滔字巨源姓安氏其先太原離石人世以儒素稱
曾大父玠官修武校尉妣某氏大父全廣以貲雄鄉里
所蓄書幾萬卷妣王氏父昇妣宋氏再世皆不仕自幼
讀書大父躬為訓授九歲登經童第仍習詞賦貞祐倣
擾河朔不守金主徙都汴衣冠多從南渡設科取士如
常時獨山西州縣恃險不降王師至則逃竄山谷去則

復出道路梗塞以故君不克赴越歲丁丑避兵石洞兵士以火逼之盡室被焚君僅得脫而為所執先太師怒諸城久拒令男女無少長皆殺違者以軍法論監軍事石抹陳奴聞獲一書生馳使召之既見易以敝服詭其鄉里俾朝夕自隨由是卒免君亦以遭羅大變血屬靡遺幸全性命遂身從之誓不他適從軍攻鳳翔主帥命分戮諸俘獲君所得必匿而遣之時僵尸蔽野軍人爭解其衣而服之君雖甚寒有不忍也歲壬辰監軍至真

定之藁城與君山宅課其子受業戊戌朝廷開選舉中
者復其家居詞賦入優等于是始以聚徒講肄為生壬
子括天下戶遂占籍真定而徙居焉因以玉峯遺叟洎
石峯自號示不忘本也中統紀元之二年省參張公德
輝熟君文行授館其家使諸孫執弟子禮至元丙寅郡
博士舉君貳其學事君即力贊之絃誦洋洋將復承平
之舊矣不幸遘疾而卒時丙子正月甲戌也春秋七十
有八戊寅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之西原從遺命也君

天資寬裕樂易慈祥忠厚不妄喜怒不苟受施安儉薄
重然諾與人言開心見誠無所矯飾聞人之善稱之如
已出人有過則未嘗出諸口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
晚而學易嗜伊川程先生傳造次不去手誨人嚴而有
禮得師之道終日娓娓無倦色生徒有為舉業者久在
席下必辭之曰吾不經場屋汝當別求先進而師之可
也其不自欺如此隱居教授踰三十年貴人子弟往往
出其門戒飭諸子致力經史不干祿仕凡世之聲利榮

達得喪忻戚舉不足以動其心優游自樂以終其身家
有一力一旦亡去諸子欲追之君曰彼既負罪必懷愧
赧縱使追還又安能復與我共處乎乃止弗追嘗攜長
子芝西歸田園已為族人所驚皆不敢隱謂君曰某氏
宅某氏田俱君家舊物我輩實冒竇願承其罪君當聞
之官酬其直而取之君以陵谷變遷有非人力所能與
者何罪之有竟不取但修完先壠而還延安府尹牛子
益總管袁某與君同里閑因君內弟米脂令宋某致書

勸歸且遺以束帛君曰吾既未能即歸而貧困無以爲報焉可虛辱其惠乃答其書而還其幣其慎取與又如此既沒真定士大夫爲詩哀挽教官吳君特起序之以爲君之為人明而不察簡而能肅犯而不校又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樂天知命君子云初娶同郡李氏沒于兵間生一女適劉氏再娶磁州賈氏治家有法閨門肅睦當兵凶相仍之際嗣息幼弱生理蕭然能黜衣殺食周旋其間姻黨賢之後君二年年八十有四卒子男三

人芝從迂軒李君謙學時文典贍詩筆敏捷張公德輝
宣撫河東選充轉運司從事公移山東復辟以從嘗監
收嘉祥縣絲料垂橐而往垂橐而歸人服其廉尋陞行
省掾以卒次松次筠松從緱山李君元學用名公薦江
淮轉運司知事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皆
非其好也官將仕郎筠屢為憲屬所至有聲終予同
知綿州事官承事郎男孫九人思誠燾汝止烈熙煦汝
諧汝弼某思誠汝諧汝弼皆早世某未名而天燾熙俱

傳家學熙最知名女孫五人長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
弼次適同知真定路諸軍奧魯總管府喬岳之子木次
適張氏次早天次尚幼曾孫男九人康寧昭寧得寧寶
寧泰寧延寧來寧志寧道寧女六人子寧宜寧順寧福
寧喜寧季寧得寧順寧皆天元孫男一人元孫女一人
大德辛丑春松狀君之行實謂思廉曰吾宗由曾高而
上皆瑩城離石縣北下安村之原先大父終于孟門之
義居丁氏莊因葬其處先君既居真定愛其風土遂卜

宅兆以其藏瘞之制昭穆之次有不如禮者今改以元
貞二年二月庚申春先君夫人之柩遷于先兆之北凡
二十步惟先君不喜進取故設施止此若夫貞白之操
惻隱之仁為己之學義方之教則不可不鏡諸石以昭
示永久其材具矣子其為我書之思廉猥以晚生得拜
君床下且與芝等或聯事或同舍交深契厚義不能以
不敏辭竊念石洞之禍安氏幾絕今而子孫曾元宦達
衍蕃為海內文章家非君之陰功潛德有以啟迪之何

以致此然則表墓之文不獨使安氏之後知上世積累之勤厲聿修之志亦欲令擬汝南先賢襄陽耆舊而作傳者有所考焉是歲秋九月初吉述

恕齋先生墓誌銘

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蘇天爵撰

至治壬戌仲冬甲午恕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
二子熙熙皆前卒承重孫堅以是月戌戌葬先生于藁
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祔焉先生諱松字庭幹太原離

石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全廣祖昇皆不仕考滔故真
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于家庭尊聞行知聲聞偉
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
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
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為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
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于家嚴條
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
明白不為繳繞章句學尤善為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

暇則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充養完粹毀
譽歡戚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
隆年益高而德彌卽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
銘曰

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
著昭代進不為汙隱不為泰道周于身化洽于鄉年及
期頤宛然云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
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壙克示悠遠

素菴先生墓誌銘

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王守誠撰

安君既沒之七年門人鄉貢進士楊俊民狀其行來請
曰吾師儒者也墓不可以無文謹為之志曰君諱煦字
和仲其先太原離石人遠祖玠金修武校尉曾祖昇不
仕祖滔登經童第國初始家真定為本路儒學正考松
將仕郎江東宣尉司照磨君初與其兄熙居家自為師
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沈浸以求其義汲汲

不倦殆忘渴饑兄先卒事其父甚得歡心撫兄之孤如
己所生聞人之善則從與援助惟恐其不力受學質疑
于門者隨其材以立教人人咸有得焉山北陝西憲府
交辟皆不起延祐庚申六月癸丑終于家年四十有七
無嗣兄子壁垣以是月乙卯葬于蒙城安仁鄉之先塋
娶張氏一女許人未歸而卒別自號素菴有文一編藏
于家君少日嘗習國朝所制字書未踰時衆服其精辨
聖人有患惡疾者謂君曰死必火吾軀幸託君以全先

人遺體君諱之既死其家果欲火之君證難百至繼之
以槨卒令得禮葬遂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於地下其
篤于言行類此夫序以紀其實而銘以哀其終者也宜
繫之以銘銘曰

轂方者則不車質園者則不觚孰敞其室不達其疏孰
開其戶不旋其樞維古之人揆義以居默默以守維德
之符諄諄而退維聖之謨履端弗紆慎終弗渝後其可
徵銘以刻諸

雲峯集

別集類四元

雲峯集卷九

附錄

雜誌上

元史本傳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以易學名家作易本義通釋等書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力正其非作

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宗之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其族子浚為建明經書院炳文入署山長事再調蘭溪州學正

明經書院賜額緣由

行在尚書吏部符准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准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黃惟中狀申伏惟本州為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唐進士胡昌翼講學

之地歷世以明經舉者事跡顯著皇慶年間裔孫龍
泉縣主簿胡浚為從父胡炳文建立書院以為講學
之所若不告乞申奏請勅旌額設立山長主教將來
必至廢弛本司先委右修職郎宣州旌德縣主簿李
語前去體究得並係實跡保明是實本司再委右迪
功郎池州青陽縣主簿喬儻復行按實體得委是立
學教養人材本司保明是實批送禮部尋行下太常
寺勘會今行江南東路轉運司婺源州准賜額明經

書院本部即行銓注山長准太常寺所申事理施行
延祐二年月日奉聖旨准該部所申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明經書院會驗本院山主胡主
簿建議以星源為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先世明經
講學之地於皇慶二年上創建書院捨田養士申覆
上司奏勅以明經書院為額至元元年奉本路總管
府指揮備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該准中書省

咨來咨徽州路婺源州儒人胡浚起立明經書院捨
田地三頃弟澄捨田五十聘從父炳文主教事本道
廉訪分司覆察相同本省叅詳胡浚世傳名家置田
創建明經書院作養人材已蒙准設名額詔下禮部
議得上項書院若不設立山長奉祀主教將來必致
廢弛宜從都省移咨本省於例選相應人內銓注山
長一員俾居師位學校庶得興崇具呈照詳得此咨
請依上施行奉此總府仰照驗施行奉此於當年五

月內蒙行中書省銓注童起克本院山長到任勾當
外今將本院贍學田土經理條段項畝租數逐一開
具鐫勒堅石以傳不朽者至元元年十二月日山長
童起立石

雲峯胡先生行狀

家乘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
川始祖諱昌翼出大唐幼遭世變寄姓於胡因籍焉以
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仲者官國子司業與同

郡內翰汪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是也又有
曰伋曰侃曰捐曰搏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
謂槃水十年三進士藏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
學行推選為鄉校正諱允濟者為先生曾祖又有諱師
夔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為先生祖
諱斗元字聲遠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說易學之傳
肥遯于家道淑諸人從遊三百卒謚孝善為先生父故
徽之胡姓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

來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自幼
穎悟五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
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窓隙默
誦達旦日以為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
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各家之註
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
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有易本義通釋感興
詩通太極圖說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

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
文集二十卷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為集
解春秋禮記嘗為纂述至於陰陽星律醫卜之書諸子
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動合
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屈勢利澆風
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願曰質
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固不與見一日遇諸途先生以
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

訟者他又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
斯時人不足用為善者是不明人心之論也時臨川吳
卓盧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鳴當世自布衣以至顯宦
與先生道同志合嘗薦先生於朝義不就作隨齋記以
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
雲峯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第遣歸先生以求
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鄒季友王葵初董深山
同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汪紫岩汪古逸戴晉

翁皆尊先生為道德友凡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

任

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後郡守
屢聘至府庠為開堂試以激厲後學祁門汪克寬等

俱與
高選

至大間族主簿淀總管澄以四方來學益衆請于

朝建明經書院為屋數百楹淀捐田三項以供祭膳澄
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教鄉閭子弟草廬先生記其
成先生又慮學徒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
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為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書
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江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

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昏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上溯伊洛以達洙泗之源居之南一峯高聳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為雲峯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峯頽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劄謚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璋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

遠千里哭吊墓庭又有徘徊悵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
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州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
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教化播於遠邇條約
之嚴於堂齋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凜有生
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槩
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明經書院記

吳澄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

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沈迷人之能明之者
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
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
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詞之
尚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弊極識者憚之新安
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浚建塾于其
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
也乃與族父炳文弟澄議改築西山之麓為屋數百楹

右大成之殿左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
扁曰明誠曰敬義山顛構亭據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
戌落成于皇慶士子畀之土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
浚所畀以頃計者三澄所畀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黃侯
惟中聘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
而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
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其
始末予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

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真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
詞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簾窺
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語言以釣聲利而已此時流之明
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
於經可傳於後世者奚啻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
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
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城邵
子必春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為真

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
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說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
書衍溢乎天下况新安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
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
四方來遊來歌之士覩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
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
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經未
易明也忽之以為易不可也憚之以為難亦不可也志

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真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然曰明經明經高且未逮夫昔之經師卑則今之時流而已矣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淀初命吉安路龍泉縣主簿澄承事郎管領拔都民戶副總管炳文前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延祐丁巳冬十月文林郎前國子司業臨川吳澄記

明經橋記

汪澤民

明經橋考水胡氏建也考水在婺源北三十里山川繆繞外密中廣胡氏世居之李唐遺胄也考川始祖諱昌翼避朱溫難南走越胡氏遂因其姓尋明經登科人號明經翁家自考水東行五里有曉山踰嶺不半里有溪曰朱源溪橫絕中道距州城可十里許每霖潦勢激射湍悍甚翁嘗道溪上憫行者險艱橋焉衆利賴翁遂以翁名橋子孫嗣葺之歲久幾圯後至元戊寅歲五世孫

學易木以石創為洞橋屋數楹立於其旁材良石堅可
永久弗壞構亭橋側割其私田畝若干命守者饋漿茗
休息往來經始于某月落成于己卯八月庚午用財粟
凡若干工力凡若干婺源汪澤民自歙來展省橋適成
村者儼然羣進請紀諸石考周禮凡川梁司空司徒掌
之所以利民也今府藏所儲一金斗粟勿敢費州縣雖
以佐貳領道橋徧是反獲戾大為民病學也獨不靳私
錢績乃祖之績惠利于無窮是可書矣橋昔以翁故得

名今直題之曰明經橋以其家世明經也其本末自有
文故不書學字明善嘗同知江南牧馬府事有聲聞云
九月望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澤民記并書明經書院
山長李惟誠立石

明經書院重修記

程敏政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先曰昌
翼者嘗讀書其所居東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
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易傳

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浞暨其弟承事
郎澄卜西山之勝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
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得予額明經書院
隸有司而草廬先生吳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
蓋甲于東南元季書院毀于兵經殘教弛者百二十年
府君二十一世孫今鄉貢進士濬慨然思興復之族之
人亦協謀捐貲以應之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佑教
諭陳君簡上于提學御史婁君謙巡按御史胡君漢咸

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贄之者乃卜日鳩工集財中
作堂為講道之所左為祠以奉雲峯先生右為室以居
諸生之肄業者前為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庚子
九月朔落成于丙午十月望舍菜之辰衣冠畢集山川
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焉不替益隆矣濬
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永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
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敢復僭辭
之再三弗獲則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

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
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
微六經常為空言于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
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十餘年至宋兩程夫
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說經以詔
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
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
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

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
回視夫託空言以矜口耳釣聲利于一時者其侮聖叛
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明晦而世道之隆污繫焉洪惟
我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雜以他道永樂中又表
章六經及程朱之書嘉惠學者列聖惓惓思得真儒以
佐化理經之明固有日乎惟程朱之先皆出新安而朱
子又婺產也雲峯先生近私淑之其家學淵源既有所
從來而書院又昉於此乎後之為師為弟子者其勿墮

于俗學之陋為應世之資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
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真儒復出于程朱之鄉
淑其身以及人躋斯世于唐虞三代為天下先則明經
書院之立為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走鄉之末學
竊有慕于明經之風不敢不勉故輒書之以附草廬先
生之後既以自愧亦以自幸云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
左春坊左諭德同修國史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官郡人
程敏政撰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
之山川來羣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蓋吾儒之
一脉自義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
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途如功利如記誦詞章豈道德
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
之最高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
統之有宗會之有源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垂中天之極

而星拱子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
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茲文獻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
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
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
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
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爰從兩山之間初此亦
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華須歛於秋實
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

好倘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真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
要高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收斂放心要通今而不
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固慤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
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奧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
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
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橫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里
如今皂蓋朱幡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顏白髮極知簿書
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拊

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羣彥於焉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為
尋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捐於膏田扁
額不忘於鼻祖尊經為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
一椿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
流探其源採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為堂旁
為齋高為亭深為室倣武夷築室之規溪演迤以翕澄
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廈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

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黃卷豈獨抱遺
經而究終始俱期繼絕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
偉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裏乾坤元氣
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羣書探閭奧明明萬象
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虛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

立為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
參太極

上 詩文為末經為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
光萬丈

下 玉歸琢磨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
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深衣大帶以徐

趨言準繩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棟桷大棟梁
收學問之奇工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于
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予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基

賀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敬存

共審命頒省闥位正儒宮芹泮生香獨為守禮義之國
杏壇振響奚必去父母之邦龍象筵開爲魚機轉竊以
天下道為最大煥若日星古人學必有師歸然山斗矧
表儀乎學校尤關係於綱常障百川迴狂瀾韓愈始無

慚於博士徒清夜動春酌鄭虔亦奚取於廣文就茲去
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
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
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頭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自
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於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繡斧行
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裔喜有
聞孫敢攀孔席之春風入布周庠之化雨狐狸號魖鱖
舞宮牆方尼於羣陰虎鳳躍蛟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

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涌以雲蒸觀聽維新氛埃一
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
過計泛觀人物厭者舊如家鷄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芻
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
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時而收大
學中庸發知行之底籍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功夫溯周
程有繼往聖之功念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
之日月底幾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時

仲尼周公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日玄齡如晦之勲
端自河汾而選出顧堅晚節式副輿情某徒有斐狂不
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
浮名惟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
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他人不如同姓公毋首宿盤之
吟得賢能立太平將促薇花省之召其諸依嚮罔既敷
宣

刊四書通題辭

張存中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
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
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賁付
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為此來茲書府承
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
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註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
為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
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錄為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

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于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攷索云天歷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于余氏勤有堂

跋雲峯鄉賢祠記後

王仲儀

儀擯于春官退守鄉校草庭程公實序賓先祠蓋議於此時朱君續郡志儀具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闕秉筆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惜之此

記引孔子殷人孟子魯公族為證本原的稱草庭屢以
為屬敬謝不敏雲峯胡公能為草庭奮筆發鬱識者莫
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沈抑寥遠不
能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為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
其故處以為異過而躊躇萬一復冀矧吾新安重以朱
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岱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
不愧為二程遠孫云王儀識

孝善胡先生謚議

俞洪

洪等謹按禮男子生而有字所以昭德死而有謚所以
易名古之君子官于朝功績著則君賜之謚以表其平
生所為之槩其肥遯于家以道私淑諸人則門人追而
謚之不沒其實其要在於可傳而已昔王通氏講道河
汾其沒也門人以其合於易之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
曰文中唐孟郊昌于詩者也亦謚貞曜至今議者不以
為過先師勉齋先生行修而道立學廣而識高杜門教
授踰二十年安貧樂道始終不渝游其門者成就居多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幼失怙恃而終身之慕
垂老益堅雖踰七十每對人言其先人遺事及朔望謁
拜春秋祭祀必欷歔流涕不已由此觀之可謂孝也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生嘗以積善二字書之座右
其語洪等曰善只是一箇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事之
不是非積善也又嘗訓子炳文曰我老無能然平生未
嘗取一非義之財為一非理之事死可無愧由此觀之
可謂善也洪等合議請謚曰孝善先生雖然此洪等私

議也先生平日立身大節表表偉偉上之人誠能得而
用之移其孝可以忠君推其善足以澤民斯孝也斯善
也不惟吾徒知也將一國天下皆知之惜也先生之道
不行而止於斯也豈天固留之以昌其後邪洪等幸而
受業於門佩先生之德不敢忘輒用倣古例而為之謚
惟鄉先生裁之謹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戴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考川鄉先生

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南來寄姓於考川之胡因籍焉曰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者也弟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集存于家自侃又三世有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於公為王父四世有

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於公為父一
門十餘葉組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聞家而獨考川
之宗稱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
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
意深遠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
為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橐櫛筆起山林
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
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闔門養志以樂

後進從之游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可為碩儒嘗曰
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
善吾庶幾勉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逮養為終
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泣不能已塋隴時躬灑掃老
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
可謂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
人間世當可十餘稔耳顧考川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
死汝輩葬我須不遠考川至是論訣復屬諸子我家明

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母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
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川之高倉太守派
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
燦文女一孫男四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
君回前進士江雷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
燕其獨轟其伏既安既睦是為孝善之下前進士剡源
戴表元撰

呈雲峯先生上元桃花悞道歌

練伯珪

上元散步入桃湖忽見花開深自娛
煙籠火樹薰玉兔
風笑霞天撼金烏異品昔何逋
禁苑孤芬誰許刺玄都
無言自契先天秘有象還藏太極圖
君不見阿先蓓蕾
未開時髣髴九初可弄之藥兮
始拆儀象見萼兮既分
卦畫支露飲天根酣紫陌
梟生月窟妬紅姿靜玩中間
來往意三十六宮春可知
又不見生氣渾然太極存
陰陽動靜互為根色施朱粉
味甘苦歷歷可指五行論
葩含奇偶體方圓昭昭可識
乾與坤更看枝頭千百顆那

非萬物盡還元況汝天儲五木精知應有道擅芳名破
臘雪肌堪與友凌波塵鞅空盈盈禪師一見祇成幻雲
臺擲樹奚足驚對此徜徉清興足敢歌吾道問高明弟伯
理同受易雲峯先生後隱
德興桃湖號桃湖雙隱

雲峯集卷十

附錄

雜誌下

荅胡主簿浚書

吳澄

澄異時道經南劍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往往得文字所
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
母邦也百餘年間君子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識其小
應有足徵之文獻常欲一至省想風流以起予高山景
行之思而未能也足下顯揚世美創建家塾遠惠書札
陳誼甚高此區區之所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一
區初若可嘉要其成績卒無可紀虛設其名而已足下
其與尊叔父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招集俊士精勤修習

于其中真實用功俾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踐今所言償今所志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之所願見也記文就附汪簿遣達謹此謝來施之辱所期於後非止如今仲虎先生同此道達二閣下其留意不具

荅雲峯胡先生書

陳定宇

近齋心价者捧至數字披誦方知有八月半之翰而未領隨即虔荅并索及四書發明四小帙附齋心回便拜

呈今不知已到未此月望賓暘方遞示前翰連張累紙
詳真謙厚雖得順下而聽何以過之快甚快甚賜報諸
作姓名明經人才之盛足見師友淵源敬歎久之王蔡
初聞其名矣董李真以乃翁所編蔡傳附錄纂疏來竭
力與刪定補註內有蔡初批字刪除處見其學識不凡
因附書達蔡初不蒙一字之荅想是李真匿之其說甚
長他日有會晤緣當及之拜問本義一條寫去之後隨
即悟文言乾九二夫子明有龍德正中語已悟所疑之

過今蒙詳教頓覺豁然以程子中無不正及未濟九二證之了然矣朱子曰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此亦易不可為典要之一知正例而不知變例固不可也惕厲亦是過疑蒙批教詳明尤幸幸朱子曰無疑處却要無疑有疑又要無疑使我之有疑得以無疑者先覺之賜也感刺感刺賜報本義通釋外尊著不一既未板行又難盡供又賜報四書通旨之著前信將謂未成書以今尊諭覘之書成矣坊中四種附錄為最纂疏多不

滿人之意集註畫依樣葫蘆而已不堪視覽故不得已而有發明之編今蒙批諭謂纂疏集成多有差繆可謂先得我心又報集成外添得數家亦難得也大學有盧玉溪通義最不易想亦在一家之內若夫杜實之學庸講義陸坦之木鍾集纂疏已畧取之但未盡善爾前信欲拜觀通旨數十板欲見規模大槩

其二

櫟昨宿陽行僭厓畧數行字以請茲領教墨三復如侍

典刑大槩人之作文自是者多服義者少非絕不服義也亦多有自知不明而不知己之為非知人之不明而不知人之為是者彼有一等私小之見橫于胸中恥己之失惟怨勝己者又不論也此所以易於召鬧也二三先生納之鬧鬧中亦既拜命矣鉅帙六謹以緘付來使前名外其餘不欲嚴於去之要亦無以大相遠其雜排之以附于後唯命其截斷不使太泛亦唯命至於銓次之間櫟管蠡之見豈敢自以為是不契尊意處聽自高

下易置之更唯命秉超卓之見以持公論之衡鎮喧囂
之辭而立吾道之幟不能不於先生有望焉經疑前六
篇實欲聞作者姓名知其文不知其人亦理所不可也
其餘諸經古賦前名俱乞於後便中寵示金榜批教姓
字卷上多撰他名或代名不可以為據敢乞介意玉湖
相公先生尊賜皆出先生之吹噓感戴感戴已修謝書
并及之矣回仲儀郡博一緘併此附去頤指呈達為荷
楮短心悠未究忉忉惟高明鑒之未見間更望珍璫以

壽斯文不宣備

上雲峯胡先生書

鄒季友

都易

違去十稔渴心生塵邇者乃獲趨拜函丈款承語誨抱
道足德之氣盎然充溢見於動容周旋發於口笑聲歎
食和飲醇使人意融心醉所以沐浴粹溫而銷鑠鄙吝
者所得亦宏矣今而後知瞻承之不數為可自憾也近
之不厭遠之有望離逝未久尊仰已深古人云百里一
士猶言比肩今環數十里間能以道淑諸人者落落不

晨星如獨先生歸然儒林中雪苑霜茂之幹膏馥沾溉
陵莪菁菁其有功於斯文迨未易屈第二指也既壽且
康每旦必祝書傳中音釋極感訂正倘遂可傳先生與
有惠馬甲子配卦兩圖後一圖已蒙賜教前一圖并錄
示尤幸也

簡雲峯胡先生書

胡敬存

某前月底芳載兄介拙字以瑣事上涸聽司計徹尊覽
矣適玉湖總管公道過璫溪得訊近履之詳其別也亟

挈楮拜字蓋以易啓蒙一疑就正于先生故也某比覩
淳梁州賞試題單策問易揲著掛扐之法云第一變得
九者三得五者一某以啓蒙攷之得五者三得九者一
耳又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九用六陰陽各居
其半今老陽十二老陰六是重三出而爻一出聖人筮
法或不然也愚以啓蒙證之切謂陰陽各半通六十四
卦而言聖人作易法也老陽十二老陰六指筮法陰陽
饒乏而言聖人用易法也與聖人筮法何不然之有謂

其不然愚不敢以為然也定宇先生因其謬誤作字付
正敬存舉以示人輒云所問者掛扞之數非揲著之法
審如此則揲著掛扞果二事耶異端惑人可為一慨先
生邃於易者也註書以惠後學守正以闢邪途素矣茲
抄問目全大拜呈乞賜批教亦正人心之一端也玉湖
回千萬賜以尊報幸甚冬杪拱俟回轅專圖侍省秋暑
切丐金玉體府以棟吾道不備

其二

某故臘知尊車自金陵回取道鄉曲越一日有傳似寄
聲者先弗克候繼莫及追我知罪矣如此慙負何今春
念欲進侍一洗積別之懷而出門若礙惟勤尊嚮而已
夏初洪嬰兄來璫溪捧示教翰拜讀如見典刑之為快
坐間詳詢尊履知今年為江浙諸貴游書聘先生平生
躬行都是易又以習中所流出者著為成書公傳道之
不一出琅琅講鐸宣佈於其徒而不顯諸用將何施哉
某恨不得雪立諸生後茲有取覆休陽戴兄庭芳近得

其先君子墓銘于中朝諸老遠邇多賦此章然於吾州
獨未求尊製以為欠事謹納銘文一本拜呈蓋庭芳為
子西公甥子而某又與為文字交故敢斗膽以進揮掾
筆發幽光正孝子順孫所望於大人君子者願勿多遜
稱隱汪府判為庭芳岳丈昨為其致書于北村山村二
先生得詩甚佳然錢塘詩名家不止是併去四本上于
鼎呂一轉而多辨之至願至願庭芳以未拜舉比不敢
奉書就有微儀申納甚覺瀆尊尚謀專緘導謝敬也去

介葉氏於杭市作小經營有半月留其回也已囑其求
賜尊報切告矜從如某拜德惠不淺謹此申覆惟冀節
宣為斯文自玉不備

送胡雲峯赴道一書院山長詩一方虛谷

蓋與上下立乾坤眼底無人可與論分數不難升地位
絲毫未易見天原因重文字窮義畫追肖生徒半孔門
斗食泮池何足挽晦菴異姓有雲孫

其二

近沿關洛至乾淳遠探義圖未畫真自古斯文原有種
即今所學不無人轉移鶚泮希聲起判斷鵞湖正論伸
魯國諸生仕鄰國變齊同固杏壇春

道一書院乃廣信程月巖先生紹開

所建月巖宋李碩儒蓋將以合朱陸二家之說故虛谷云然

寄明經書院山長雲峯詩

唐筠軒

雲翁揮塵冠蓋集安國養士庖廚香福田祇為孔孟種
易蘊盡發程朱光駿奔孝孫酒灌地君蒿盛氣神歸鄉
白駒空谷仰前哲有客來自春風堂

金陵明道書院有春風堂時雲峯歸

自金陵

送雲峯歸婺源詩

方虛谷

太儒疇昔起乾淳天地星源一脉真肯使我為修學記
始知君是讀書人流泉要驗胷中活死草無拘紙上陳

太極初生第一點尋根細認古今春

雲峯古修嘗求虛谷作晦菴書院記

四書通序

鄧文原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
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攷求

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
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
使學者而無所折衷予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
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
為臆說以銜於世予常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
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而卒以不如
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盛
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

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
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
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為義尚矣若
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
之旨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巴西鄧文原叙

純正蒙求序

文天祐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伊川釋之曰養正於蒙學
之至善者也蓋物莫美於蒙蒙莫貴於養養莫大於正

曰蒙亨未有蒙而不亨者也曰童蒙之吉未有童蒙而
不吉者也蒙者童之初樂子之無知樂其蒙也樂子之
無家樂童蒙也童則有知矣有知則求所以養之矣養
也者不揠苗助長者也養而正者不以狼莠害嘉穀者
也漬則不告所謂憤悱啓發者養也利貞所謂非禮勿
視聽言動者養而正者也養而正蒙其聖矣乎雲峯胡
君以純正名其蒙養之書會為三條倣鹿洞之規釐為
三百六十六句象歲功之成旁搜博采網舉目張非苟

然者矣予識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於繇之利
貞豕之養正固已允蹈之則於初之發蒙上之擊蒙何
齟齬之有是書也有益於人心之書也豈直四言韻語
而已哉予竊怪近世童子能言者其父母師長多授以
長恨歌琵琶行之類徒取其便於佔畢耳不知淫辭詖
行入耳著心如腥穢羶惡之物沈著污膩於腸胃間使
夫人自壯至老顛倒汨沒於飲食牝牡之區而不知悟
蓋所以啓之誨之者久矣不正之書其禍人心也孰大

焉吾故曰胡君此書有益於人心之書也丙戌孟夏十有八日廬山文天祐書于星源客舍

純正蒙求序

吳遜齋

古者聖人教人設司徒典樂之官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為教至詳也禮經所載况已闕遺至後世則大謬方當佩觿之年父師所以教之者不過對偶聲律之習所以期之者不過科舉利達之事

下種不嘉受胎不正已在斯時拱把之不養安得桐梓之可愛萌蘖之不獲安得牛山之濯濯邪無怪乎學術日陋人才日卑風俗日不古也蒙求之書先儒為之者凡數家矣吾邑雲峯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為一篇名曰純正蒙求彷彿文公小學書之遺意雖其綱不出明倫立身接物三者而蒐萃之力勤矣所以為養蒙作聖之功宏矣予閱之累日曰說若稽古至三萬言不若作此編記道傍碑不失一字不若誦此編世之勛於

著書者多矣未若此書有益於世教云

書雲峯明經書院壁記後

胡梅岩

江聖澤妙齡劬書受學于吾家雲峯日取前輩嘉言善行揭于壁代東西銘積久頗多葺為壁記難兄古修先生引易大畜序其首節初齊先生從而申之聖澤復徵予說迺撮拾兩先生之遺作大畜演義曰言行固貴多識然必以其德始不徒識前言雖嘉聊資口耳之空談往行固善祇為牆壁之美觀於吾德何有德者得也謂

其得於心也識而未得猶外物爾多識以知言畜德以
行言知行互進學之上也壁記取載知一字行一字必
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分二卦論之上卦艮也下卦乾
也聚下非知乎居行非行乎而所行皆求止乎至
善仁敬慈孝信其良之止其所者乎必如是始無愧於
大畜又即互卦論之下互為兌上互為震朋友講習以
致其知恐懼修省以力其行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
即卦序論之先之以無妄而知行無虛浮之弊所畜皆

篤實繼之以頤而知行有涵養之功取畜愈深厚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以卦變論之大畜自遯來遯何時也遯於戰國孟荀子自畜學遯於秦孔叢子自畜學遯於新楊子自畜學遯於隋文中子自畜學不以天山遯之時而輟山天大畜之功斯文所以千載一日也噫亦在知而行之爾既以是復聖澤竊與雲峯共勉焉甲申陽至後十日胡次焱濟鼎敬書

重芳集序

陳音

雲峯胡先生仲虎家新安之婺源宋李講明道學以續
考亭遺緒四方賢士多受教於其門時族子浚為請于
朝建明經書院且與其弟澄皆捐田以膳學徒舊嘗鑿
池於來山之陽作亭其上所居之槃水為橋以利病涉
當時著書多而積書富雲峯文集凡二十卷其事具載
于家乘及圖籍可考元李驛騷書院厄于兵燹故趾膳
田皆為異姓所有池亭榛莽橋亦傾圯而書帙遺文皆
散逸弗存七世孫用光有志興復未克就而卒成化辛

丑其子邑庠生德淵乃具書院顛末白于當道檄有司
為之鼎建又明年癸卯德淵領京闈鄉薦有司旌以綽
楔扁曰重芳以其能濟美先世而名之也昔之膳田見
據于他姓者德淵皆以義敦諭而漸以來歸而又疏池
作亭開道成橋皆復於其故處翼翼然具飭宛若雲峯
之復在於當時也廣詢博訪凡先世書帙散在諸家者
皆懇購以還雲峯遺文自用光時隨見隨錄至是凡得
百五十餘篇德淵質諸有道正其訛舛以白其縣侯為

之餒梓行世於其家乘則續修之以補其所未備嗚呼
德淵之用心於其先世可謂勤矣其友汪廷信王希仁
輩采其興復事蹟分為八題為徵詩以褒其勤目曰重
芳集蓋亦因其綽楔之舊名而表揚之詩彙次成帙持
謁予屬序予惟自古貴室豪門第宅田園之美臺榭池
亭之勝書畫器什之殷俄頃間轉移於他姓其子孫不
能自有者曷可勝紀今雲峯之遺趾故業書帙遺文轉
散於人歷百有餘年而皆克復之以歸於其孫蓋其道

化之盛足以動人人慕其風自有不忍據之視夫徒豪
貴而人易忘者大不相侔故其散無不復然非其子孫
用心之勤則亦莫由得復而之也德淵可以為人子孫
之楷範矣然此特復其有形者耳若其道化之隱於無
形者子孫苟能復之體諸心身見諸行事則施無不達
動無不化天下後世所以景仰之者豈異於今日之景
仰乎雲峯哉此則孝道之大而尤不可以不復者德淵
尚語其族人與偕勉之

雲峯集後序

元皇慶延祐間婺源胡雲峯先生以道德著述鳴東南
若饒郡朱氏公遷同郡陳氏定宇同邑汪氏古逸皆推
尊為道德友蓋自考亭之後餘干饒魯之學多叛其說
左右私淑伐舛訂訛若先生輩功寔居多臨川吳文正
公嘗以是稱之遺其高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先生沒
其裔孫用光始裒其遺文若干卷上之後經市火板刻
亡矣歎自蚤歲嘗嚮慕之比來守徽乃先生桑梓之鄉

雖未得肅瞻祠下惓惓以訪求遺文為念適先生嫡孫
濬解崇陽令去典惠郡教事始取其家藏本命知縣羅
縉刻之嗚呼先生道德垂諸簡冊功業著於書院教化
播於天下後世而遊戲翰墨之文師友應酬之作與夫
大儒君子之所贈遺者不得與性理四書並行於世非
闕典與有志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間考其
師友淵源之所自則考亭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
言於天下矣然則是編也豈容以才人韻士之文例視

之哉因贅數語於末簡正德丁卯夏五月端陽日賜進士中憲大夫徽州府知府前監察御史博羅何歆書

雲峯集後序

昔王通氏作中說太史公作鑑論俄而散逸賴通子福疇太史子遷訪而輯之而後二書始傳噫父子相繼尚不免放失而况更世歷代兵燹相仍能保其幸存而不泯乎婺源雲峯先生在宋元間倡鳴朱子正學及門無慮千數所註四書通易通感興詩通等書梓行于世而

太極圖通書通西銘通五贊通書說甲子配卦圖六
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爾雅韻語大學指掌圖四書辨
疑五經會意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名載
志籍俱散失無存先君子用光每得片楮如獲拱璧濬
繼輯之凡序記詩文書啓等類僅百五十餘篇邑侯藍
公文繡刊梓未幾燬于市火今邑侯慈溪羅公薦卿復
壽梓傳男璉博訪藝饒休歛巨室得遺文六十餘篇以
類入梓而通書西銘二通明經書院小試錄族儒梅巖

先生文集石丘先生詩集皆前此未獲而今得者璉亦
知所重矣嗚呼百千萬金之產家所仰給尚有弗克永
保而况遺文匪食匪衣苟非神物為之守護郡邑賢大
夫為之宗主文獻家為之搜藏子孫為之珍襲其不淪
於童幼婢妾之手風雨蟲鼠之壞者幾希此予父子三
世之用心雖不能如史遷福疇之大輯而殘編斷簡復
續於異世煨燼之後夫豈無所自哉感慨之餘特書以
告來者

秋澗集卷二十

韓齋小集呈幹臣詩友

辛卯十月十日

十日秋霖不出門
偶同藜杖步城垠
故人雅有平生好
尊酒時陪一笑溫
野菊翻香憐晚節
露菌團蓋任朝暾
暮歸欲乞天孫巧
却嘆儀曹是妄論

送同仁甫之任武陟

寬則民輕猛則殘
化行州縣固應難
紀綱綜務常誇最
臺閣推勞不素餐
能盡絃歌千室樂
何憂風雪一家寒

來辭請益吾何有一札恩書與細看

秋澗集卷三十

晚入定州北門偶得

千雉嚴城鼓角寒當年韓富倚為安後人若笑書生懦

白羽風雲屬將壇

春日睡起偶書西墅東軒壁

留連春色花陰蝶斷送林歌雨柳鶯更愛靜中消遣處
春愁滴破聽槽聲

秋澗集卷四十六

祁氏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楊敬人求名字其四子予謂為善好學積累能文則協氣感發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滙瀦一旦洩溢騰而為雨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祁氏子誠能勉力進修則於立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命意焉澤字潤

甫淵字濟甫源字湜甫濤字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母
忽

秋澗集卷七十

大成殿上梁文

寶位龍飛首闡大猷之化儒宮灰冷鞠為茂草之區恭
惟總管陳公爰自下車慨焉興感仰體右文之意推明
樂育之心因政平訟理之秋舉禮在寶亡之典大復素
王之宇重開太極之天於以增聖道之光華鑒晚生之

耳目矧惟治本一出化原猗歟岳牧之心擬變詩書之
俗落成有日神化無方折雄冠殿佩之徒趨庭受訓易
篆刻雕蟲之子執簡傳經奠兩楹之豆遵舞三代之韶
簡伸嚴祀典咸啟敬心猥承縫掖之流可後闕宮之頌
有來多士共駕虹梁兒郎偉

拋梁東萬古宗風一泮宮賴得賢侯扶聖教太行元氣
魯龜蒙

拋梁南奕奕新宮播盛談一旦詠歸欣有地北山休掃

讀書龕

拋梁西聖學如天不可梯須信小成徒洒掃互鄉名與
大賢齊

拋梁北萬象經天瞻拱極文奎高射德星明昨夜騰光
滿營室

拋梁上偃植圓又屹相向人從懸甕發丹書堅與西山
兩無恙

拋梁下適衛屢為瑗所舍春風綠滿杏壇陰從此西遊

宜稅駕

伏願上梁之後邑多君子世極文明國本固磐石之安
天子享萬年之壽斯文有在振木鐸於中天遺法復行
得人材於鄉校舉霑寸進仰答明時

鎮國寺上梁文

伏以坤儀佐理已收純被之功象教加持妙極大千之
力爰擇鴻都之右輔聿興蓮宇之新宮我國家崇報是
圖慈憫為念演三乘而設教歛五福以錫民一朝之後

罔及於國人萬有之施悉供於內府於是郢斤運巧鄧梓呈材有采神力之無方遂極天下之大壯桓楹修棟鬱雲氣之上浮疊拱層檻屹邱山之壁立仍差轂旦共駕虹梁用綴蕪辭式仲善禱兒郎偉

拋梁東六合天花散曉風隻履不煩蔥嶺去九天開出梵王宮

拋梁西萬劫塵緣妄想迷方寸欲明諸佛果正須一勺自曹溪

拋梁南莫陀龍門萬佛龕會使樓櫺雙樹地萬方來此
發經函

拋梁北萬像森羅朝帝極我為禮此玉毫光聖德無量
千萬億

拋梁上寶氣瓏瑤諸佛像我今建此內道場海會龍華
無盡藏

拋梁下千里王畿際兩稼年年鐘鼓樂清時共對神明
霑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天低法界海沸潮音山河扶繡戶之光
日月擁雕簷之氣永將寶供仰贊皇圖奠金城不拔之
基祝天子無疆之壽

亳州太清宮上梁文

至道無名混太清之一氣真人首出廓眾妙之玄門載
歆道德之言實翊邦家之化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潛輝
柱史肇迹瀨陽千年丁令共仰神遊三尺兒童知尊聖
祖故歷代備褒崇之禮皇家極樓觀之雄雖九闕伏

於淵泉而紫氣日躔於天宇嗣興有數今見其人演化
宗師真人德紹蟠間教流白霄遠乘鶴馭來住琳宮爰
即遺基重興丕構用篤皇家之祐先開紫極之宮及覩
成規有光往制烟雲晻霭車回隱玉之鑾仙聖起騰日
仰猶龍之表恭依善頌用駕虹梁

兒郎偉拋梁東綿絡鈞天夢帝宮適喜頓然還舊觀玄
都仙客振孤風

兒郎偉拋梁西萬里黃流入望低為謝尋源張博望故

家仙李又成蹊

兒郎偉拋梁南聖牘玄珠閱不談且置金華丹寶說請
從河上發經函

兒郎偉拋梁北玉帛中天朝萬國玄風度會雪山陽柱
下有人談道德

兒郎偉拋梁上天蓋蒼蒼含萬象西昇不著五千言萬
古流沙空悵望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廈道家設教貴無為裘

葛暄涼自冬夏

伏願上梁之後人庥道廕世沐令風山河扶繡戶之光
日月擁雕梁之氣竹宮望祀休誇漢武之祈靈故宅徵
符已表吾皇之萬壽

萬壽宮方丈上梁文

伏以起百年之構植大本於宗門葺一日之居見恒心
於君子萬壽宮之丈室自昔中和之起廢逮今六祖之
丕承物既獎而更新制有增而匪舊敞植楹而中起翼

兩室以傍開雲霞謁疊拱之間燕雀賀華棟之上前瞻
玉境通暢玄風後壯宸居擁陪法座況仙馭來臨之有
日令威歸語以無時功既落成衆孰不樂倚疊如山之
壯聲單肯構之誠重光動淇水之波佳氣鬱太行之色
式扶脩棟可進謠詞

兒郎偉拋梁東燈火春城動竹宮看取洞天閒日月佩
環聲在步虛中

西冉冉春雲去殿低莫道靈章仙秩峻青霄有路似丹

梯

南故院當年一畝菴
碧瓦朱甍今覆壓
後人光大儘無慚

北五福從來尊太一
碧霞千古振孤風
奕奕神光長拱極

上符籙潛珍無盡藏
光芹未暇詫青藜
六代傳芳主函丈

下玄教扶持衡可迓
德星所在風雨時
萬里如雲看多

稼

伏願上梁之後教基大闡福地重新五雲來崑閭之仙
六甲秘風雷之奧華簪列拜再光傳度之儀金簡朝元
永肅焚修之供以茲快樂普洽生成

太一宮清蹕殿上梁文

伏以顧瞻琳宇已嚴上帝之居婉孌

闕

龍聖人之

作恭惟皇帝陛下圖回治道寤寐幽人爰從潛躍之初
重有中和之醴風雲允協文物

闕

道而沃帝聰

曾一言而利天下師今不見意若無閑大駕以來臨

駐故宮而懷舊漢文授經於河上何以加諸軒后訪道
於崆峒初不踰此以茲寵握光極玄門念我後人思皇
睿眷故大起御天之構庶少伸就日之誠既獻歲以儔

功乃

閑

而考室敢陳善頌用駕虹梁

拋梁東夜鶴林驚蕙帳空一自翠華臨幸後至今

閑

鎖春風

拋梁西尚記春旗簇仗齊真氣滿空驚戶牖光芒

閑

暇

到青稜

拋梁南論道當年有與談
萬乘賁臨猶望隴非緣參訣
發經函

拋梁北金簡朝元瞻

問

萬歲永無疆更願八荒

開壽域

拋梁上碧瓦朱甍遵大壯
五雲佳氣鬱蓬萊游像心思
仰天仗

拋梁下華表人歸餘道價
九天雨露有偏恩不遣靈章

隨物化

伏願上梁之後日月擁雕楹之慶山河扶繡戶之光道
貌以之增輝真仙為之改觀雲紅黼座濃薰花氣之香
風肅泰壇光動竹宮之祀斂茲廣福錫厥庶民會此明
時普同至樂

春露堂上梁文

伏以飛鳥知還固擇安棲之所敝廬託處舉懷必算之
心秋澗老人樗櫟散材萍蓬遠宦東西南北兩紀奔馳

雨露風霜終年偃薄久矣壯年之倦浩然故里之歸延
構新堂不遺舊物豈獨廣居而移氣蓋將追遠以顯親
連甍接棟而中列三楹却暑回寒而旁開兩室俾春秋
寢祭衆免勃磈節叙賓筵喜同笑語惟是時思之切仍
題春露之名言舉斯心界之來者承承繼繼無追佚前
人之光鬱鬱葱葱非祇謂喬木之美爰扶修棟例有歡
誼

拋梁東旭日紅駘蕩春陽滿太空人喜廟堂真宰出不

煩東觀論青蟲

拋梁西萬瓦齊撲地間間似碧鷄春露堂中春自好何
嘗有意夢沙堤

拋梁南合朋簪友道微來不易談正有歲寒三益在風
簷先種兩株杉

拋梁北正統一東巨扶桑略西極一堂雖起有先憂所
願八荒開壽域

拋梁上天蕩蕩光動太行三萬丈主人投綬已歸來夜

鶴不須驚總帳

拋梁下觀治化叶氣薰然衡四返過門有客問行藏蓬
纍而行得時駕

伏願上梁之後里多仁美門掩春華歲時豐穰問甚盤
中之宿物情和好爰及屋上之烏對牀賡風雨之吟開
卷得聖賢之樂倘使少如所願不為虛度此生

秋澗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于製作

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于紫陽遺山鹿庵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為多及壯周旋于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于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

迫有志未遂一留意于文字間義理詞語愈通貫精熟
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
為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
言必大傳于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菴
菴在疚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為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
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
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

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
為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
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本流傳于世

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
濶之遇予以見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
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拜叙書于後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濶其號也從游遺山
紫陽鹿庵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間域語性

理則以周邵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
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
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敷歷中外內而金馬
玉堂外而多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
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詔卿嘗集公
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
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置之黃閣未幾咨
發江浙行省議鉞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庾申

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
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
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
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重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
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為繕寫以授刊者工
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
以畀後學刻之卷末云時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
月古衛王秉燹謹序

牧菴集卷三

元姚燧撰

趙樊川集序

樊川省密公長安別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有墅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為樊國者同其時耶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中舍杜牧名其集為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為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奇繁蒼凡可娛心而駭目者

悉甲其鄰人亦目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
者惟大參楊公西菴為絕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
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
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沉幾先識算無遺策國家亦以
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饒總管通議
君訓始撫遺藁百數十首為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
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
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

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日發閱篋中袞睹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惻惻久之恍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
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惟將老
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
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
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

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
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厯元年冬
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壯齋東墉下作序

雪樓集卷二十四

跋陳了翁海上家書

紹聖史官修裕陵實錄專以荆公日錄為據忠肅陳公居諫省首論其事坐貶合浦復著尊堯錄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大抵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為荆公既沒宗其說以植私黨者卞其首也抹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此書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詆誣譏玩之語皆小蔡偽增非荆公親錄又謂詆譏輕慢至深至切

非臣子所忍言又謂自分必死無生還之理至其末超然洞究內典之旨死生一致冤親平等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卒之流移竄逐顛頓道途無寧歲蔡蕤之据石城之宵瀕死者數而浩然剛大之氣不少挫沮觀此書槩見矣樓攻媿嘗跋公帖謂人之立於世忘溝壑者不足以爲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爲勇士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於此書亦云太平荆山師寶藏此卷豈以其斷恚忍辱脫離苦樂故耶書後

之題果誠齋否謂此書為公絕筆蓋為臨終訣別等語
所眩公謫合浦後轉徙數州宣和六年卒於山陽蓋訂
之元貞乙未正月晦書

題譚公植提學西戎受貢圖

周官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邦國致其珍異明
有尊也蠻方鬼國之人翦鬻獐怪如此而亦好是懿德
于以見君臣之誼不可廢也畫筆良古諸老姓字宛然
鄉林故物垂二百年矣流落可念公植其慎護持之元

貞初元良月廣平程某觀于三山繡綵堂

題譚提學山水小軸

此幅不究其為何人手蹟而用筆精甚毫芒杪忽瞭然可辨殊非草草者余意用工如此可以言畫矣而前輩評論固有取於迹簡而意淡者何也余雅不識畫持以問之梅屋主人元貞元年良月七日

曹文貞公詩集卷八

讀諸公詠雪詩因思江淮饑民罹此嚴凍用韻寄

湯廣文三首

初冬小雪飄佳瑞肅殺由來是發生閑歲豐登今有望

廟堂調燮勝良平

瓊瑤遍覆三千界乏食生靈作麼生試上高樓望西北

愁雲潛滅瑞雲平

清聲先到讀書闌似整還斜密又稀應似客途春欲暮

梨花輕逐柳花飛

曹文貞公詩集卷十

水龍吟用史藥房韻

匆匆沙際春歸草如綬帶交加翠白雲縹緲四年相望
李應歸未拘束微官踉蹌俗狀較人閒氣想顛鸞倒鳳
天公不管誰會空中意自要看時撥置問誰家小欄
堪倚雲間公子為能邀致愁懷一洗紅玉擎杯朱弦理
調偶然成醉奈眼前俗人催人頓起百端愁緒

跋

右漢泉漫藁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七言
古詩長句律體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管勾復亨什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為十卷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
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
公為序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於余
言是徵四公當世文章士也紀述之詳歌頌之美雄贍

悉備矣以余言為然當聞三百篇之義尚矣美善刺惡
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則溫溫乎如祥風甘雨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發之
為政事播之為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
數歷中外宦轍四方故其寄寓紀述懷感諷刺賦詠皆
目擊耳聞真履實踐溫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作也其
吟詠情性流出胸次有足自樂嗚呼乎豈深知詩者哉
一以重複亨之請嘉其能保文貞之澤而又能壽諸梓

以廣其傳一以樂諸縉紳先生能發揚文貞平昔之蘊
奧故引數語書諸序後云至元後戊寅秋特進上卿玄
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蘭軒集卷二

元 王旭 撰

溪南小隱為賀子儀賦

貴莫羨金馬門富不願黃金塢隱居求志不求名千萬
人中一巢父昔者溪南吾故人閉門讀書三十春青紫
如芥不俯拾誰知青水飛黃塵九土腥風龍戰野紛紛
青袍走白馬天下學士更姓名相逢誰是悠悠者只今
九曲黃河清牽牛度水溪南耕有田無奈租稅苦白頭
贏得都官名軍中錢券期十月子母對輸無一闕安得

身如溪鳥閒掃君石上藤蘿雪便挂巖頭千歲藤沿流
鼓棹敲輕冰石牀蒲團坐深夜青燈照影雙鬢鬢我學
無生身已老君雖有髮心如僧一鉢何時洗溪水相依
老眼看傳燈

續軒渠集附錄

洪先生李孺人墓誌銘

門人興化府儒學教授吳源譔文

門人將仕郎前興化府經歷方淑夫書丹

門人武略將軍前浙江等處行樞密院判官

高保保篆蓋

同郡洪周鼎繅經踵門丐銘其先君子之阡以前進仕
材術林公所作洪先生傳拜且泣曰先君子以元至正

丙午九月二十日卒以其年十一月六日甲申塋於州
峰之西原時事方殷未暇圖所以示後者奄忽至今而
先妣李氏以我皇明洪武辛亥正月十又五日卒以二
月三十日甲申奉柩合塋惟先君子先妣皆得高年以
終而先君子之文行則茲傳詳焉謂長存而不泯者惟
立言是托敢以請源童子時實師事洪先生今老矣承
乏郡文學固將述先生平生大致而追銘墓上以致思
慕之萬一況以周鼎言之切請之勤而又可以辭耶按

傳先生姓洪氏莆田人世稱洪御史家自寧海鎮移居
郡右曰廸功卽諱奕孫者曾太父也諱一之者太父也
擅詞賦工詩律以吾圃為其號而諱巖虎者其父陸氏
者其母也吾圃二子先生其次諱希文字汝質生有異
稟吾圃喜劇謂當以萬卷樓處之見其讀書進益則喜
與枕邊談詩又喜三鼓聞書聲益喜皆志以詩故四如
黃公序吾圃集曰觀談詩諸作希文材豈下於人者四
如公與吾圃交游最密而先生所嘗折衷者其為父師

賢譽如此則先生之學可知矣吾圃卒嗣為鄉先生郡之名士爭致西席郡庠聘為訓導大賓延請無虛歲先生樂以其學淑人而念不及仕進亦不以科制之行而改故轍氣剛言揚遇事敢言郡太守部使者多咨詢焉而東泉魯公尤最知己者也吾圃有集名軒渠藁先生有續軒渠藁四如公序跋一再於其父子之學之文屢印可云晚歲優游里閭自稱老夫稱李氏曰老妻李氏者興化縣人未嫁有女德既嫁得婦道凡先生之處貧

而樂居約而泰者亦李氏之賢有以助成之也先生生於元至元壬午八月九日壽八十有五李氏生於元至元己丑二月七日壽八十又三子男二鏞先卒次周鼎也女二長適劉次適陳孫男三儔倫任嗚呼吾莆文物鄉前輩舊德詩書禮義之尚猶可想見老成典刑日遠日亡而先生亦已逝矣悲夫所幸歸然為魯靈光者材術翁也其傳先生語皆可信故撫而為之銘曰
材術翁贊先生曰達尊以年聞道以先洪先生有焉

嗚呼先生齒尊于鄉行尊于庠考終于堂垂塋斯崗
巨筆煌煌名聲日長亡乎不亡

定宇集卷十一

休寧重脩文公祠上梁文

兒郎偉紫陽羽翼洙泗功在十書丹詔鼓舞寰區祠新
一旦實有大氣數豈曰小規模況新安公父母之邦而
海寧古子男之域棟而宇尸而祝久附采芹之宮雨斯
剝風斯摧幾為茂草之地致巖巖之貌像乃棲棲於廊
腰俯而拜焉仰應愧只曷稱聖朝表章之意莫罄羣儒
嚮慕之誠惟我宣差相公管領士流提綱學校念黌序

闕政事豈肯視為弁髦凡戟門與講堂既復還於跂翼
功將以次而及心宜有感而同教諭提舉身為百里之
師才過千人曰俊春秋大復古肯堂孔子之堂大學在
新民端覺阿衡之覺以時表唱不日輦飛總管承事過
而興懷願馬出力名非同於學籍不與免司徒之征幼
久誦於公書亦嘗從大夫之後無待勸率自爾樂為爰
命工師亟揮斤斧惟初行科舉純尚性理之諸書而久
我儒冠可尋口耳之故習矧悉鷁於徵役俾專務於講

明相與蒙成若為稱塞豈惟朔望跪起瞻睥面盎背之
容必將朝夕討論究研精覃思之蘊行見舉子來風雲
之會不負先生立天地之心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兒郎偉拋梁東入從大學戶庭中格致洞明公補傳治
平起佐國成功

兒郎偉拋梁西洙泗言仁賴指迷夫子文章異芻狗仲
尼日月發醯雞

兒郎偉拋梁南軻書參透匪虛談事功不下平洪水氣

象端如聳太山

兒郎偉拋梁北學門中廳臻閭閻慎獨工夫入聖塗篤
恭效驗扶人極

兒郎偉拋梁上文公詩傳方崇尚正聲全只在吟哦小
序不令為礙障

兒郎偉拋梁下本義為書寶無價夢見編曾三紀人湊
成說到七分者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尊仰人副作成孔道期於大明朱

書加之深究橫秋風而薦鷄化北海以搏鵬豈徒以
一身受皇恩以全家食天祿端能為往聖繼絕學為
當世開太平

建寧集卷十六

古禮

古禮荒來久江南祀總淫金穰雖望歲木偶豈為神不
辨幽明理無非褻瀆心堯灘二壇記篤信竟無人

惟實集卷四

戲題二首

有客明一藝翻然來京都天然一笑春白日青雲衢東
風看花三月初五陵駿馬游龍如我方閉門夜讀書掩
書一笑吾何愚

有客明一藝客此三十年頗蒙貴介識曾辱主上憐布
衣不結青衫緣歲久坐上寒無羶遇與不遇各有天閉
門讀書自陶然

寄蒙君禮

賊馬亂紛紛高歌獨望君學尊蕭相國氣逸漢將軍
攘從師旅雍雍尚禮文濟時昭義勇臨事見忠勤
心每懷千慮頭還白幾分從教離恨積時喜捷音聞
餘子無堪語憂懷謾若焚乘時宜努力佇石勒功勲

湏陽峽

自渡湏陽峽孤舟幾折縈天從山罅看人在卷中行
嵐霧晴天濕乾坤白晝冥英雄難用武形勢信堪驚
紅雨

幽花亂青雲老樹平俄傳將出峽雙眼一時明

伯子遂辭歸援筆寫情并仲子述

未來初不想既去覺心孤父子情真厚山川路鬱紆
鵲原書置座陟屺繡為圖莫遣荆花瘁毋令椿意枯
焦勞思附托來往戒踟躕天遣身猶健兒應念老夫

惟實集附錄上

元史類編

劉鶚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錄積官

江州總管為政嚴明寇不敢犯其境尋陞嶺北道副使
分兵討洞獠贛寇數萬猝至鶚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
執不屈死

劉公忠節傳

公姓劉氏諱鶚字楚奇永豐人仕元累官至翰林修撰
終廣憲貳而死節於贛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
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
廬陵郡判避兵永豐二十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

今驚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穎悟力學初學聲律習舉子業屢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書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遊淮東董宣慰聞其賢薦公於朝充揚州儒學錄奏定乙丑授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至正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為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公至首建言省臺憲以身

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秘書郎監秘書郎與虞文
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輩往還唱和虞公詩曰
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公記之歐公賦之十年
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家居十二年壬辰除
江州路總管時紅巾賊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為恢復
計兵威甚振寇莫敢犯十七年陞中順大夫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修城池繕甲兵調度適宜
民始得安二十年陞中憲大夫廣東閩帥二十二年

拜嘉議大夫行中書省叅政寇至屢擊却之民賴以
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
疏請益師不報而贛寇數萬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
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陣亡
公被執於贛幽囚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
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
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負命世之才膺國
重寄當末路艱危而克全大節以終率千百就盡之卒

戰數萬日滋之寇外無蜉蝣蚍蜉子之援內有羅雀掘鼠
之苦雖欲其不亡何可得也公之一死自足以暴白百
世以愧夫叛亂之臣又奚憾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采錄
不得為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抑南韶僻在海嶠
去京師萬餘里史臣採訪不及聞同時城陷而死者尚
多不止公一人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皆然
書與不書固不足較也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
七十有五公仲子述奉公柩歸自贛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

峯學使夏公為立憲節祠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

論曰士具川嶽之靈讀聖賢之書寧謂恂恂然習其言語文章已乎亦將出而致之乎吾君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無生之榮有死之樂者則視其所學何如耳若劉浮雲先生者剛大之性稟之自天浩然之氣養之於素有得於孔孟之學而與聖賢為徒者非耶文信國公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吾鄉二先

生真有同志而後先一揆也哉永豐後學宋玉朗撰

憲節堂記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今鷺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廬養吳文正公

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董宣慰
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書監秘書郎修撰翰林日
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元公輩朝夕淬礪譽望益
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
瓦解公勵精為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間
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
年拜公行中書省叅政寇至屢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

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贛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
冒鋒鏑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
陣亡公被執于贛幽于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
絕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
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
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樞歸
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
附祭歐陽公之次兩祠頗廢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

辭疾歸養慨昔祠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而徙居連之且以奉先且以遺後傾廩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楹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予素尚節而不辭夫大臣之義與國同休戚者也然而處休易處戚難公平生文學政事固人所不能及哉是舉也孫傑為構之以盡奉先之孝且以表捐軀殉國之忠懸其間凜然如生發潛德之

光輝疎後人之瞻仰登斯堂者莫不慕其忠義興其孝
敬而思所繼述勉圖無忝則吾廬陵忠義之邦不亦有
光歟明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春月吉旦賜進士第嘉
議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使致政前監察御史周
琦撰

時雨堂記

湖廣地方數千里凡四道五十餘郡郡州縣皆有學提舉
提舉學事置司於行中書省治所所轄與中書省同學

之盛江南為最湖廣臨莅極遠又為江南最按提舉之
官古未之有在宋中葉始用是入銜尋除之而以轉運
使副掌其程試主其進黜為法寢備我朝右文敦化定
立官制於是儒學提舉獲專署設正副官二員初猶分
置各道後則隨省合制一司尊處於郡縣校庠序之上
統屬既崇曹務尤簡惟師道儀表所較議者稱為文臺
非盛名雅望弗克稱是職至正元年春劉君自京來湖
廣湖廣士咸曰是為廬陵文獻之英中朝宦遊之舊也

吾黨親承教思樂聞道德可謂獲所遭矣其年五月乙卯乃扁所署之堂曰時雨會僚友于堂以燕以喜顧瞻棟宇若愈飾而愈煥有言于列者曰遇卞和之精鑒則荆山美璞接踵而獻匠石將為大廈則楚國杞梓連雲亘野咸適於用惟光明俊偉之才有變化敏速之機公之期於湖廣士者非不至也然公至未數月中朝復以秘書召公將舍是而去矣士子寧不闕所望予曰不然以公之學行文辭表裏相符聲價薰茂雖一日文臺之

留士子固有所觀感奮發焉者去之速化亦速矣以時
雨名堂不亦宜乎衆然予言遂舉酒以相慶酒三行而
沛然雨作公笑曰茲夏五月也天久不雨今日適雨非
時雨乎予盍為我記之公名鶚字楚奇記之者同郡夏
日孜也元至正辛巳五月日

浮雲道院記

予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
客有言浮雲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若天地無

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為歐陽
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鷺溪之濱山川深厚
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
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
所不入焉人無甚貧亦無甚富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
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
氏冠婚喪祭必以禮供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
殃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

方而必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
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
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
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
葉者實者脂者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
祀朝夕之供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
見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
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三楹

為藏修之所取孔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
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弟歌
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
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
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
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
衆人則不然不求得而求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
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致致死

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古而不可跂及衆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又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邱歌畢予請書以為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阮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元天曆二年六月九日揭傒斯書于奎

章閭之芳潤堂

浮雲道院賦

海陵郡博士劉君楚奇與予會于郟門數稱其浮雲道
院之勝一日浩然志歸因為賦以和之其詞云嗟浮雲
之為質兮資氣化而往來散繁柯而布獲兮倏羣粉之
離披沕仰視以為無極兮上孰問其根蒂惟元聖之達
觀兮睨若不義之富貴慨非分之不可據兮猶幻景之
莫羈何廣文之服奇兮爰作屋而居之豈窳質之足玩

兮禁吾志之爾鑠譬鑄鼎而象物兮逝不逢於不若儒
有十畝之宮兮吾俛仰其焉求藝材木以成章兮羅木
奴之千頭山有樹曰木子兮植他土而不毛吾非庭堅
之子孫兮歲食之而得膏抒田園之幽雅兮命童冠歌
以從蜚鴻迅以滅沒兮聲淪淪其未終步前榮以彳亍兮
顧軒尻之陰移念誰為之滓穢兮思太虛之廓夷諄曰
雲之氣族兮雨之府也雲之章爛兮天之杼也聖人於
富貴兮非不好也漠然其無情兮不以其道也質薄而

望分穹蒼之所尤也飯蔬而飲水分內省其無憂也元至順初元六月吉日里生歐陽元作

送赴廣東憲副序

上臨御之二十有五年春三月以江州太守劉公鶚移守瑞州秋八月復拜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於是諸君子相與言曰公之被遇上恩何其至也今天下二十四道副憲使者二十四人而公與其一其選可謂艱矣東南粵七州五路列王官者又若而人而公黜陟臧

否是任其責可謂重矣然則公何以報上恩哉皆以諗予予嘗從公遊聞公之說曰善為政者非能外民資以為用舍民力以為戰也而所以異於人者獨不黷之君子使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其失人心也盡皆矯虔桀黠之輩逞威以挾勢其才一用有悍然受命違其所令橫政橫民有相因而見耳吾嘗厯館閣矣民之政有不與聞焉嘗試郡矣民之政有不加察焉荷天之休雖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列而一道風紀是所責任凡民之政既

得言之又得行之吾將因民心以為治庶幾行吾志焉
某竊謂三王之政尚矣然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非
有殊常偉異之事也今公之言若此苟達之於其所有
為雖王政不難況臬司哉此南粵之幸也公之報上恩
者庶幾在此既以復于諸君會道源山長黃氏同謁一
言以張公之行乃書所聞於公者以塞其請同郡康震
序

送劉侯浮雲主帥任九江序

歐陽文忠公之里劉侯楚奇由翰林陞擢九江太守將
赴官舟次青原之麓士友迎謁江潁且為之言曰九江
郡瞰江漢會流湖山峙立實為江西關鑰朝廷常選重
望大臣以鎮撫士民若李侯子威官承平時皆能聲聞
四封然淮寇構陷武昌乘勝長驅盡銳攻逼民力不能
支又不肯染惡流竄西出侯獨死封疆亦無愧朝廷矣
繼此城邑為墟可悲可痛者何限今公復以人望起拜
是職寧不欲其撫循勞來以鳩其民更張再造公其亟

行以副所望也公喟然歎曰夫為臣子者孰不為生民立命為國家開太平然事不可得而必者亦盡吾才智之所及而已矣且李侯不能保其全盛之時而吾亟完於決裂之後不其難乎言之若有不憚然者予乃得竟其說曰揆今之時非復李侯之時矣李侯以不知兵之民而遇方張之寇固宜倉皇失守以至此極今兵威四張寇勢日落去鄉之民引領朝夕若饑渴之望飲食倒懸之望解紆聞公之來有不懽欣播造告提攜而歸之

者乎家之則人自為謀保之則人自為戰矣故曰久逸
之民難治經亂之民易撫此其理勢然也吾將見九江
之民如歸市之從城邑之完復必自公始其所以光于
李侯以無負千里之人望當亦自公始矣公何疑焉衆
人喜而為詩以壯其行予亦因得叙其祝於篇端云元
至正十二年九月重陽前三日賜進士出身承事郎潭
州路同知陰州事吉水燕山蕭飛鳳撰

送浮雲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

周室之興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江漢之地莫先焉我
元世祖皇帝歲在己未出師武昌後十餘載文軌混一
江漢又先內附故今世論者我朝聲教之暨朔南亦猶
周之王化被於江漢之地也今江漢地置行省總四道
地方數千里由行省而下方伯連帥以及郡刺史縣大
夫皆有師帥之道焉其間以師帥專職任者則儒學提
舉長副二人與所隸郡縣教官兩行省表率四道牧守
長史儒學提舉表率四道郡縣庠序教官同期於教化

興風俗美而後王政行治道成也由是言之儒學提舉
事是任與行省相當世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祇見其
形勢之懸絕也惟朝廷知之則其選必嚴永豐劉君楚
奇文行猷為能自樹立於流輩初為齊安河南書院山
長振舉其職業當時名大夫士往往以是器異之天官
選為湖廣儒臺其能紀綱斯道可知也於其行申言其
事任之重以告之異時江廣漢水之滙沛其餘波之所
被其為士涵濡津涯其為民沐浴德澤作為歌詠采於

郡國獻于王庭播于樂府列于學宮周詩豈專美哉儒
效至是庶乎其可也翰林學士歐陽元序

重修河南書院碑

齊安有河南書院於是百三十有五年矣宋紹興士子
李侯訖追迹二程夫子所從生而表章之以厲邦人初
面勢臨臯亭傍尋黃為邊郡烽烟四騰院毀于兵僅買
民廬于城之東以寄祠祀南箕北斗枵焉名號荒龕敗
圯莓苔翳如蓋其勢則然泰定乙丑春廬陵劉先生來

長三書院睇瞻彷徨曰是宜改作顧米廩不百十調度
蕭然君殫精積慮者彌年後剗請俸為之倡而郡守房
公明德為主斯盟士張杰實相與先後之邦之士大夫
聞風交賁遂鳩美材輯良工以三年秋七月撤新之中
為祠屋三楹堂壇嚴嚴肖像翼翼崇閣前廊講筵後開
春秋舍菜洋洋濟濟雖未極天朝崇文之盛自是河南
駸駸為名書院矣徵予記仁夫少而讀二夫子之書耄
矣凜凜負牛馬走且朱夫子穹碑歸其前而何辭之敢

循牆再四無如何則昌言于衆曰諸君子知二夫子之
有功於名教者乎兩楹既夢綿藐奴奴士情不知道號
為聰明特達者不弊弊功利權謀則汲汲文辭章句甚
以參天兩地之身而甘瞿曇老莊之隸生民之類不幾
於禽獸異物幾希二夫子啟籥於春陵徑指尼山鄒嶧
為單傳於是陰陽之所以運人物之所以分三綱五常
之所以立而所謂禮樂政刑教化之具風俗之所以脩
美而國顯方趾之羣所謂聖人與我同類者源析流疏

灼灼明甚于今諸夫子之書耄傳倪習殆與桑麻菽粟
同味而微二夫子岷嶠於其前則朱夫子安得江漢於
其後哉恭惟二先師之教僕何能竊窺萬一惟君子之
學以為己為立身之本以下學上達為進道之階外之
窮理以廓其志內之持敬以敦其本茲二先師旨要士
苟志焉則堯舜周孔羣聖人之道如康莊直達而無他
岐也西陵光氣磅礴宛然我新宮俊其盼蠻吾黨之
士亦洗然自力於斯矣是為二先師期來學之心是為

紫陽公樹穹碑之旨是為劉君與郡侯新美是宮之初
意也僕也何人強顏泚筆汗如注於戲尚與懋敬之哉
劉君名鶚字楚奇廬陵詩禮家盛年皃皃有能聲起徒
步為茲役清議難之後學龍仁夫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翰林學士胡公有賢甥曰劉公鐸今年來京師致其父
子仍之命求予作重修浮雲道院記曰道院肇創於祖
叅政叅政公既登顯仕以道院為書院禮致師儒集其

家及其鄉人之子弟而教之創田若干畝以資廩養元
季兵亂書院廢於今若干歲矣仰惟先德無時而忘今
即故址除荒畚礫作室三楹日課子弟讀書于其中復
名曰浮雲道院庶幾朝夕獲瞻先志所存以勉圖不辱
又示予參政公所作浮雲道院詩二十餘篇予嘗聞參
政公當元之時以問學才德歆歷政教之任皆有惠愛
於人有聲譽於賢士君子後值艱危寇亂不支之際卒
能屹然保臣節以終每切景仰其為人今讀其詩而後

有以窺知其所自非苟然也夫人能定乎內而後能不
奪乎外而後能泛應乎外無不適于道孟子曰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非精察深造有所自得者不能
參政公自得若此宜乎其所以自立卓然也而為人子
孫上承高明祖父能究知其志以圖繼不辱者可謂賢
矣今觀公鐸年少端厚秀敏又能力學孜孜以承先志以
不負乃父之訓夫能承其志與其父之訓斯能用其道
公鐸可謂知務本者也亦足以稱參政公賢子孫乎參

政公名鶚字楚奇其歷官行實見劉成之所為墓誌其
初建道院見揭文安公所記及歐陽楚文公虞文靖公
祭酒富珠哩公之所賦詠其志見於自作之詩公鐸名
振今為邑庠弟子員道院重修於永樂三年八月記作
於五年十一月甲子云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同
郡楊士奇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浮雲道院者吾邑鷲溪劉氏之所建也劉氏故名家簪

纓蟬聯世濟其美楚奇先生當元之盛以清才與學遇
知于時始由湖廣提舉累遷至廣東廉訪主開帥拜江
西叅政其平生事業炳烺天地至于今在人耳目何其
盛哉其仕學官時嘗於其居闢園五畝雜樹花果之品
以百計桑柘茶橘之株以千計築室聚書其間經史百
氏之卷帙以萬計而扁其室曰浮雲道院蓋取諸孔子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也于時揭文安公虞
文靖公歐陽文公祭酒魯公皆為記述而歌詠之既而

又改道院為書院割田待廩以贍其宗人子孫而教之
春誦夏絃之音洋洋盈耳則知先生飯蔬飲水之樂養
於中者有素而詩書禮義之教及於人者甚厚操存涵
養益深貽謀燕翼之善又孰有過於是哉元季兵燹燔
蕩無遺其曾孫公鐸以秀登縣庠大懼無以繼先志嘗
承父命所居之偏以種以樹數年之間翦然陰翳不減
其舊仍築室以浮雲揭之圖書翰墨之娛壺觴俎豆之
樂無愧昔人嗟乎先生以儒發身歟歷華要顯榮終始

則其處富貴之中久矣惟能視不義之富貴輕如浮雲
然後處乎富貴之地若固有之先生蓋深有得於孔子
之意此其末路崎嶇夷險一節而終有以傳天下後世
也公鐸積學博文砥節礪行恒謙以自牧恥躁進以徼
名而惟惓惓於肯構可謂能安於義命而善於繼述者
也予以知聖人之教人者深君子之澤垂於後世者遠
劉氏之英庸有艾乎公鐸徵予言為序惟浮雲之義文
安公發明備矣顧予何人豈敢妄為之說以貽續貂效

顰之譏而予於公鐸有同門之好不可辭也用書以識
歲月云永樂五年丁亥冬十一月長至日賜進士及第
翰林侍讀同邑曾啓書

重修浮雲道院詩

達人自恬逸安居在丘園遺情軒冕外栖志文墨間洙
泗濯餘波伊洛窮清源朋輩樂游詣日夕同周旋俯淵
瞰遊魚望雲睇飛鳶悠悠千載上空會欲忘言賜進士
及第翰林修撰廬陵蕭時中題

重修浮雲道院詩

在昔爾祖初從仕一朝罷政還鄉里已將富貴等浮雲
直以榮名付流水新成道院雞山陽山色當戶晴蒼蒼
白石清泉無俗態奇花野草皆幽芳悠然睥睨萬物表
好音過耳曾何有蜀西揚雄宅一區洛下司馬園五畝
五畝園間足自怡桑榆蔭蔚交柯枝木奴千頭分町畦
黃金細實秋離離閉門應恐世人識賦詩陶情真隱逸
芋壺獨酌對西風曳杖行歌當落日丘園書幣歟來徵

勁節清風辭未能即看高士為時起還道先生從此升
九重天遠知名姓立登要路勲華盛簪毫翰苑覲清光
按節洪都叅大政傳家奕世有聞孫風流文采為清門
崇臺疊榭為斷礎道院歸然今尚存翦除庭草闢窓戶
猶想當時栖隱處移來北牖竹成林舊種南園花滿樹
故家詩禮嗣清芬讀書有子皆能文不徒步武耽隱淪
勲業應須如昔人賜進士第翰林學士安城彭汝器題
擬重修浮雲書院

泰定丁卯秋先君子以齊安河南東坡安陽三書院山
長考滿歸故里度居之西關地築室為藏修之所扁曰
浮雲道院取夫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且自序其本
末賦古詩二十二章學士虞文靖題詩曰浮雲何處來
與天為文章揭文安公為之記承旨歐陽元賦之至正
庚寅以南雄幕長選任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杜
門不出讀書著述更道院為書院延明師作養人才嘗
曰士生天地間當磊落於世明節義樹功勲使上足以

明朝廷之風化下可以為後學之矜式若與昆蟲草木
同腐豈得為大丈夫哉是以先君子歷仕卓犖有聲而
膺不次之擢又曰世人惑於佛老建寺觀以希福利豈
能捐己興學以淑後人使知尊君親上愛親敬長之道
乃割田若干畝入書院以為釋奠之儀春秋行舍菜之
禮作養宗族子弟與凡鄉里之俊秀使其涵養漸摩不
自知其企於聖賢之域至正十二年壬辰兵興書院燬
挈家流竄者十有七年適先君守九江而遷筠陽升憲

副東廣天命更革先君子亦慨然為國家死矣嗚呼痛哉皇明洪武初元始復故土莽然為荆棘區越三年開科取士於中英俊之才連茹而起天下百司之官舉皆儒臣不肖親承治命曰他日事定書院不可廢此吾志也述泣而識之不敢忘幸際明時敢不繼先志以作新之敬干邑賢明大尹為主斯盟則斯文幸甚洪武十年丁巳三月望日孤子述謹識

槩庵集卷十

元 同恕 撰

韋國器畫像贊

孝弟以端其本謹信以達其行斯可欲之謂善孰若君
有鄉評偉圖形之得妙對言笑於平生曰鶴壽兮千歲
鍾陰秀而陽清

道園學古錄

別集類四元

道園學古錄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間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厯公仕顯
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
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
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窮林蔥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
濤誠刻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

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
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
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
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是豈能為
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
名為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
而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附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寺道場師姓翁
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
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
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
穀歲恒登羣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有寺古

母墳名翁家林
即師故俗家

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

今長老秋雲
富公所建

東隣有一士栽冠誦書詩

謂袁徵
君誠夫

清秋約杖屨千步

攀松枝

寺後有山
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附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客冕指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
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機硯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
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凌雲賦詩托
飛鴻長空何寥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
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為傳

又贈劉無作

家俱學佛之子更勸書諸老交游徧真乘究竟餘治
生惟淨業志養足嘉蔬為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
司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
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
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
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
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
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于長吏或率于同列或時有不

得為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于前者既有以作興于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于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于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于積久之餘開游詠于寬閒之野不亟不徐于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于此可見焉且其為地不繫于邑屋之繁
道路之衝無繫于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
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
乎蓋其慕三君子者皆優于文學而後仕皆歷于風憲
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
有在于此而不繫于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
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于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
雷澤字師舜亳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
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慕于斯一事
可以推見其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于
四方以為儀于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
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于遠近大小之吏
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蒼之生其

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為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為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為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于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

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鞠之于是經歷趙君師
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
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宗仁簿馬孳
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
敷已感雲滃興于川谷雨遙注于郡城奉眎而還雷隱
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
外無不告足于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
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于俄頃之

間沛澤于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為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為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椽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于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孟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曾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入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似長沙河間

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于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竒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于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

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蠶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
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
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
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
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恃伯明
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
深喜其鄉之待人而以為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
謬于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

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于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
泰初以為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
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
作而自放于無可柰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于怨者
多工長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
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性情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

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感其發辭攄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為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

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
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
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于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
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
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
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于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于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于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

銜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于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為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于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以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維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

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已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于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于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正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于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

哉蓋其散見于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于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于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于聖人否也是以一
時諸侯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
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
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
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于聖人之域則公之
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
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

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嗚呼殆哉乃若
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
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
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
差殊而精攷神會焉于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于發
明聖道以幸患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于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于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以為請益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舉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于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

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不出戶庭而得交賢雋于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
故為之書以為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
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北父子間而縉紳博雅
殊以其言為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間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
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
傳于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
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

黃勉子助說

鹽鹽孟敦勛釗茂紹勛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勛名
勉字勛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
禹必有所勉之事鹽鹽文王文王之所以鹽鹽者亦必
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鹽鹽
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
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勛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
以為子勛言哉子勛用志不雜修學不輟真有勉之之

意焉蓋勗與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已得為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欺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

失傳之憂是以著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

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闕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
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勛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
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外
為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
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盡出其已成
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
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

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勛
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遺稿

別集類四元

道園遺稿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
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
景星鳳皇士爭先覩之為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
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
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
之二集中多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

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有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編次為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為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于錢唐時予從叔祖家

母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詞極悽愴且手跋于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嘆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辭健句膾炙人口者已悉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為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檜亭集卷五

送張克讓

先生官已冷縣僻冷于官坐席嵐歸潤琴壇月過寒奇
峰花作朵幽瀨玉為湍所喜無迎送高冷寄碧瀾

淵穎集

別集類四元

淵穎集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
道德以為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為之葩華枝葉生而知
之者問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
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
為之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
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

人之燕而無為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為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為弓而漆之與彤旅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檠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為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

而心服之嘗為序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與圖之
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
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
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漾漾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
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
為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
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
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
為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
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文獻集卷四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圭齋集卷七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寢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

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佑
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
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
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
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
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
不少懈其心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
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
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惟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
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
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
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
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成文者歟因書
以為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易問辨序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說宜無過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吳齋先生為曾大夫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

即有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
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
書義凡宋儒以通經學者為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
編喜吾歐陽氏經學疊疊其不絕乎抑是編豈獨便場
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之嘆也
貞為我勉成之

鈴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邇之能詩者絕

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客曰我以為崆峒道士鄒訢類也予曰稽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仰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興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遂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澹而有體其間幽閒之容冲抑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嚮之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淖以其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

賞識亦歐陽氏也今賓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
秀士寓跡方外猶能以所學知名於四方與東溟白水
旋賓實防里族云

圭齋集卷十一

高昌契氏家傳

契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嗽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
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訶妻默棘連可汗為
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連

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默棘
速故地盡為回紇所有噉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
今偉兀也回紇嘗曰以其驚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
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即今
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
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回紇有普
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咎
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
遂為和綽也咎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
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
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
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噉欲谷子孫既世為偉
兀貴臣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契輦河上子孫宗
噉欲谷為始祖因以契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噉欲谷

初為國相遼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
兵瞰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
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
爾襲為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遼王授以大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歲事故國人稱之曰歲赤立屬滅里
棘脫脫伯古叛合剌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
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
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滅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取馬載
葡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
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
易各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
遲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
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松恩公義有難兩全者
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劍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
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門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
國俗以為水竊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祝曰
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
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夏袒
跣卧大樹下鶚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鞞鶚下爪鞞
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鶚免於螫戒世世子
孫勿殺鶚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
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闕爾祿

名之曰辛子岳弼龍國相為答棘罕阿天都督太師大
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
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剌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
二子長曰仇哩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仇哩伽生
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棘罕時西契丹方強威料高
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
之謀於仇哩伽曰計將安出仇哩伽對曰能殺少監挈
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佗俚傑忽底進
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瞰欲谷之後世為其
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
有疾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佗俚伽有
之盡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佗俚伽度無以自明
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
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
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佗俚伽歿高

昌諸部塗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賢美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幹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鄧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以便樞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
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
幹真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
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
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
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蒞事寬猛適宜初為諸
王幹真必閣赤領王傳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
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志思與火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龍爵為王
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
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闕阿里博哥睥睨神器諸王多
附之王亦肯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官人甕

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洎至鎮鋤齷姦革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
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撤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疏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璫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璫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
流逋歸剽掠吹枯蘓僵簡節踈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燕益
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
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璫馬郡
園林水碓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
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為文學官或
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
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
得肆耕李璫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錨懷其恩以瑋謀上變乃襲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
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荅爾等豪擾民田以為草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減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
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遣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惠
岳璘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
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
曰合剌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
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
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
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
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
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
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將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
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
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
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
竊柄張甚耻為詭隨居閒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牢山等異議辭行已而
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
叅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其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
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
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浙江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
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
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
南王卜隆吉臺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執

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哈刺普華侗黨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臨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畱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伴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璫之亂與敦氏

挈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
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
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治以
勞授今符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
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最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
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
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
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
十萬石由邳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
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
昔華伏闕抗言量之跼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
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詎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燕領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塘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荅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郡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捕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
餘條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
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
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
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饟重事也
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
矢竭馬傷徒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
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臺特勒氏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夭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鐸聞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訃至俄而閏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驢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

為法程敦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
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
謚曰忠愍希臺特勒封高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
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傑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
歲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
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
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浙江田糧行
有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
潭為大都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已者
搆誣以罪事既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
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
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
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
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
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嘗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
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契玉立登延祐戊
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契直
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契招
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曰契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
僕列篋登至治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趙倫質
蚤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契輦今因以契為氏蓋本本水源之意也且高魯以來勤瘁王家翊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元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輒廢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契氏世磊砢相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
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溉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
之於僕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
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別生分類古
之道也僕氏遠稽前聞遡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百世
遂為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
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
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集卷十四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
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睿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
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嚮柯榦節脉皆與可法
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蘄邱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
在相府直言不阿人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
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榻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之宣文閣中所
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
經郎浦陽鄭深浚常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
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
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
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
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者

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
常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
世世寶之上無以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
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

遠林劉君墓銘後跋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請非此則奉勅或
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博常劉君文廷制中

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王大年詩帙跋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鸞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

劉士行墓誌銘跋

廬陵處士劉士行暮以經學名家曩余在京師國學進

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為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羅孺文族祖澗谷先生留藁跋

至正壬午十有一月予訪族至鈴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既而又專其館賓羅君孺文與其子璉求鈴岡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

成孺文蹤跡予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泮前廡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內附後猶數有書於是予與孺文叙先世同通之好聚首數日驩甚將別出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更錄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歛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碧

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
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焉士大夫寓形可託者二一
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
庶無憾也

圭齋集卷十五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都崇
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殽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凡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第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召北來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病遂廢宦業今聞

汝計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謂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襚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襚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於汝身虧顧復之義失父道矣又於吾弟乖付托之意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不逾今之中人吾學不及古之下士祿寵踰涯不自乏絕覺鍾後人致汝天關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

先至通州汝樞後發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遣行者欲
送汝也今茲將行詔又止之其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
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
行感於神明生不獲祐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震無驚
汝涉江湖無恐無怖魂神清明依汝體魄吾今抱病逾
二載矣其哭汝也淚盡而觔枯血竭而心悸虛名禁持
無所告訴上天鑒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
庶幾周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強飲

強食往即長路以還故鄉其無以老父留此為念也嗚呼人世之別有慘於此者乎老父之哀其可已乎其不可已乎

圭齋集卷十六

附錄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大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
郡公

考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公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
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
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劉之因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子謨託遠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為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即公季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燕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即知爲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

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
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
失所之集賢公爲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
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
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
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
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
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
淹貫間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為
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為憲火力辭不
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
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則待之意甚遠集賢公
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寔侍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
尤盛德日從諸先生進學力銳進境內勝槩題藻殆徧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築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
大奇之留諸舍館為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
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於潭每見公所為
文為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
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
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瀟
仲春之月西偏有泉潄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
大如層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

入沉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佑元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猶犬樂相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以治尚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夜夢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同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為平反豪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俾

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
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
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
率上其狀公立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
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
雜居俗尚勇好鬪撫字少乖事衆不測公視事踰月赤
水大清兩洞聚衆相攻殺隣境告變官曹恣睢失色計
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

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
戰鬪未已徭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伏
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
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繇役橫歛措克百端
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
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
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
禮部陞國子監丞欽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黃

國史院編修官會賓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
一二同屬告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叅決
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
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
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
藝文監隸馬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為少監
文宗不允羣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
品又問嚮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為翰林

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
修撰也即取奏日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
丞相巴延叅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
公曰汝為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
以宸翰賜羣臣必命為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
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
南歸秋陞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散大夫是日中
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

陽立可陞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今上即位改中順大夫僉大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勅編修四朝實錄誤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充國公廟成奉勅撰碑文明年春燕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撰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遣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齋內醞醑

召譔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
夫譔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
歸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勅譔碑文初公
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
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携柩返塋近臣以聞
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庵撒里賜內醢二
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懇辭

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
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
力爭之命托克托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
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為翰林
學士以疾未行有勅譔故相和寧忠獻王托克托神道
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為總裁
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
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

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
又為便宜數十條俾論譏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
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
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
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闕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
十兩四年奉勅譔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
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建儒臣乃以公

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
三史尤任勞動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
日大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
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
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大顏如是之
喜也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
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詎有未
安乃固讓之及宗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

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醞二尊勅譔故相冀寧忠宣王特穆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奏疾武昌道宮日往候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醞二尊

趣行通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吉行禮朝賀聚
會皆免冬奉勅議定國律議選格序河決白茆口大興
工役勅公議河平之碑十二年春立赴延春閣集議肆
赦草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金條從子
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
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
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

譔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
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
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燕國夫人謝氏避難郡
城亦沒公開變哀甚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
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
肉遷寓武陵奉勅譔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
詔時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集秋皇太子遣宮臣
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醢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

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謨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衣裘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

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塋京西
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
以長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
婿卜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
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
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
處已儉約為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答
辱故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

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
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
大冊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
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為榮片文隻
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
贊化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
大盜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大廟而
後行招捕並行則脅從誑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

行糜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歛
不公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
體論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
州遣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
池州軍討平江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
陽四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
夾黃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
職土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火軍所至傳諭脅從者

別置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
軍務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間諜皆不可缺其後政
府求䟽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
衛親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
陝西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
任責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
河南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
選官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

員專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總
兵官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
其萬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
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役佑持
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大常史官以俟采擇
狀

待制集附錄

勅命

奉天勅命勅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冊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默隱而不彰矣爾柳貫性資高朗問學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擢欽哉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閒居叢稿

別集類四 元

有元後至元丙子九月漢中順齋先生蒲公卒其弟
道銓述世系具行實誄而哀之曰惟吾宗之權輿兮
本唐虞之有妣誕子孫之繩繩兮渺源同而派異盛
河東之蒲坂兮因土著而為氏項渡江之將軍兮尚
桓桓而武緯歷炎劉以及晉兮疏封爵於元魏中原
擾攘厖雜兮肇支分于蜀地間生仙伯高遠兮妙御
風而馭氣蔚後昆之文章兮繼益昌而益熾延儒珍

于唐宋兮閣清風而華貴桂林何止一枝兮每奪魁
于大比仕東西之兩川兮我祖居于通義君舟之賦
摩空兮名愈隆于後裔三靈改卜有元兮復移根于
漢濱予先考曰務本兮性明明而克仁慶積廣而博
施兮寧粗淡而甘貧嘉瑞萃于一門兮育四子而振
振先生實居其長兮幼穎異而不羣八歲從師受讀
兮善記誦而屬文十三通經大義兮傍指授于同倫
迨弱冠而該博兮筆已挽于千鈞思不構而泉湧兮

謝义手之庭筠先達折行與交兮名士稱為德鄰年
既富而才配兮渙風水而無垠偉器而寓于文兮蓋
相時而屈伸薰班馬之濃香兮襲韓柳之絕塵冠切
雲佩飛霞兮搏於菟而撫麟氣飄飄以凌虛兮詞高
婉于皇墳儼謀臣之淵深兮劇雄健而能軍方豐隆
之驅走兮脩星斗之昭陳詭蛟龍鳴鸞鳳兮噤凡鳥
與蛙蟪千彙萬狀莫窮兮疑幽助于鬼神豈獨華藻
衣被兮性孝友而睦婣行內外其修完兮仰不愧于

蒼昊鄉邦翕然師尊兮俯善誘而循循聞望馳而無
營兮契大易之蒙屯日過中而光迴兮惟盈虛之相
召翩驛騎而上征兮望蓬萊之光耀玉堂有仙豫待兮
相握手而一笑出瑤琴于塵匣兮奏南風之雅操音
寥其太古兮洗箏篴之俗調聞者心服默嘆兮何遲
來而暮到蔑九制以試才兮惟楹丹而稅藻韜筆削
以無施兮憫汗青之顛倒仙禽宜搏九臯兮混雞羣
而鹿蹠王良造父善御兮孰驂騑之開道衆稱屈以

惆悵兮獨坦然于懷抱成均諸賢挽輪兮恐下喬而
未樂昌黎甫就東都兮樂英才而得教館生三百其
衆兮至相語而相告循矩度而執經兮毋挑達而狂
躁棄前日之膚淺兮探新聞之蘊奧果蟻慕而蠅化
兮隨賢愚以成效弮乎中而彪乎外兮增上庠之光
耀歲甫暮而思親兮望白雲之孤飛棄浮名若樊屨
兮市歛段而西歸日兼程而併進兮夢夜遠于庭闈
達故鄉之城闌兮遽大故之聞之痛投鞭以號慟兮

清淚盡而血隨變斑衣為衰經兮奉甘旨于哀悲三
年未嘗見齒兮憂化髮而成絲約仲弟以弗仕兮母
手足之相離田可耕書足讀兮履富貴必危機翫白
日之流光兮對青山而逶迤遠千里而悅風兮具羔
幣而來師或請文于金石兮仍不倦而孜孜值故人
之執政兮降帝命而起之曰在禮當懸車兮吾何求
而如斯子壻聯榮挂籍兮方振策而驅馳留二老于
漢南兮度鳬翳之良時弔李固之忠魂兮登子真之

故基舉一觴而一詠兮樂天命而奚疑壽七十又七
兮病黠豎之欺醫達死生之不二兮啓手足而無虧
誦黃華之佳句兮命清酌以作辭肅衣冠而長逝兮
猶生平之容儀識與不識聞之兮皆盡傷而嗟咨謂仁
賢亡國空虛兮水收媚而山藏輝歲永永來無窮兮
嗣先生者為誰匪我哀而憐後兮將依依而蚩蚩望
九原而莫起兮長鬱結于懷思嗚呼穹厚之清淑流
峙之精英能鍾先生全厚之才德而弗究其位以盡

夫胸中經濟之長策徒使之窮遺經運彩毫駕其說
于金口而木舌將文章憎命達耶抑天翁惡高居鬼
神忌善人之進猶獐為九關虎豹之厄豈造物者嗇
于今而昌厥後俾斯文若江流浩渺而弗絕予欲仰
而問俯而詢終幽眇而不可得與其困于心衡于慮
致肝腸之割裂曷若撫其行措諸詞以俟夫百世之
明哲公以定蓋棺之論私以識吾兄弟之訣

順齋先生墓誌文

故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從仕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順齋先生蒲公諱道源字得之其先眉州青神縣龍泉鄉人考諱政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平鄉縣男母趙氏平鄉縣君以中統庚申八月中子生先生於興元府安仁坊岐嶷不羣鄉里異之八歲嗜讀書目過成誦少長即曉大義善屬對吟詩未冠文聲大振教授鄉里三十

餘年省府臺憲屢薦諸朝皇慶癸丑驛徵為國史院
編修官尋陞應奉進國子博士期歲辭歸時年六十
有一又十年擢提舉陝西儒學敦請數四先生終不
起矣但以經史授徒前後五十稔弟子幾千人以後
至元丙子九月丙辰卒於家壽七十七夫人何氏梅
隱先生之女慈懿貞潔婦道母儀靡不克盡以至順
辛未正月卒壽七十追封平鄉縣君先生昆弟四人
中居長與仲道銓友愛尤篤子男二樞蚤世機中戊

午第仕文水縣尹西大行臺辟為掾女三長適景大
全興元錄事次適西軒先生孫王惟祥次適進士乾
州同知杜彥禮孫一燧子機以其年十月壬寅奉先
生柩與夫人何氏合葬於南鄭甕池村先塋之側嗚
呼先生德甚隆而壽止中才有餘而位不稱嘗職太
史其事業在史館文章播天下德行著人耳目後有
大筆者必請述之機含哀著其更槩云

至正集卷六十九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廈千萬間尚欲庇寒士風雨束書三十載始能有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我何人斯因循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春誦夏絃靡獲栖身之所舉室每安於薄祿斯言可質於上蒼徒費伯氏之資莫制中人之產華門圭竇揣分自宜畫戟朱門効顰奚暇身嘗走俗難求郤超

之辦資才乏驚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
走又不能穴處以巢居跼蹐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紜
插架任充棟以莫容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
已及階潦入則輿亦橫流雪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
一區之隙念農夫猶五畝之居天上歸來方欲採山釣
水人間走遍恰知問舍求田此邦較楚俗而差淳故鄉
如并州而在是臙脂入畫愴先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
前峰之如揖雲間紫闥晚景侵尋眼底青山中原咫尺

幸便途於桑梓爰從事於梗楠欲罷不能與奢寧儉叔
兮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季也司楨幹之勞實崇基址
拮据集事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雖墮麓於率
作亦杖屨之遨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以見今日
輪奐之美棖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為堂構百支以貽謀
則可繼如翬如跂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上棟
下宇既成始有之規前書後琴行遂閒居之樂言之不
足發而為詩

東黃鵠嵯峨紫翠中堂有棣花庭有桂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煙樹雲峰可立參要就離明明舊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大別低清晝憑軒時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洹溪松柏鬱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俊雅臧獲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友弟恭直須學萬石君家資厚財饒
不必與千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稿

別集類四 元

圭塘小稿序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嘗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為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闕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

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銜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
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
稿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
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謹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
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
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
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
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

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
從兄之日少如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
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憤庸庸學
不加進年將耳順跼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况文
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
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稿別集卷下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
大字今已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秋
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繼公允中處得先生記
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舛噫先生早登甲
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全
集未刊於世他日當購秘藏以資開學先生戊
寅由大叅請歸厯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今

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冬十月朏

覃懷後學山莊黃質謹跋

圭塘小稿

附錄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五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
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
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文章有

光燄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
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所目擊而心
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
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晷公錄示近詩一十
八首典適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迨
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畱燕公又以叅大政
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
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日相承之為快也秋八月公

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
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
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峰大音雅操沛然自得
皆六義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
者矣世之淺學庸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
其誇詡公博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音淵
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
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

寡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
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
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
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
也乃今中書大叅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
春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

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
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為為之無
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於此古
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羈遊上京見山川之雄
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謠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
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于
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謦
咳觀揮洒以警發憤憤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

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歟由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元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

筮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
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
多具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
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何余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
歟公才力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
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
於皋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皋夔曾是
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
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
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由諸生起家踐敬臺省致位執
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
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預廟堂大議公
於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畫其後利害當何如聞者為
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

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為文精敏絕人春容大雅未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噦心劇胃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瞻蓋和平之音也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又聞之天下之

善非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
間視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為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
拙者藉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屈所
長以與角逐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別業在江夏端之環
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將撰杖
履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薰彼
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二年進
士乙科是為序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
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
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
一寓於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
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
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
何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

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為之長太息者
矣

神山行稿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叅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選
乃避暑於其友今江浙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別墅既以
謝客且庾文通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
刪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
它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

必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壁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執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元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執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

間東西舍各一庭中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
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
研窮諸經雅興又似過之景本訓大近代好稱景慕猶
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之
善即獎多即侈嘉即歎詠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
名之為安石院院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巔累
石為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
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

人冷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
稍北別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
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
成有蓮一帶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
松菊桃李為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
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為雙洲
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之以達
亭亭之東為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

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
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送
送載酒攜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
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
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
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
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
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

鴻鷹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筮於有邦神必協之猶矣觀其華扁壘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以
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雖然
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愚固不識
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
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
齋老人廬陵歐陽元作圭塘記書於京城之慶壽禪寺
松樾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
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洹漳廝流以池于中外則
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為圭塘次為菊壇又次為景延
之堂堂高而明窅而清俯納幽閑不簡不靡其後崇臺
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映帶蔥蒨可以怡
神可以款賓舉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公之介弟可行
示僕以圖且俾為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上友於漢
篤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於家巷也其友有欲令

公卿引進者延聞迺止之以書其概自言昧爽而坐客
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
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濶乎
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
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
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如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
也三復斯言延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

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乃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卹民黎其由侍中尹京兆與由法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亦同暨乎逍遙于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著二公之蹟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修諸已而已非必斯人方駕于

塗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先賢忠獻韓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于私第而眷眷有羨乎樂天百世之下聞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于畫錦之里顧乃欲然不敢忠獻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法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除夕前日張翥拜手作于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王
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
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
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歷庚午
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於鄉以顯
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為予
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
可用擢高第登膺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

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庶能欲過
大官又聞其家子大理君善治家勅其弟曰家事一不
以累吾弟第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
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
及見之可用遠徵予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
書者不止此為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
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
會福既長為絲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

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封
為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
喪會福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
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
友娣姒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次
哭曰嫂善事余母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
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
而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

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
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
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毋下雨淮以蚤有
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為
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為勸然後天下之為人親
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法將見許氏孝友行于天
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
為大理名堂之至願表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

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叅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元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之詞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不既難乎在人非常情留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又喟然歎曰乃今知考槃白駒繫言賢者之去留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

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時跋扈甚矣詩人不歸咎于時
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者焉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
如此嗚呼為是詩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
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
凡五六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又從旁為
說以鼓之世之人惟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
公者耶自參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為裨益大體
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至於

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之必從唯
求已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人白
駒之畱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誓者
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子狼
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召窮而在
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
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為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
中泚廬陵歐陽元叙

燕石集附錄

諡議

議曰京師乃天下首善之地科目為士人啟行之途故
文治之化自近者始比貢舉之法行大都宋本遂冠多
士弟襲又以科甲進名字昭于宇內聲譽藹于京師或
比之宋之郊祁馬兄弟接武於館閣時人榮之裴為人
謹愿持正於學考索精詣其為文剴切爾雅以至監察
中臺贊憲陝右無事山南其於風紀多所振舉甫至通

顯輒損其年雅行游揚於方來尊名壹惠於今日按謚
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官潔正曰清謚曰文清實愜輿論

墓誌

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聚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
縣香山鄉振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尚書楨之
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諡正獻本之弟母曰范

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
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戶部為小官祿簿公生弟授
徒以為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
授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
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
伯仲驚歎以為異人爭尉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
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
入三年汝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永魯公翀

為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
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別使者以金為贐公却之改翰林
國史館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為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
轉大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選翰林修撰與修天厯實
錄承詔祀天妃于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
天子命函香致虔以海漕為禱又何懼為頃之風息竣
事而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
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

內日月薄蝕星文乖相正月元旦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濫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然歟宜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下遂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

暑冒露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沈寃澤物為民心宜城民
與富豪爭刈麥共毆而死乃賂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
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經或疑其夫
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服始則曰以寡
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用山桑及棠木
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骨得無損乎命
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是破械出二
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劫巡檢執五人

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巡徼以
罪免非公之明五人者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
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冤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
濶于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
刻專逢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受民如公者乎至正之
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
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起拜
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

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綰紳以為榮公學務博尤喜
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
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曰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
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
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其鄉貢又嘗為
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
泲州孝子段懋父歿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
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人託宦者少

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荆襄士多稱譽之公
表其于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
靳當守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
以聲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
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
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亞
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諡文清娶劉氏
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顥顥補弟子員六女在室公先世

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永村原戶部僞葬江陵正獻始
兆塋山公將遷戶部榷北歸以貧不克疾革猶以為言
公葬猶子中書掾璠序次行事來請銘天爵昔官朝著
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與二
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
銘曰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
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成鳳憲臺秘府詞林辟雍
優游清華論議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操之有要斯

能不忒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嗚嗚其鄧抑抑其儀天生
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泊乎委順歸寧故
丘谷爾後人尚承公休

祭文

南陽成誼叔撰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月乙亥朔越九日癸未承德
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成遵托友人應
奉翰林文宇王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

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宋公
之靈嗚呼我昔計偕獨遊京國孑然小子孰依孰式薦
名禮部獲拜主文敬覲私室始與公親公貴我賤公長
我穉忘勢忘年義敦兄弟史局載筆之邱晨集抵掌談
笑聯鑣接席忘情爾汝或怒或嬉討倫世故切摩詩書
我往供奉公拜御史官雖異署居則密邇晨興執轡必
所之過墻濁醪自公退歸匪無朋遊好我實厚子呼伯
叔婦稱先後處已以謙應世以和變化疎率益我良多

僉憲荆楚繼繼言別思公不見一日三月內斬冉名轉
教成均我忝臺省曹務紛紜會見有時猶恨契濶跡雖
暫疎情實莫奪我車出京公直鑒坡聞公榮貴踴躍歡
歌今年之春寄我締綵展玩書詞非公手迹怪問來使
未恙未瘳豈期一卧逝去莫留公書滿箱晨夕繙閱不
覩顏采徒增哽咽公言銘心時猶在耳後曾有期孰信
公死倏爾如夢十五踰年兩兒孩童今齊父肩太史有
傳奉常有諡遺憾公無余哀未既葬不執紼哭不憑棺

永思舊好北望沈淵
肉為京牧酒為京釀
情則故人神其監諒
尚饗

哀辭

國子典簿河東孟昉天暉

巍巍宋君家世燕里
伯仲登科序掌國史
頡頏中外遞為直指
後先國學再遷學士
二十餘年寵賁金紫
人誰不死如君者少
生不為殤死不為夭
有子而文克紹厥考
名譽軒軒得之又蚤
恩覃二代光被于宵
老氏有言

死而不朽不朽伊何是之謂壽君學之博不窮其叩出
言有章錦囊繡口造物何仇云胡不久況君之負青年
有聲衆皆謂君禹門之鯨挾藝射策却走邈兄遨遊江
淮南抵于衡泌舟匡廬以挾其靈以鼓其氣以礪其鋏
再駕力攻一戰而捷譬如養由援弓着鞬百步之遙貫
彼楊葉由是而後聲華藉藉抒將天藻試草北堂天不
文祐奪此賢良予在閩南聞君之喪再三其寔泣涕浪
浪作此哀歌以慰其傷取酒遙奠永懷不忘

挽詩

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起巖夢臣

生平文藻吐雲烟一夕精魂便黯然方喜聯鑣呈信史
俄驚回首隔黃泉淒涼東壁圖書府寂寞西原草樹阡
二宋聲名擅當日士林應有後人傳

翰林侍講學士東海李好文惟中

四海人傳二宋名玉京連占兩科榮鄔陵初喜知公字
長樂終思送我行故里經過人不在遺孤問訊淚如傾

荒墳數尺西山下一段平蕪綠又生

誠夫兄弟皇慶中嘗與先大人相遇

鄢陵逆旅始相知至正乙酉好丈西行顯夫賦長樂坡詩見送乃絕筆也故及之

國子司業東昌司廨彥恭

二宋登科友二司同年聯事每相資
兩家顯達人多慕
十載凋零我獨悲
蓮燭花明曾試草
錦袍塵暗漫留詩
夢君忽作吞聲哭
老屋空梁

河南行省參政太原王守誠君實

世上思聯壁人間惜桂林詩中無敵手
琴裏少知音隴

樹風聲慘度秋月影沉白頭同輩友把筆已酸心

平樂府達魯噶齊旺扎勒巴哈淵道

雲擁青驃錦繡鞍芙蓉仙去海漫漫人間不殉黃金枕
閑

天上交情隔羸得哀詩拭淚看

中書右司郎中關西趙公諒允昇

志在淵源學名登甲子科人才方若此天命遽如何勿
樂喜安在東芻憂愈多英風空想像薤露忽聞歌匣失

剗犀劍機閒織錦梭一編燕石集欲鑒淚滂沱

國子助教汴人段天祐吉甫

二首

龍飛天子孝廉科不奈君家二妙何一代文章今已矣
同年兄弟苦無多秋風神道悽松柏夜雨精廬點薜蘿
俛仰交遊非舊昔淚痕洒遍海橋波

猶憶錢塘去歲時書來珍重復題詩誰知萬里相思字
却是同年永訣辭憐我更知如鮑叔絕弦端欲為鍾期
不憂世澤無傳業看取階前玉樹枝

國子司業東郡楚惟善寶臣

翩翩風旆挽難留
天上新成白玉樓
大宋生前還有約
斯文地下擬前修
翰林赫赫名空在
宰樹蕭蕭歲又秋
倒屣迎門記相待
欲題詩句淚先流

國子監丞汝陰李黼子威

松廳交契半成塵
又見鑒坡失此君
只意遠恢先世業
期中斷立朝勲
僅遺名位傳遺息
無補饑寒有古文
難弟難兄詩侶在
滿山明月兩孤墳

國子助教南城江存禮學庭二首

暫輟趨朝佩，俄聞引葬輅。
鬚眉猶在目，魂魄竟難招。
乍見奎躔合，頻驚玉樹凋。
淒風吹霧雨，向晚更蕭蕭。

前日賓亭宴，今晨奠几觴。
死生公自達，存歿世徒長。
松竹清貧在，芝蘭白晝長。
西山林影合，幾度立斜陽。

國子助教長沙周鏜以聲二首

早擅文名翰墨場，共推才調似班揚。
草麻獨照金蓮炬，衣繡曾飛白簡霜。
塵世不堪留玉佩，星宮久待醉瓊漿。

鞭鸞駕鳳今何處蓬島三山嘆渺茫

辛勤不肯問田廬一世清貧只自如
楚國秋深猶有賦
茂陵病後更無書
幾年通籍踰青瑣今日招魂戀素車
忍聽悲風哀些苦白楊蕭颯滿郊墟

國子博士安成劉聞聞定

廣陽帝王都生才總豪傑宋氏產鳳毛
頡頏丹山穴大宋掇掄魁千里誇汗血
挺挺廟廊具自方稷與禹小宋踵而生
抱才不屑屑錦腸浣塵土出語必清絕
長公早

厭世士類爭哽咽賴有夫子賢詞林紹風烈吹荒發高
響掉鞅追往哲特起步生雲屢空心似鐵岌岌柱下冠
皇皇使者節歸弘虎闈講進造玉堂列自我初識君交
情何茂悅往來幾廿載相視無冷熱昨者纂三史君名
班馬揭走也徵自南裴馬承乏缺停觴語宿昔握手驚
老拙知君衆人中於我念常切過江宋史繁綱領君獨
挈是非有不齊資君一言決可憐朱墨煩易致精力竭
蹉跎齒未暮浩蕩尋已雪偶成三日潤忽報二監孽問

安榻頻造伏枕氣就茶朝看戲彩即日夕擁衰經衰寒
浮世夢奚翅劍首吹人生無萬全賦予有更迭古來賢
達士幾人享期耄想君乘雲氣英爽不變滅往往見九
泉誰能久離別

國子博士晉寧張翥仲舉

永念賢昆弟魏科接武初聯飛阿閣鳳繼化北溟魚挺
特俱人傑淪亡逐鬼墟官同三品貴年亦五旬餘二老
深知我平生每過譽叨陪國子教復遭史臣除公既當

詞筆時兼纂宋書文章古南董獻納漢嚴徐鵠立親經
幄龍光映直廬勲名宜遠大身世竟空虛鰲禁春華斷
鵲原宿草疎故人今已矣諸子喜森如墓有碑堪述家
無業可居招魂空帳望回首重欲歔往事嗟何及孤懷
黯莫攄幾番梁月夢驚起淚沾裾

翰林編修嚴陵方道堅以愚

玉堂無復聽鳴珂銀燭揮毫思若何司馬史成心力盡
杜陵詩苦肺痰多新墳冉冉迷燕草舊夢悠悠落楚波

久擬此章招宋玉秋風洒美不成歌

宣政院勾管番陽王常仲明

大雅如雲散斯文竟陸沉風流相代盡涕淚欲難禁憶
昔興賢俊知恂必迪忱六經尊孔孟百行首騫參盛德
人無間名家衆所欽發祥惟朔土振藻自荆岑小宋科
名大尚書世澤深二龍江表躍萬馬冀羣瘖曳履趨東
觀抽簞侍禁林力辭三詔掾不受四知金歛起司邦直
由來實國琛漢廷災異疏唐宸儉慈箴綜核先名實旌

誅靡僭姪軺車方肅肅驛召已駸駸北院旋超拜西膠祇
暫臨百年興禮樂四海萃纓簪周監資先代唐書畧嗣
音才名班馬輩筆削聖賢心侍婢然椽燭中官給綺衾
屢前宣室席小却玉堂陰述作皆稽古訐謏必違今囊
詩心欲嘔索筆力猶任消渴三年久膏肓二豎侵應劉
嗟鬼錄嶽獻悼人琴永決香山路悲歌易水潯罷朝爭
出祖遮道佇來歌賤子初漫刺他年屢歎襟蹉跎雙白
鬢契濶幾清砧把臂何嗟及為歡豈重尋經過舊遊地

惟有栢森森

集賢院經歷武威余闕廷心

紫陌曙蒼茫松門近太行悲笳翼蜃軸素紱引魚荒故
筆誰採取神書永共藏愁尋持橐地秋陰結女牀

國子助教汴人張楨約中

東嶠啟暘谷虞淵納賓從風雲既倏忽瓊瑰叶宵夢瑤池
寶瑟徹阿閣羽衣送客名趨金鑾清標狎麟鳳班馬聯
赫奕郊祁等淵重遺文照奎壁逸駕推伯仲丹旄出神

州玄都載與頌徽音忽如在中夜發深慟

監察御史大寧王時本中

二首

憶昔同年日君才獨擅揚方期綿壽考不擬報淪亡有
子堪承業無錢事奉襄夕陽射丹旄讀罷淚浪浪

二宋昭前代于今復見之清朝威鳳瑞大雅鵲鳩詩執
紼諸生慟承家幼子悲濡毫欲銘墓嗚咽不能辭

廣德路知事吳興張世昌安國

壯歲高科接踵登有才無命弟如兄經綸未展平生學

筆削空垂後世名
風采素稱真御史
範模咸仰舊司成
路人聞訃猶傷惋
況我斯文骨肉情

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林希元

二宋才名世盡聞
兄亡到弟重憐君
禁林便少人當制
寓館空名客乞文
獨倚古槐悲舊馬
未生春夢望新墳
燕人縱有能扳桂
不及先生思出羣

錢唐謝閏堯章

伯逝人皆歎公亡
世益憐生平雙白壁
身後一青氈業

尚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己少把筆遂淒然

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宜秦胡震震亨

相別都門值病時豈知千古見無期
經筵講罷無洪邁
史館書成有宋祁
伯仲科名同介壽
子孫世業共聞詩
西山萬仞空埋玉
楚些無由酹所思

翰林編修銀納錫敬之二首

磊落金閨彥昂藏松柏姿
豈期年未永驚颺忽瘳之風
雅遡淵源莊途力驅馳
鏗鏘發吟咏滂沛吐文詞
五采

如孤鳳羽翼常歲挺性靈解韶音傑出感多儀吁嗟命
靡常親駕蒼山陞巖霜泥玄廬宿草漸披離思之難為懷
攬涕動深悲擬子招魂篇亂以萬里詩

弱齡抱殊才雁塔蚤題名枕經追往昔抱道欣後英詞
翰時煒煜簪履日崢嶸政闕厯臺閣奄忽歸玉京結轡
玄泉道息駕故山塋此年復何年長逝隔音聲蕭蕭白
楊寂哀哀幽鳥鳴愴惻霑霏露寥落難為情出宿重冥
曲大暮邈難明漫擬薤露歌泣淚徒沾纓

雁門集卷四

薩天錫詩曹氏潘氏選本畧寂余所梓畧備今復從
荻邇王氏得雁門集八卷分體詩四百二十有奇末
附詩餘十有一闕至正間吳郡于文傳為序始詳薩
都拉者即華人所謂濟善也字天錫號直齋祖斯蘭
巴哈父阿魯齊世以膂力起家累著勲伐受知于朝
命仗節鉞留鎮雲代生天錫于雁門故為雁門人幼
岐嶷不羣稍長為文雄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

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陟侍御史于南臺以彈劾權貴
左遷鎮江錄事宣差後陟官閩憲幕其所作詩豪放
如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秦華雲間蒼翠孤聳
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雄神凌波
春花霽月之嫵媚也又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為
一集命未曾見今止采前刻所不載者又得如千首
一以追表代郡應運之風雅一以自懺髫年撰錄之
牛舛云爾隱湖毛晉識

安雅堂集卷十三

祭鏡助教文

嗚呼士之生世蓋將有為豈為身謀力學以施嗟君窮
經有志用世陸沈遠方髮改神勦晚官上庠少遂夙心
自春徂秋病乃弗任何豐于學而命則嗇人孰不耕君
獲則厄惟昔同堂相與笑言惟今臨岐輻車嗚呼燕山
之雲盱江之水此別伊何千古萬里我酒既旨我餽既
時魂兮少留我心孔悲

侯菴文集卷十

題樟南閣

曩年冰雪何其酷到處豫章皆折禿吳家一株三百載
老葉至今青蔌蔌面之有閣開八窻詩書白晝南薰長
土深根遠耐寒暑閣上主人如此樟

侯菴文集卷十一

謝陳又新

滿空霜露菊瑳瑳足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

不知老色是誰多
參苗織席來東海
松葉燒烟出爛柯
甚欲追隨報雙貺
五雲飛去奈君何

青陽集卷四

廬州府城隍顯佑輔德王碑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城池在淝水南浮圖祖桂
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榕始作
僧舍祠傍榕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為殿室門廡繼又得
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
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
效勞至若畚鍤之事皆自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

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為甚特其神祠為民祠禱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以不嚴祀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尚有能議者乎龍之為祀其徒可謂近民者矣郡人自王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代飭碑闕請為之銘其銘辭曰

阻江阨淮大邦維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潛
阜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赫赫厥燭卓卓
厥序綺寮珠樹呀如鼇吐雕房玉除下有芙渠冠裳珎
琚神容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
蟠簫擊鼓烝衍於下粵神泣予以及斯所往者之季廬
受其獎臨衝小樞亦莫我既誰其為之伊神之貽楚人
其尸如杼之縷燠寒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佑神之來
汝我相而疆昔為金湯山川回翔神其不忘修捍而域

神其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教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
作民主天子萬壽

青陽集卷六

漢武射蛟臺

樓船遡南服冥披窮山川駐蹕潛嶽區埋玉燔紫烟山
澤莽遼曠竣事遂言還鸞旂陟崇岡延覽隘八埏大江
去茫茫高浪排雪山毒霧白晝昏饑蛟吐饑涎期門射
生士馮高咸控弦獨取金僕姑一發中其顛陽侯驅罔

象安流淨淵淵錦帆張景風蕭鼓際遠天歸來朝明堂
簪組聯貂蟬會海合泰山還復幸甘泉雄才與大畧氣
槩凌九天焉知千載後荒臺狐兔眠我來素秋節林巒
紅葉鮮矯首望京闕日暮寸心懸

出雷港

江水碧如鏡晴空無垢氛青山遙隔浦白鳥自成羣花
落春纔半潮平日欲照歸期應不遠消息未相聞

純白齋類稿卷十

寄濬圭杜隱士

先生高尚製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
泉石寫心無別事皇王經世有遺思
據梧朗詠秋清景隱几冥觀晝詠時
立志獨修天爵貴故應荷蕢接輿知

純白齋類稿卷十一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
白頭始遂歸田志

朱紱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香存
太常博士古官職贏得虛名遺子孫

五峰集

別集類四元

五峰集原序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
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於脂韋靡麗之場不掉鞅於鬼
斧蛇神之域震奮如雷霆動運如日月變幻如鬼神春
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浸揭日掀天
清圓如柝彈銅丸迅飛霄漢心與之競而不暇焉雄哉
先生之文也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為恨於

乎是心也非獨予為然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春
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評詩家風格未嘗不以五峰首
稱而以未見全集為歉比銓曹擢予知樂清拜命之日
私竊自慶以為樂清乃五峰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
有珍藏於士大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寔與先生有厚遇
焉到官初謁至聖先師因詣鄉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
位未立故補次於龜齡王先生之左案牘稍暇訪厥遺
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

即覩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
醇醲先生之文其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
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庭予驟得之不啻獲
拱壁夜光喜不自寐者凡幾綸亦知詩士也遂命之編
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繡諸梓將與天下共焉夫詩之近
體莫盛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免有大
而肆夏小而流離之失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
膺元聘起為秘書閣以文章見高一世史稱先生非先

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
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為先
生增重耶雖然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於先生固無所
加使先生之文而無傳耶先生亦無所增損赫赫之光
與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自若也不曰先生之文傳不
傳於吾邦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之幸不幸係
耶集成偕書以為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時弘治甲
子歲菊節鄉進士知樂清縣事鳳陽懷遠慎齋錢景書

於忠愛堂

五峰集

五峰集

野處集

別集類四 元

跋

復孺邵先生集者上海陸大裕公所藏書也余游馮先生門見几上有蛾術詞選予叩其原先生謂復孺當勝國時與楊廉夫陶九成錢惟善齊名三君皆有著述行世獨復孺泯而弗彰吾子能梓以傳之得非復孺之幸乎都事三山陸君善余所舉復慨然檢出詩選及野處集三種合并請先生校其訛舛前後帙成十六卷刻于

好德軒中與詞家共傳不朽

昔歲甲辰陸文裕公館遷于江樓之東公之子小山君博雅贍給登樓必有所賦尤愛宋元人小詞暇則填一兩闕以自娛嘗檢歲書得元人邵復孺蛾術詞選一冊披閱歎賞圖欲梓于家塾不幸疴卧良久未遂厥志逮壬申歲古歛汪君名稷希慕往哲一日過余館見几上先生詞選亟起謂余曰此詞可梓乎余應之曰此小山陸君之志也夫元末兵亂浙中殆甚一時騷人墨士徙

避于吾郡橫泖之上者凡若干人若會稽楊庶夫天台
陶九成曲江錢惟善之流更相唱酬日以著書立言為
事是皆逃世而忘形役之勞者也復孺則睦州人嘗為
吾郡校官遂家于郡西小蒸與諸公相去甚近人各有
集傳播于世復孺則未見其傳今汪君梓而廣之俾與
諸公並稱于時豈非好賢之至歟小山之于都事君名
郊者搜諸故篋復得詩選與野處集二種並授汪君梓
之不敢自蔽以沒前賢之善也遷故詳其事于末簡時

壬申臘日上海馮遷書

梅花道人遺墨附錄

修梅花庵緣起

錢士升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杯土耳午未間頽圯幾毀
安成謝侯高其風為叢土題石隆然與殘碣並峙
顧其地縱橫畝許西北水啗其趾東偏有僧廬位
置穢雜井區庖湫至割墓道之半殆幾于剥膚矣
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構祠以祀先生而余適歸
里亟請于吳邑侯侯欣然曰闡繹清芬激揚風軌

吾事也。隨過梅里跡之徑，阨陜屏輿，從而入墓前。
有梅數株，眺覽凭弔，徘徊久之，立捐贖錢為鳩工。
建祠計而雲間陳眉公聞而貽書余曰：「賢者作倡，
更須韻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屬元宰題墓門之
額，亦足以傳千秋勝事。」奏集一時，豈偶然哉！昔東
坡桓山、登石櫛鼓琴而歌，蓋歌毛骨之化為冷風，而臣妾
貝玉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年，當時
王公貴人黃腸題、湊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于平

蕪灌莽間不可復得而此獨巋然若靈光邦君大夫以
及幽人勝侶復為創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
重竟何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
概見惟妮古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為寶友人
孫若英嘗參以郡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彙成志林侯
祠成刻之今登斯堂者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
慨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為聚沙植因布金種福知非
侯意亦非不佞所請于侯意也僭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修梅道人墓記

謝應祥

有魏塘陸沈吳仲圭自號梅花道人其墓遙附城東隅
寧謂雲穴峰頭石牀松下乎墓前有斷碑又鐫梅花和
尚之塔豈埋名未穩復逸既朽之骨歟語在邑志中不
具述先是好事者墓旁結茅屋數椽或者護白狐大鯉
之隱見抑未可知第歲月積矣霧野合霏日隴冥漢孝
廉錢康侯諸君並抱雍門之痛居士曰有司責也爰倣
若斧例叢土累闕象石著姓自是引安陵恍對執戟瞻

馬城宛面夏侯誰指鱸怨碧水鵬悲青山哉憶初下車
時搜延境內懿蹟僅尋得陸敬輿祠構錦官村落越六
年乃得仲圭雖然敬輿猶楚材沉暗索之不錯如仲圭
實隱而不彰也者昔史遷次伯夷傳曰余登箕山蓋有
許由冢云嗚呼知史遷之所以闡許由則知居士所以
表仲圭矣萬厯丁未孟冬月止室居士謝應祥書

梅花墓考

孫茂芝

世言吳仲圭嘗賣卜魏塘墓側舊亦有梅花菴與池則

固生而居之歿而葬焉者也魏塘故為鎮宣德中嘉善
分為縣治墓東去纔二百餘步耳以仲圭高士得不廢
焉胡元時鎮萬戶陳景純其園名于浙右陶南村輟耕
錄所載陳愛山移買石假山邀顧淵白觀之指曰此公
族中之物顧笑答東搬西倒陳默然者正此也園有東
西二街今稱梅花巷又稱梅花里者即昔花園之東街
街北行數十步稍折而西度小橋可二十餘步則仲圭
墓在焉墓西與北皆枕水實在陳園之前有橡盈數抱

蓋仲圭時故物所謂橡林者也墓碑隸梅花和尚之塔
相傳仲圭所自題既斷為三而失其二中所存者左細
刻生至元十七年庚辰七月十六日右刻沒于至正十
四年甲午乃知仲圭年七十有五焉正德中給諫咸寧
倪公璣謫縣為丞構亭覆之尋廢馴至萬厯初載而
橡亦凋瘁不復春竟隨秋風而偃

玩齋集卷首

神道碑銘

揭祐
民撰

延祐之際仁皇隆尚儒術而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
清公蜀郡虞文靖公巴西鄧文肅公宣城貢文靖公先
文安公相繼登用文明之盛煥然有光于前能繼先業
而以文章政事稱者獨貢文靖之子是為秘卿公公文
靖次子也諱師泰字泰甫其先世居大名路開州長垣
縣之蒲城至宋有文顯者以武德大夫都總軍將使從

思陵南渡繇鍾陵徙居宣城因家南湖公八世祖也文
顯生尚書省評事賢賢生承信郎之琳之琳生朝奉大
夫大用大用生承節郎應寔是為公曾大父八皇朝以
文靖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
伯妣黃氏追封廣陵郡君禮部生士濟是為公大父以
文靖貴贈亞中大夫秘書大監國子祭酒歐陽玄奉勅
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太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
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夫人太

常生奎即文靖也集賢直學士奉儀大夫贈翰林直學
士太中大夫諡文靖御史中丞馬祖常奉勅撰神道碑
又以公貴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廣
陵郡侯妣張氏累封廣陵郡太夫人公生有奇質穎悟
過人三歲授以詩輒成誦太常嘗曰是兒吾家書廚也
必大吾宗延祐二年文靖提學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
文正公辭國子司業歸鄉里公受業其門文正深器之
七年文靖召為翰林待制公從至京師至治二年用大

臣薦為國學生嘗作儼神賦袁文清公大加賞歎謂他
日必秉文衡時北人多易南士公毅然自立人莫敢犯
嘗夜讀書隣女數見謗公盛怒責之明日迺知同舍生
所嫉也文聲益著諸生多師事之鐘樓街遇駕小紅車
婦人遺囊道上公從者得之皆大珠也公追還之婦大
驚拜伏選其中大者數十枚為謝公不顧而去他日知
為哈廝侍郎之母侍郎數詢其人不得公終不言天厯
二年公試上京擢第擢授吉安路泰和州判官階從仕

郎聞文靖公訃自京師奔還執喪無缺禮至順三年服除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宰執而下皆敬禮之中書移文江南三省掾史互相遷調他省不得取用公上書言人材之生無間南北用材之道何分遠邇姑以近古言之陸忠宣生於越范文正生於吳張九齡生於嶺南周子生於道州朱子生於新安歐陽文忠生廬陵世祖皇帝首徵南士居中書者有之任臺諫者有之今限以地分則周子朱子之道學不必尊忠宣文正

之德業不足紀歐陽文忠之文章不可傳國初南士之
彬彬者不必尚茲議一行不惟遠棄歷代之嘉猷實乃
近變世祖之良法書上不俟報一夕引去省遣人追之
不及遂優游田里以奉其母置學田以養子弟之來學
者立義莊以贍宗族之無依者至元二年以應奉翰林
召階徵事郎明年從兄師道來為編脩官迺以避嫌辭
遷奎章臺典籤又以避親名辭六年丁內艱執喪如喪
文靖時至正三年服闋擢紹興推官階承務郎山陰縣

民徐告郭等殺其兄獄已具內一人乃豪民嗾徐誣之以報私仇公竟直其寃坐豪民以罪縣論阮氏死事由謝獲邵私鹽用木楫打阮而死公讞之即阮之私鹽邵實無預阮因謝而死公盡平反其事餘諸暨捕獲山寇株連滿獄公審其冒墨者白奉使宣撫縱之山陰民徐奪人土田誘人妻女三江亭氏某豪奪武斷撓法欺民咸有所倚公一置于法王亞闕死事連逮平民甚衆公發蒙摘隱虛實彰然稱為神明奉使宣撫舉公治行東

南第一八年復以翰林應奉召階儒林郎預脩遼金宋
三史有金織文段之賜九年擢宣文閣授經郎階奉訓
大夫所訓皆諸生及功臣子孫公師道甚嚴三宮賜賚
甚厚五月扈從上京兼經筵譯文官進講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反覆義利之辨上悅賜以金織文段十年
遷翰林待制階奉直大夫俄兼經筵參贊官又代祀天
妃自直沽至彰州凡一十七所故事使者二人僉議以
公誠敬純潔宜專領其事十一年竣事未還道拜國子

司業諸生聞公之至欣悅倍常在監一年深厭時望十二年太師右丞相奏宜如世祖皇帝時省臺兼用南人上可其奏首用公為吏部郎中階奉議大夫未上拜監察御史分巡上京至平縣有賈販木綿五十車夜宿劉呂家比明盜其半縣以坐劉公曰事可疑也乃平反未幾果獲真盜遷吏部侍郎十三年太師右丞相南征上曰江南不靖民多誑誤朕當曲赦使自拔來歸公與刑部侍郎托卜堅巴哈奉詔往諭仍糴兵糧三十萬石於平

江時鎮江金壇縣王肯堂十一家自冠中來歸南中丞伯嘉納既納其款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閭欲仍以反逆論俱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刑部與公覈之刑部曰當從右丞公曰當從詔旨刑部曰詔在前降在後公曰曲赦之詔方下而用法既降之人恐非主上好生之心刑部始怒卒從公論改兵部侍郎階奉政大夫中書遣理口北十三驛時富者倚權勢隱蔽貧者無援日困公至囑託者紛紛皆不得行乃第其力之虛實而高下之貧

得少舒焚香遮拜于道家題官位姓名而事之十四年
復遣理涿州良鄉七驛均平允當一如口北轉都水庸
田使階朝散大夫糴軍儲一百萬石踰月而事集十五
年改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未行陞閩海道肅政
廉訪使未及境而赴訴者遮道公隨事諭遣莫不厭服
以禮部尚書召及行又調平江路總管時淮南張士誠
之衆已壓境或謂宜遲遲其行公曰上命也時江浙叅
政托克托因分省是郡守禦調度一出己意公不得有所

更張未決旬城陷公懷印而出欲圖克復竟不得遂乃
作幽懷賦以述其志十七年張士誠籍所據歸朝廷江
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公承制用公為兩浙都轉
運鹽使又承制用公為參知行省政事皆非公志也十
八年廷議以福建歲煮鹽十萬引內一萬五千歸省憲
餘八萬每引易米五石以五千於樞關分水通江東西
之商販廣東歲煮鹽四萬三千引內存二千五百五十
餘以易米至直沽如福建罷福建都轉運使司置提舉

司分戶部尚書一員以領之以所易米自海漕至直沽
給空名宣勅募能自備海艘漕至京師者授之起公為
戶部尚書階中順大夫得自辟曹屬事關鹽法者從宜
行之勅授以下得專處決省憲不得與焉別命福建廉
訪使瞻斯丹廣東廉訪使博索巴哈以相督運遣應奉
翰林文字程世京持印章至閩十九年春命始下時公
在江湖道阻不得往乃上書中書言閩中山多田少以
鹽易米固為便益只恐鹽有餘而米不足民將不堪財

竭力盡人心離散書上不報二十年春公始得抵閩時
上下洶洶言不便在倉之鹽不滿百引公剪刈魁姦搜
剔宿蠹分遣僚屬曉喻客商嚴制以斷私販分隅立局
以便民食時閩廣郡縣多為有力者所據雖曰稟令於
省而令實不行皆服公之威信聽命惟恐後踰月得米
五萬餘石先漕京師復上書中書言江東西之盜充斥
樵關分水絕無商賈而境內素非產米之地言極懇至
其年冬上賜尚尊金幣召還以戶部尚書都呼圖代之

東宮亦遣賜公以風汎非時未得發舟出居城西香嚴寺有司猶日供具月給俸廩公悉拒不受二十一年築亭於寓寺之右曰高風亭其上曰鳴鳳日與諸生講明道德性命之要省憲諸公四方賓客及方外之交候問無虛日公歎遇周洽莫不得其歡心朝廷以秘書卿召階中憲大夫仍命行省還公所辭祿使者具言朝廷之所以待公者及東宮大書公姓字期以必來之意二十二年夏自連江福寧遵海而北至海寧時夫人留門生

朱鏈家遂寓焉竟以是年十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五
二十三年閏三月三日權厝于本州十七都小桃源公
娶張氏寧國路總管紹祖之女累封廣陵郡夫人子男
三人晟旻時已卒以兄朝列大夫江陰州尹師譙季子
昱嗣江淞行樞密院掾史女一人適海寧州判官張肅
大夫見子也孫男一人寧童孫女一人公四為考試官
考國學公試者一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所得多名
士主文福建時榜中再舉三舉之士過半尤為士論所

歸推官紹興時江浙江西湖廣皆聘為至正七年考試
官以江陰君之喪俱不赴公篤淳溫厚樂易可親所至
之地學者雲集雖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
凡數百人為政外嚴內寬不苛不死有古良吏之風為
文嚴密清麗閒深典實詩極幽邃冲遠能兼諸體有盛
唐風骨當時得公所作為寵榮有詩補註二十卷友
于集十卷玩齋集三卷蟬竅集二卷閩南集三卷公在
京師揭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而虛其中禮部員外

郎程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為玩齋先生云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鄉門人劉中狀公世系厯官行
事請銘先文安公與文靖公同朝而余又嘗與公同事
蓋有再世之好故不敢以鄙陋辭乃為之銘曰

貢系端木用字為氏禹興于漢位列三事代有聞人迄
于我元文靖炳炳焯焯禁垣公濟其美光前復始體本
于經用參于史勇往力邁行之遵聞鍾呂之音黼黻之
文論經筵閣典教胄子內掌絲綸外振綱紀部理國程

梁植莠薌柄文造士拔尤蒸髦上明其忠下懷其惠尚
尊織文便蕃內賜中秘之召矧登政途天不憖遺一疾
弗瘳春風之和猶想樂豈秋月之清如覲華采公今歿
矣不沒者存其去彌遠其聞愈尊崇山盤盤流泉浩浩
刻此銘詩用樹美道

後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譖以非才
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旣入居文學侍從列而譖隨牒

遠方浮湛州郡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
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
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譜適
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因敢
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高文大冊
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謂一臂終未能盡大觀
而無憾也譜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
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引之進而旅於

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譜始遂其
快觀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
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
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
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焉有一定之體
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
釋褐授官而踐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
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爭衆

聽施於史傳則務詳瞻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尋國勢施
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
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叙之屬非有其
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
勝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奇絕之槩有
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時人靜者互為倡酬則皆
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
同日而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

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山先生後逸文集亦不載無
考

右編貢玩齋先生諸集鈔梓既久板多散逸存者中亦
多模糊蠹蝕艱為全書識者惜之予至宣州適察友李
君時言東筆郡乘進庠生貢子安國典司纂輯問與叅
訂安國玩齋先生後裔也一日暇共談及是集李君曰
郡中板刻類有數帙若是集則可以訓者盍相與成之
安國乃敬出家藏全本以授予予閱之想見其為人知

先生不獨詩文之可傳而已遂命工人補刻之以終李君之意以成安國子景行之志且使欲觀先生是集者不致有遺憾焉嘉靖乙未春三月西蜀璞齋徐萬謹壁識余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余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從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餉卒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旣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臥仰藥而斃余所聞貢生者如此余按國史

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纊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鑑
作紀年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耶寂後
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
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禕死於滇豈負人
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余竊傷公流離憂
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乃令隱泯堙鬱無以彰於後世
耶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余亟言於郡丞徐君補
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詔宣之人士

云爾嘉靖乙未春三月望後建安李默書於郡之惠廉亭

學言稿

別集類四元

學言稿序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以與於斯也吾郡吳文正公作尊德性道學問齋記自謂墮訓詁講說之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嗣後專以尊德性教學者冢孫叅政公益得公晚年之學者也元史本傳謂文正公捐館從公遊者皆就叅政卒業則其能獨

承家學可知矣其始任國子助教諸生皆樂從之預編纂宋遼金三史與揭文安歐陽圭齊輩相上下其於文與學既已彬彬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黃公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募民兵殲劇寇平撫建兩郡戰必勝攻必取武功赫然豈非有得於心故推之天下文事武備無所施而不當也哉至於被讒落職口不言功陳友諒辟召逼迫卧牀不起以死自誓則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蓋文正公晚年深造詣極直接聖學

之統不及大行僅見諸叅政之小試猶不能竟其用從來聖學難成既成而又艱於表見如此則其所著述者可弗寶貴而流傳之乎叅政所著周禮纂言為文正公所口授者學言稿則其詩也不學詩無以言名稿之意殆亦自述其家學云爾且詩言志者也觀其詩則其生平進學之功與發其所學之概可考見焉今聖人在上復文正公從祀叅政所以承其學者亦將大顯故其詩雄深雅健高出元人之上余不備論而論其學使讀者

知叅政為聖賢之徒蓋直承文正公之學者無僅以詩人例視之也同郡後學李紱敬撰

忠烈伯尚先生學言稿序

學言稿九卷卷凡若干篇崇仁吳伯尚先生所著也先生草廬嫡孫草廬倡道東南上繼絕學文其餘事耳顧乃謙而又謙以支言名其集此學言所以紹先業也先生存當時有道學以淑乎人有政事以澤乎人有謨畧以安乎人有忠義以感乎人聲先殷殷摩戛霄漢可敬

可傳不獨詩也蓋元政既衰先生以任才補官世有爵祿義不可去其先憂後樂憤世疾邪之心往往於詩焉發之故欲窺其心非詩不可也昔杜子美當唐祚中微以愛君憂國之心寓於詩謂之詩史至今誦之尚能墮千載風人之淚況當時親炙之哉先生事實具載元史跡其宦業人皆可踵至於手握重兵以身殉國受譖讒臣左遷除名抗節偽朝守志不屈窮死牖下清風穆如忠義若此詩云乎哉故不讀先生之詩不知先生之蘊

不知先生之心先生之詩忠義所發非流連光景無益之辭也豈可以易易視之哉新安葉君良貴以進士宰崇仁嚴明豈弟有古循吏風感先生之忠義思有以表章之訪其家得所謂學言稿者將棗刻而傳之屬霖序其簡首霖末學小生景仰高風久矣顧摛辭鄙陋敢序先生詩哉特推本先生之心以告來者俾有以知先生之可敬可傳不獨詩也於是乎書宏治十三年歲次庚午春二月望後三日後學金谿徐霖川濟書

忠烈公伯尚先生家傳

吳當字伯尚文之長子草廬長孫也自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比長大肆力於經史百家日聞道德仁義之奧衆皆謂吳先生有後矣虞文靖公家首延至訓課弟子已而侍大父至京為國學生未幾丁母憂歸而祖父相繼以逝治喪葬禮具如制時四方從大父遊者皆就當卒業焉後至元四年監邑阿里仁甫薦名於上次年己卯以廕授萬億四庫照磨未及上在朝名卿皆言當

大賢之後學問淵博居是職弗稱乃選授國子助教諸生皆心服秩滿爭言於上以留之故居助教凡七年嘗與脩遼金宋史多所考正至正六年丙戌改翰林脩撰奉旨代祀海嶽七年至江西因留校藝秋闈是冬除國子博士明年復校藝春官七月陞監丞十年陞司業十一年除翰林待制十二年改禮部員外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是冬再除國子司業十四年遷禮部郎中十五年乙未除翰林直學士時天下兵興五年矣丞相哈麻以

當有撥亂才又知江西民俗奉特旨授嘉義大夫江西
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偕刑部尚書董銓兵部尚書黃昭
招捕以江西便宜行事時朝廷兵力不給當至鎮江始
召募得兵適金陵有警援就赴之城得不陷即復由浙
及閩十一月通道至江西殲建昌渠克鄭天瑞明年丙
申平撫州劇寇胡志學等而郡悉定先是當未至江西
叅政朶反總撫建兵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
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

寇通是冬當方勵師往征江東之賊而有詔解兵柄遷
謫撫州路總管且令平章火你赤兵事於瑞州將士聞
命皆憤怒曰公戮力王事朝廷不加賞而反聽讒言失
信於我衆議不從他人當諭之曰是上命也不可違明
年至瑞州火你赤果以無罪而戮員外郎范淳檢校張
迪經歷陳昇皆當之從事有功者尋有旨再罷總管除
名十八年退居豫章之紫極宮既而朝廷始知被誣且
有功方陞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除際書未

至而陳友諒兵已先陷江西諸郡矣維時當既無官守
遂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而已而陳友諒遣騎辟
當出當卧不食以死自誓衆復昇牀登舟至江州仍不
屈拘留一年餘始終惟卧牀不起辛丑八月天朝兵至江
州聖上知當名遂大索致之惟長揖上尤知其素節不
強屈之贈詩放歸田野乃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越一
年癸卯正月晦日以疾卒年六十五生於元大德己亥
二子人金先卒二孫炫炯奉柩殯于谷坪之株源所著

有學言稿若干卷周禮纂言若干卷纂言一書則文正
口所授云

江月松風集

別集類四元

江月松風集序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
悅余見其詩益知其為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
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
流風焉夫詩本于性情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于
衷者苟怵于利欲而受變于世故之紛糾雖飾其言以
為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于內者充而接

于外者不雜故其發于言者如此嗚呼詩豈可強為之
哉余早歲亦嘗有志于是顧為貧所驅奔走埃壙之塗
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徜徉于雲烟水石間以陶寫吾
之所得于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石初集附錄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吉之安成人周氏由吳將軍瑜樹勲赤壁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官終振武將軍潯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宜春唐顯慶中又自宜春徙安成有諱廣者居石門田西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九世孫因字孟覺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

與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奏疏讓居翰林不就官終邵州別駕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彥明祖諱夢桂考諱以道字復翁篤志苦學宋亡浮沈遁迹於安成南吉村學者稱復齋先生先生自幼劬於書天資穎敏嘗與羣兒聚戲過者笑之即投具自是專心學術二十有三為前元延祐甲寅科舉初興以書經試不偶宋大學上舍梅邊王公以雄才奧畧為鄉閭矜式即禮羅訓諸孫先輩若

魯齋齊齋彭公伯仲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深
相器重母劉氏先卒服闋間一歲復齋歿先生俱終制
三年不肉食泰定間館郡城即為申齋桂隱二劉公冲
所彭公所知與家君誼猶兄弟桂隱公酷嗜先生所為
詩冲所公尤重先生經學每私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
鄉試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奚以強為乃專意古文
詞至正壬辰起兵徐穎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
揭家郡城家君闕館令壁兄弟受學杜門講貫時流欲

一見顏色弗可得。不挂名。校贈卷中。以師道自任。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員每屬文。不起藁。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莫探。其窮高處。直追配古人。益由其資稟。超越學識淵源。尤喜讀戰國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成之稱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為文為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鄉先達陳公一德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

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且老江南野史誰復
健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為國史補家君亦謂先生
學問文思度越流輩凡所為文皆沈著痛快慷慨激烈
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
規蹈距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蓋其
所養者深故其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槩也
先生之為人賦性介特氣剛直簡靜寡言笑鄙逢迎
而和易從容亦不為矯激之行方寸間常與造物者遊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嚮故孤立長貧雖田園居亦不
獲伸已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
夜憂人之憂恐不底於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
依於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為勸言之聽見之合
則亹亹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言噫惟先生之立
心操行如是故厯亂三十年領家衆凡幾人出入兵間
凡幾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抄虜之害者若造
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八九十

考終牖下相是為善之報未始不可憑者諸生嘗命工
圖先生像先生有贊見於文集中讀者可以知先生之
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歿
於今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八娶劉氏有
淑德相其夫子先廿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都吉吉字
從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
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邵德美德麒
德德詵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

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
以今年九月廿七日塋廬陵縣儒林鄉長牢楓林之原
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壁於門生中年最少受教實
深先生嘗詔壁以身後撰行述嗚呼痛哉以先生之學
之行可使其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茲不揆謹撫先生
平生大畧私共謚曰清節以乞銘於立言君子云門人
晏壁述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費震撰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朱夢炎書資善大夫秦相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歿於
正寢歿之後五月其門人晏璧狀先生之行徵銘於番陽
費震按狀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
軍瑜西晉時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
安成由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

總管諱廣始九世孫因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紹興進士第官邵陽別駕先生之六世祖也曾祖彥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劬於學不為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大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才延訓諸孫鄉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諸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優游閭里絕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顏色不可得杜

門校經以道自任淑諸學者無不底於成其為學務求
聖人誠意正心真和而實踐不尚華麗故其為文也質
茂淳朴不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彛倫之言至正壬
辰江南失太平安成為甚先生潔身潔行不以困阨累
其心而尤忠君愛國彰善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為
國史補晚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自號
石西子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
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廿有七年卒

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從泰廣西桂林府
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王吾貫孫
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麟德詵德崇德豐德
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
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
日庚申塋廬陵縣儒林長牢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
用章所贈先生之歿大夫君子慕先生德行相與謚曰
清節洪武初元余令吉之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

行而未嘗識容采然於晏君交且久信其為人乃為之
銘曰生之棘棘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既亡
矣有孫有子克紹克承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栢丸丸
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

奉政大夫山東按察使司僉事門生晏璧撰并書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名
為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筮仕之途惟以科目取

士科目外有豐家鉅室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庫雜識
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額狹三歲僅取百人應科目者不
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咸在黜落甲第之
餘置乙榜止於學校冷掾卒老不轉授惜哉安成在漢
唐為大郡宋元為州今為邑通今博古之士若繩聯珠
貫石門周氏世稱儒師有諱因者與丞相益國文忠公
同榜進士官邵州通判五世孫諱霆震字亨遠其父復
齋徙吉邨先生不忘厥初號石西初子先生至元壬辰

正月十日生幼聰敏篤學讀書一日五行俱下終身不忘
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公耘廬書臺王公梅邊彭公魯
齋齊齋鄒公雨巖皆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遍於諸
公之廬擴充見聞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
藝場屋弗偶再試再不利揆已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戶
讀書古文之源梅邊延於家塾數學半焉大肆力古文
辭取史漢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
先生獨步文名著邇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於

成先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訾譽人至於講說義理
剖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貫串隨答不檢
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關綱常不為
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沈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嗜麴蘖疏
食泊如不御紃綺衣惟練布終日端坐身無傾軋步
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書法歐
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業者不問
知為先生弟子年踰八袞耳聰目明講貫不輟四子忠

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身西桂林府義寧縣丞最厚於
先君子梅間先生壁自七歲從游凡八春秋受訓居多
娶劉氏先十五年卒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
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詵德
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
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永錫嘉謀嘉猷乾濟
監茲章綱歲己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弟子稱觴
竟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某月某日葬儒林鄉楓樹

林之阡友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學講書詩壽躋期
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釣爵祿膺戩穀兮道淑諸人
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樂哉斯丘心休休兮刻
銘真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先生既葬予求郡守湯侯
銘之為之銘矣而事未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教
人余重為錄似同門友蕭恒思永共傳之并錄寄其諸
孫曾幸甚璧謹識

石初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叙之詳矣處士孫安卿
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
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
專力古文辭為一時名士所推尚嚮令躋一科授一職
則倥偬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之發於辭而
而成章者也處士為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
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

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文也不澆而淳不
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
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
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
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
俞事晏彥文所輯先生性剛行潔蚤有用世志當元延

祐科興一再試場屋不偶輒棄而歸隱專工古文辭宋
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於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
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申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
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即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
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憂國憫民悼俗之言識
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為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
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彥文又門人之翹楚者乃為
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

憲正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尚何言然獨究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蓋先生義不諧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饗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一何遠哉為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子吉義寧丞孫靜行人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博習詩書禮義為世業而僉憲發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為

尤見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厚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
其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於後俾讀者考焉成化九
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
知經筵事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混
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羣書
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弗利輒

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具在若桂隱劉公輩號
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為詩文豪邁俊逸
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復仕進晚遭世變感時觸事悲
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壽終之日門人私謚曰清節先
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弟子嘗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
為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吾諸公序而藏之茲先生
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出僉浙憲公暇欲鋟諸梓屬
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

容贅雖然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然理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朝經暮史始終一致深居簡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遠過於人是宜製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盪激浩乎莫禦要自其胸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云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初子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

官溥安商輅書

石初周先生吾安成人也生元前至元間自少劬書志於進取不達遂杜門卻掃大肆力於古文辭非其人不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國初其門人晏公彥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子孫俾藏於家迄今且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察僉事正方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識其後切惟元之有天下也內外長吏悉署以國族中華文士罕筮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志於當

時迨我聖祖龍興毫髮絲粟之材悉所采錄而先生老矣此其所以不得上鳴啓運之盛而徒發于離亂羈旅之愁思者也可勝悲哉抑予觀先生自志舉周文忠公門帖云於公之門宜高卑萬之後必大益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振揚風紀赫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抑有在矣至若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諸公論之悉矣予奚容贅成化甲午季春初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脩撰太子

右庶子經筵講官同脩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梧溪集

別集類四元

梧溪詩集後序

梧溪詩集七卷江陰王原吉先生之所作也原吉幼從陳漢卿先生學詩漢卿與柯敬仲嘗同事虞伯生得其傳故為春容而激切優柔而慷慨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並駕焉先生諱逢原吉其字也以祖母徐夫人手植雙梧於江陰橫河之上不忍忘因自號梧溪子世家江陰元季避兵徙松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而

居焉元至正間嘗獻河清頌于朝大臣薦之辭不受後
張氏開閭姑蘇招賢禮士時士多為之用先生獨高蹈
遠引不汙一命偕諸朋好陶寫山林以造就後進為事
國初有以先生文學薦之於上者召之甚急亦以老疾
固辭噫先生之節槩如是其為人可知矣子掖洪武初
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於官勅
葬故壠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徠子輅
宣德中以秀才舉授江西南康府照磨到任未幾以疾

卒二子曰顏曰孟俱幼不能還遂僑居南康星子之東

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今俱有成先生未歿

而是集已梓行

一作珍傳

于世先生嘗自標題其微辭奧義

及人名地理之難曉者於各詩之首其第七卷則先生

既歿而掖之所集也先生畫像楊鐵崖諸公皆為之贊

已卯歲星子之僑居厄於回祿故與掖所授誥勅俱無

存焉吁可惜也始輅來南康時留是板於烏涇故居正

統戊午顏歸省先壠始攜以來則板

兩板字俱作集字

之失脫

與字之昏剝者十有餘矣歲乙亥余來守南康聞之亟
取視焉幸其家尚有原本乃命孟遜一酬對繕寫而命
工重刊之以補其缺是集乃復得其全云顏孟皆恭謹
好修讀書知大義善事其母今為社學師而顏遺其子
能入郡庠為弟子員可謂能不墜其家學者矣景泰七
年歲在丙子秋七月之吉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南康府
知府錢塘陳敏政書

樵雲獨唱

別集類四元

樵雲獨唱原序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為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峰
高千仞挿雲霄萬古礙星月橫亘百里仙佛之所廬虎
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余
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絕世慮惟讀古人書閒暇
登茲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
耕田以飲以食賣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九和邵康節

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客從而誚余曰世之稱賢
士夫者所作為異於人胷次瓌奇意氣高邁立行能淳
風厚俗出語足以利物濟人故能上輔天子下澤黎民
威加蠻夷功高今昔國賴之如山民仰之如父遠慕皋
陶稷契伊尹周公近與蕭曹房杜同驅並駕如郭子儀
用舍為唐重輕裴公度身佩天下安危二十年功顯一
朝芳流千載不務為此乃欲盡匹夫之諒苟一己之娛
甘心老死衡茅名隨身殞而不辭竊為子不取也余方

倚柱長嘯策杖酣歌從容而進揖客而言曰子知夫鳶
翔空魚躍淵乎子亦知夫採珠者入海求玉者登山乎
方今聖主體堯舜之仁奮湯武之略克平海宇撫安神
州奇勲偉蹟名公巨卿棋峙星布吾儕小人得以襪線
之才躬耕草澤稅駕邱園其貪冒之徒乃欲狂圖妄取
求寵乞憐苟競進之榮乏謙讓之德智窮詐露身滅家
亡而未已者吾不為也吾寧為踽踽涼涼而遺其皎皎
之白乎吾寧貪尺寸之微而忘其遠者大者歟方當耕

南山之陞釣東海之湄覽烟霞之勝玩泉石之奇誦清
風之什歌明月之詩俾愚夫愚婦聞余之風樂於心盎
於背見於面而暢於四肢謳歌快活鼓腹歡笑於里閭
得不謂與人同樂乃以獨樂而見譏必如客之言將使
鳶濡翼沉泉魚鼓鬣躍天求王者游海隅採珠者昇峰
巔以若所為然後快客之心耶於是客愧謝不敏而去
余乃取平昔鄙野詩文以第一人間快活歌題於帙端
云時至正甲午十一月既望雲頂天民序書於城山西

金匱要略

隱之牧心齋

樵雲獨唱

雲陽集附錄

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賓三人
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
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
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難遇也故衆人之言
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予之言則曰

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學學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

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奉常歐陽玄序

故李公提舉哀辭并序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於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為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為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為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

跡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顛僻涯野夫賤
隸聞公名咸知敬愛公為人清脩玉立攻苦澹泊尤工
書號希蘧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貳心老人享年
若干歿之日塋上麓之原前數月遺楚書曰近還山中
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及後得子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
所以戒飭其子及與朋友訣絕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
平日視窮達於一概明死生於一致者烏能如是哉故
淮南參政守安慶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為

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為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皦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欲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概畧具此矣竊謂公所操如此使得位以自効當與青陽公齊驅並駕然或介烈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於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竊悲公遭時搶攘不得極其所至使名位不大峻灼卒困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斯文屯蹇使若楚之孱昧弗植而失所依歸乃為文以

哀之其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
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
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憚於患難兮退亦不二於寒
窶譬騏驥之騁陸兮儼銜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
奮予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宜猶未悔苟
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趣
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薇與採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

先生之好脩兮蚤蜚英於天闕遭家難之頻繁兮軻方
發而遡蹶鼓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峩峩揆星文之
五色兮障浙江之頽波解予佩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
南驚曾哭母之幾何兮豺狼嗥乎鄉土將九叩首以赴
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幽以去亂兮誓遵晦以終
迺汨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
益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隣倫誼
隙而弗綢兮孰無君而有臣摠幽憤以有作兮時託詞

以著志將掩袂以叫閭兮予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
言兮魂安帖而不驚從青陽於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
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
故鄉其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予遊而莫從抒斯
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將仕郎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劉知事景周寄輓
詩并序

前庚寅歲一初李先生以提舉儒學江湖謝事居吳門

郡從事誠之丁公延聘賓席鼎因得往來聞先生緒餘
大有啓沃辛卯歲先生奉母夫人喪歸塋茶陵鼎獲追
送吳門濱行之誨諄諄在耳屬南北騷變音問阻絕先
生之存與否未可知關
九年關疇昔每形夢

關歲秋鼎以公事蒞安城邑會仲賓劉君從審先
生奄終壽考涕泗交頤痛割無已謹述短章以致永悼
之誠辱自立大孝白之總悼先靈有知寧不悲惋諸生
劉鼎嗚咽拜手

送別閭門記昔年關河從此隔烽烟音容入夢空頻見
消息逢人只浪傳白骨有靈歸故壤清觴無計到黃泉
孤忠耿耿嗟何及留取文章照簡編

右三通皆原集所載仍附於此

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

右絕詩二章茶陵李先生墨跡先生諱祁字一初別號
希蘧元至順癸酉進士第二人有文名官至江洲儒學
副提舉遭時多變退隱永新山中絕意仕進二絕必其

與同志者否則寓言耳前以鶴歸為況後以耕漁為事
其高尚貞一之操確然有不可拔者於是乎概見矣或
謂值中原衰亂之世何必爾噫宋女之嫁蔡夫夫有惡
疾終身不改適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先
生將不與是類邪綱常之道固不易如此先生族孫侍
講學士東陽賓之以文學勸講讀職論思有聲名籍甚
而求得是詩珍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
因識其後而歸之成化甲辰夏五月既望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後學安成彭華識

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遠所作而自筆者予友侍講賓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枯蒼梁澤氏遂寶藏於家先生元元統初以及第為翰林應奉親老就養官江南入國朝秘迹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有雲陽集考其生平節概足為來學宗仰詞翰特其餘耳昔蘇平仲族出於眉山人謂其文章奔放有三蘇風韻然則賓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時成化乙巳夏四月

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莆田陳音識

余觀翰林諸公所跋希蘧李先生詩稱擬精當并其世
系出處甚詳殆無容喙地矣第以二詩初得於梁氏予
於賓之學士有助焉故廁名卷尾以備始末浙江嚴州
府知府義興晚生邵珪拜書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迹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
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為賓之學士先生之族高祖
也為乞而歸之賓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

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為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於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為其後人者乎然賓之所愛尤有可重者在非特所謂妙而已者若許氏能捨其所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詹士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

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製適與詩稱賓之喜
曰非偶然也裝潢為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
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畫淪落海內餘百年復還
其嗣人之手以卒顯於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才碩學
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
於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歟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
者澤民亦嘗為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
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

林及出為提舉時所題邢公所著有雲陽集惜此詩散
逸不收無所考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晉
陵陸簡跋

書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游宦兩浙及
時多故卧病永新山中憂憤抑鬱遂以不起平日所著
詩文一皆忠義所發不異杜陵寓變時當時學者翕然
宗之今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蓋天理之在人

心不以古今殊也先生族孫賓之學士以家藏舊集復為鏤梓以傳固斯文不朽之盛事亦足以見其後人之多賢也刻成謹識數語於後俾得以託姓字云禮部左侍郎前翰林學士錢塘倪岳識

雲陽李先生文集凡十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體率具其文溫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充然其間大作也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蓋元取士有左右榜其

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用是先生與闕最相友善元季之亂先生屬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嘗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迹其心無愧於闕而遭則有不同者雖國初會朝清明未能一出然忠於所事君子不之少也而其子孫乃聞或有弗繼豈修正之釁迨其後猶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泯盡而又有如學士公者拾葺表章以圖不朽豈斯文餘烈天固將撫訶衛閔以示諸人以為世勸哉而況學士之盛名碩望見重一世足為先生光哉

集既成學士俾書數語於後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
意弘治壬子二月晦日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
兼翰林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兼修國史後學新喻傅瀚
拜手識

文章因人而輕重世之論文者或以世變律之亦過矣
諸葛孔明陶元亮起於漢晉之末世出師二表歸去來
一辭讀之使人追想其孤忠峻節於千載之上眷眷而
不能已揚子雲漢之名儒也大節一虧其太玄法言至

使後世端人正士棄去而不肯讀柳宗元崛起中唐其
文非不雄深雅健也一失身於佞文之黨歐陽子顧以
李習之與韓昌黎並稱而宗元弗齒焉嗚呼文章之輕
重繫于人品之賢否而世變果不足以高下其人者固
如此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公稷集其五世族祖雲陽
先生遺文將刻諸梓辰得而讀之未嘗不撫卷三歎願
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蓋先生當前元衰亂之世以進士
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

語及時事輒歎歔涕泣猶以不得效一障如余廷心者
以盡事君之義為憾逮入聖朝力遜徵辟而忠義之聲
遂滿天下辰蚤從學士公拜瞻遺像及其字畫亦已尚
論其世而想見其為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敬
識數語於下方俾讀者知所愛重不以前元李世之文
視之亦庶乎學士公裒集之意也枯蒼潘辰謹題

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遠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恭

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
敢斥稱為狀元至於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
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
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遠
又號危行翁不貳心老人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
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洲儒學
副提舉今閩本一統志於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蓋
傳刻之誤元江洲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

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
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
卒也葬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某氏祔焉
其子自立亦祔焉自立府君之子其始歸茶陵居中洲
之北冲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地
政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
歎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於其墓圖有以表之然未
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禪聞先生之裔

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遺風大節弗大彰於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歌頌之作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

蒙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倦倦於斯可得哉吾友顧侯
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
玩愒獨不及于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
吾比境守望相接媯戚相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
於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於言也先生諱祁字一
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於
君子亦有所不避云弘治辛亥春正月九日五世諸孫
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

史官東陽百拜謹書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
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蓋其所手
錄而永新俞千戶懋所刻也東陽歸省墓時俞氏已絕
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
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
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次以舊序若干
篇惟劉中孚序隸字多闕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

謙來自蘇以錄本見遺因得補其殘舛并以近所得於
括蒼梁澤蘇州許翀者凡古詩一絕句二及近時大夫
士題識皆附焉他如廬陵王子讓文集序及朱大理文
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
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
子孫其敢忽諸弘治壬子二月二十日五世諸孫中順
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史官東
陽百拜謹書

唐三學士卷題辭

右吳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譚繼先傳
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希蘧先生題之也先生登元統
癸酉李齊榜進士第始參議張公起巖尚書宗公誠夫
監丞揭公曼碩讀其廷對策擬甲是科啓械迺南士遂
改次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謝恩則先生也城西龍湖
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郎應奉翰林文字未上過家拜
重慶鄉邦榮之已而連丁內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興

學教民士子駸駸知所向方轉儒林郎江淞儒學副提
舉同寅班公彥功以善書鳴詞翰兼工班讓能焉既還
鄉值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風紀僉湖南憲道梗未任
養晦里中諸義壘轉徙禾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之雖
在艱危不忘忠愛時紆思乎吟咏文字之間兵燹後所
存惟雲陽集而已先生人品高尚胸次廓然無城府故
其為文不事剗剗而絀幅自然詩亦如之評者謂有館
閣氣象嗚呼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

驚傳鵠峙之在目也繼先什襲唯謹念遺響寥寥不遠
湖江數千里介其子以和裝潢成幅懽識其後意恐先
生地下笑此中人為爾寂寂也厚哉繼先之用心也予
於是益有感矣天之將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
胡為使先生以垂絕之音聲諸阜山之義壘天之未喪
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為俾後死者獲嗣其遺
響於今大明朝玉堂之瓊署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
也夫言之不足載咏歌之詩曰

老錢設色工寫真圖此學士祇三人其時大開天冊府
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各退坐華館方牀錦繡茵
手書不看看甚子何以得此逍遙身流傳幸到譚隱士
題品不用餘縉紳前朝翰林李應奉采筆落紙如有神
今朝翰林劉學士紫微泚露當清晨李則已矣邈遺響
捧心之後難為顰工顰效顰不用辨且看梅花報小春
時洪武二十一年蒼龍戊辰良月既望翰林學士奉議
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里中老契家劉三吾坦坦翁書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貞伯致政歸蘇得吾鄉先生劉學士題辭謂所載希遠府君事甚備錄以見遺其云策試以南士故失魁表謝代李齊為首及應奉未上過家拜慶既還鄉用薦僉湖南憲道梗不赴者皆孤陋所未聞若丁內外艱在同知婺源之前與舊所聞親老就養者異姑附其文以備參考比婺源汪憲副希顏為予購大字杜詩真蹟四絕乃為俞統制子所書者府君寓蘇頗久其遺文蓋未盡見他日猶有可考云弘治癸丑二月

朔諸孫東陽再拜書

清閼閣全集卷四

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

窮冬舟過吳淞渚千里交歡少嵇呂范張一室小如壺
雞黍時時慰羈旅阿兄彈琴送飛鴻讀書頗有沉潛功
阿弟煮茶敲石火滿江春雨聽松風圖書四壁醒愁睡
隱几嗒然忘世慮扁舟一葉五湖遊身與閒雲共來去
三月六日天氣清為爾咏出詩無聲袖有青銅錢二百
為余沽酒作魚羹

題虞勝伯畫仙臺高士圖

僊臺有高士聞在最高峰濯足五湖水結巢千歲松霞
扉雲扃閤丹壑落花如雪吹微濛醉顏高卧日瞳瞳飛
鳬蹴踏金芙蓉絳綃為裳一作紫玉鍊容往來倏忽其
猶龍伊誰貌此世外蹤青城山人仙中翁運筆直與天
同功倪生作詩以詠歎凌跨倒景他日期相從

壬子九月望日過孤雲大士寶淨精舍留宿十九
日為寫林亭遠岫圖并賦

敬亭山色青如染妙德端居在西崦片雲出岫本無心
拂石縈林晴冉冉江西帆影又江南笑看羣狙茅四三
道遇化城聊暫止更營寶淨小禪龕

清閔閣全集卷八

醉後乞藥

枯腸嗜酒復畏醉既醉渴心真欲狂為解曉醒喉吻痛
太金花劑性偏涼

早間覺喉吻痛恐是酒熱太金丸神效
丸欲求一兩服也煩胎得罪二十一日

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為子明曹君寫空山芝秀圖

并賦詩于上

隨處青山好隱淪如何人自走風塵須知人與青山遠
不是青山遠世人

正月十日毘陵故人何士信先生來求予畫因寫
古木幽篁圖并賦詩以贈

何遜來時梅似雪小山竹樹寫幽情東風吹上毘陵道
為報相思夢亦清

花谿集卷二

單于夜宴圖

朔風威發揚沙堞穹廬苦寒指欲墮戎王夜宴擁貂裘
玉人如花正襟坐紫衣呵煖煤火然囊盛馬湏當酒泉
一杯濡唇不下咽代雲回首心煩煎侍兒斜抱琵琶立
疑是昭君嫁來日淒淒春草塞馬鳴泠泠弦索秋鴻泣
當時長安兵力虛和親納幣非良圖可憐廷議得下策
至今志士猶歎歎大明天子御神龍天生聖武肅綱紀

絕徽威行攝弧矢皇風一振風雷馳千秋萬歲稱勇智

東山存稿

別集類四元

序

吾郡休邑東山趙先生滋漸名訓振發純英大包淑和高厲豪逸憤邊塞之亂雖海內重林宗當道推叔度確志溫辭莫可屈致屬時多難與汪左丞者聚甲捍保鄉阨既定即返卧東山遠紹旁搜仰稽俯究著春秋集傳屬辭師說左氏補註及詩書傳說序記狀碑銘文等集其集傳自叙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沐浴請討陳恒

正當脩書之際豈托諸空言者哉先生之所撰述固夫子之志也昔人乃曰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脩言寄意以攄志氣今先生脩書之日亦微見哉討矣使際會悉展則勲業之建視詩書所稱豈遠耶然集傳等書久矣傳播于世惟文集散逸間雖輯于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公於先生為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畱諸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若先生所註杜詩數百餘篇昔已

鐫于樓中揚奏藝林矣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風收撫
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就質于名公鉅卿僉謂
有德之言當垂不朽適潛川豫菴汪君慕古好文亟請
繡之於梓以廣其傳不敢復秘敬申慨慕于末簡云嘉
靖戊午歲日南至新安後學鮑志定書于篁麓山房

東山存稿附錄

趙子常畫像贊

王禕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稟其純美之質奮乎彊盛之

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似不能言而心蘄以合
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
耶

東山先生像贊

萬世一理古今道同默契相承萬聖一心聖賢之異大
小之分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止其至善無有不同慨遭
世變罔能展布有命存焉天玉於成俾造其極以詔後
世春秋蘊奧豁然有悟發前未發以補缺畧有功於道

立身行已紀綱法度出言吐詞禮樂文章當國之初大臣推舉喜端詞命久病之餘閱月告歸天豐其實而嗇其名天廣其才而拘其壽聖賢之生有關氣運紅巾之亂策保鄉井有功於近不得有功於朝廷有功於一鄉不得有功於天下噫有用之才而恒不見用之嘆也悲夫

贈別趙東山子常

陳基

洪武二年春基被主上命詣京師與修元史東山亦自

新安來時置局天戒寺凡閱七八月乃克竣事有旨老
病者放還基二人與馬八月中漸將別意有不忍舍者
因賦此以寓惓惓之意

君家江左吾浙東兩地邈然牛馬風一朝史館得聚首
語默寢興情通通君之博洽漢馬融春秋三傳以例通
百源雖異委則同鼃鼃蛟虬象魚龍變化叵測紛相從
雜還待問聲蘊鍾傾竭底裏無靳容惜乎我病力不逮
期以後會毋匆匆君行歸歛我吳中並還故鄉無定蹤

加食勿藥各愛躬作詩叙別心冲冲

寄趙徵君

宋潛溪

東山先生多病餘四十始至已白鬚落花滿庭無意掃
風雨閉門長著書先生自是天下士呼吸冰霜歸肺腑
吐出寒芒欲照人百丈巖落瓊乳前年去客王將軍
將軍白面正攻文衣涵龍尾溪頭月屐染紫陽山頂雲
憶昔歙州同聚夕花陣酣紅春脉脉語濃但怪罇屢涸
不知海色東方白三年不見情依黯多為相思腰帶減

城頭寒鼓聲沈沈怪殺行雲向風淡

東山精舍記

徽之黃山大山也其南百里為白雲峰龍溪之源出焉
兩山夾溪而行將三十里其西則休寧趙氏之族自唐
以來世居之其東有山今予常作精舍之所也山高三
里餘而路險遊者罕至有水泉土田耕者二家趙氏之
舊物也至元丙子國家一將之兵來徇徽未定予常之
大父長卿起家謁軍門保鄉井靖寇亂釋旁邑之持兵

不下者活其人事平人德之祿仕不究其志益購東山之
餘地規以隱居不果今七十年矣子常因即其地以
為讀書之室躬耕以具簞食與一二同志之士居而學
焉其言曰汭早學於鄉所求朱程之餘緒者誦習經訓
辨釋其文義之外無以致力焉恐終身不足以知至畢
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
竊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
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子朱

子者而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世
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
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
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予聞而歎曰士生於洛學既
出之後傳授之精微具見方冊終身誦說而卒無聞焉
則亦自棄之甚矣子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遠學問
不墮於流俗行履不雜於凡汙其所見者過人遠矣知
貨殖名位利祿之不可偉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

邁卓絕可以速化而不出性命之正者有所不學也此其志之所存何可量哉其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異乎衆人之所求矣天下多名山幽谷大抵遺世絕俗之士居之而徼之東山乃有學聖賢者在焉其可以無記乎至正八年夏四月朔日前史官雍虞集記

跋縣令周侯政績記後

余友趙子常作縣令周侯政績記讀之者往往慕其為人悅其為政而愀然於其所遭也謂士君子之仕也亦

唯其心焉耳以有常之心為可繼之道應接聽斷之頃
不知有吾身焉則仁愛之發無所抑遏清明剛決才力
自倍惟德澤施於所及而來者可以取法焉斯已矣彼
為邑者心乎斯民異於周侯而其逢遇乃相十百侯固
不肯以此易彼則作記者之意直叙其成績使有是心
而才力不至者是規是倣以廣其澤云爾故表而出之
以告讀者新安朱升書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

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
後唯陳傳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
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
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
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
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
其人乎予常受春秋於九江黃楚望先生先生之志以
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

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
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
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
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
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
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
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
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

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
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闇暗難通歷數
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
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
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
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
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
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

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
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
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
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
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
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
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
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以與
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
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往往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
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
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
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廣夏五
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
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

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于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讀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訪子常字也徽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者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集傳後序

倪尚誼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首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疾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

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藁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雖至愚極暗然執經館下厥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並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譏

謂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槩括而已初未敢以億見傳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脫藁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脩飭焉學生倪尚誼謹識

春秋集傳後序

汪玄錫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註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遍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于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

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
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
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訛
屬夏司訓鏜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于世
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于季世有德無位
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
也憤前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

吾夫子脩經之意也子常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
年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
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
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
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兩登東
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
書之故相諭遂不辭而為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
予為妄也後學東峯汪玄錫序

東維子集卷十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所蓄書有先秦之秘文有岫嶠篆刻桐棺隸蹟有古器皿漢司馬坡谷諸名公手書帖皆代之故家所希有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求文

獻之後如致用之博雅之清修而又敏學不勸殆亦難
其人已而致用不用於世乃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
別去數年與朝陽薛公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
高道益大也重為之意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
親戚棄墳墓將以大榮身及家也不知世變者可畏名
一掛牒書者如掛梟籍銅而禁可也放竄可也斧質而
奴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
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致用道遵於身

秦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而東也歸拜其鄉
之父兄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
銅而束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奴族而僂之乎於其歸
也其不慢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穉老人民非者已過
半而城郭之一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夕馭鶴
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話
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漆書者為何人
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

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禎在由拳之寄寄樂寓

東維子集卷二十二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以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哀怒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

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益不足惟樂於
內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
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
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
予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
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
之未至也希顏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
目便佞狎乎左右狗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

一一而足也其喜於中者與商之喜者似矣其與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某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

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羆
熊虎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
生不足為其富也十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蘓子所
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歿而有亡者推其
盛至於參天地闢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矣乎然其浩
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
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
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

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
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夫朦朧之舟放於大水而致
千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
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
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為舟役也是覆
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
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覲
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

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先好學不仕而尚
友孟軻氏之為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台哈巴哈
公既為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為推其浩之有得失而
慮其養之者未備其道也遺其說為記至正九年九月

十日

鐵崖古樂府補卷一

蔡琰胡笳辭

胡笳悲胡笳悲遭家喪亂星奔各東西漢南破鏡天上
飛照鏡重畫閨氏眉衣髭如絺食乳如飴日積月漬口
語侏僂夜看北斗在南垂寥天草青十二暮死甘孤鬼
狼山陂漢大將軍念中郎氏不嗣贖以千萬貲單于貪
鄙經合與離卷蘆吹笳送南歸碧睛狼子褫母衣嗟爾
去住猶狐疑一步一遠足踟躕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

偏照子母私心懸懸怒如飢我作爾調憤益悲彼狼子
寧足慈不見世達獸行兇獸行妻母忍死毋句鳩一庖
十八拍之悲在二雛耳豈為失身之悲耶唐劉商和
十八拍其詞曰生得天屬親仇讐結恩信善言其悲
而不知有破其悲者先生詞云皇天白日不照父母
國偏照子母私既諷之以大義而世達獸行妻母忍
死者又警之以往事之必至者使姬聞九冥其不愧
且服乎

復古詩集卷六

余在京知經筵事時聞先生長者說楊鐵崖
為有道之士後數年始讀所為文章得見其
道德之蘊誠為一代人素我朝天下大定奉
詔脩書復命賦詩稱旨得完節歸全卓哉志
行之高也余又見復古詩集讀其琴操不讓
退之其宮詞不讓王建其古樂府不讓二李
其漫興冶春遊仙等題即景成韻使老杜復

生不是過也而香奩諸作尤娟麗俊逸真天仙語讀此而其他所能概可見矣竊恨生晚不得撰杖履從後也姑題數語於篇末以志余景仰之深意云正統元年丙辰春三月初吉廬陵楊士奇謹識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自琴操至宮詞女史香奩諸題凡一百二十五首宣德中余直文淵閣得一見於少師廬陵楊公處因喜其詞雄

偉娟麗讀之不忍釋手乞歸錄之屢欲鋟梓
而未遂乃珍藏篋笥庶幾好古君子刊布四
方俾有志者共之為余之所深望也時正統
丙辰春三月初吉崑山衛靖謹題

可閑老人集卷四

長安鎮市次趙文伯韻

淹遍衣衫酒未乾何如李白醉長安
牡丹庭院溥新露燕子簾櫳過薄寒
春晚絕無情可托日長惟有睡相干
舊題猶在輕羅扇小字斜行不厭看

[General Information]

□□=□□□□□□□□□□ □□·□□□

□□=

□□=902

SS□=0

□□□□=

